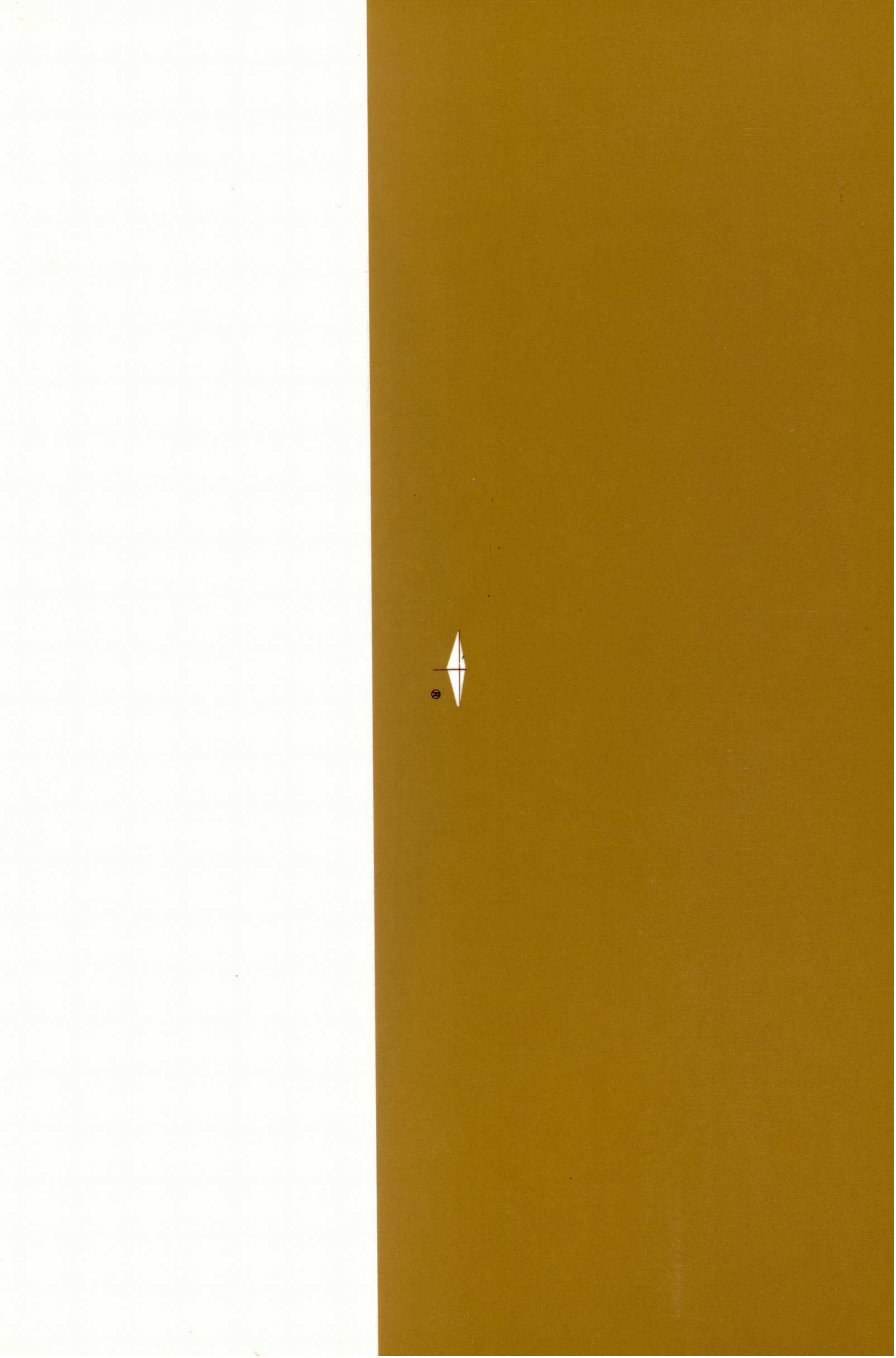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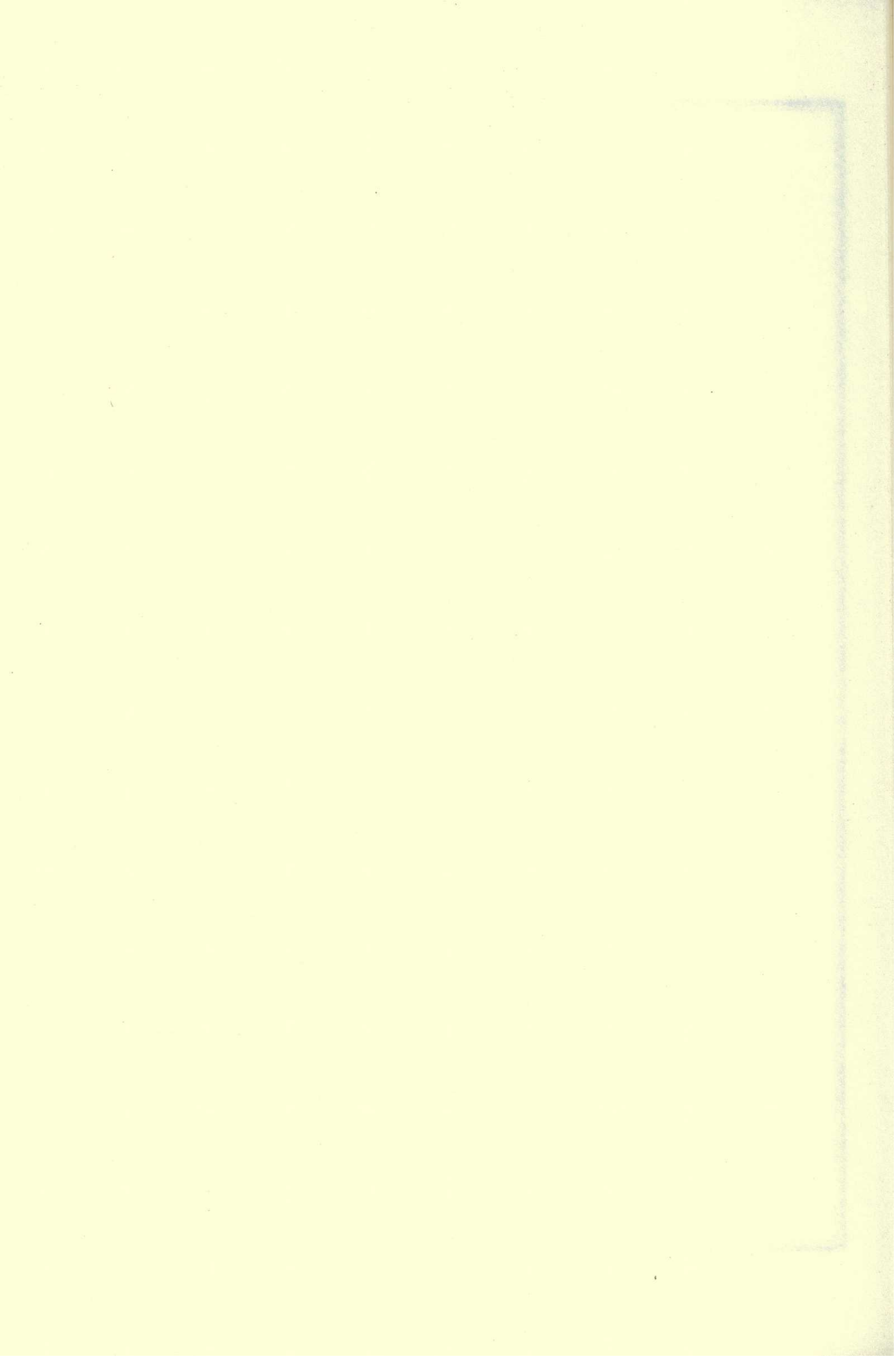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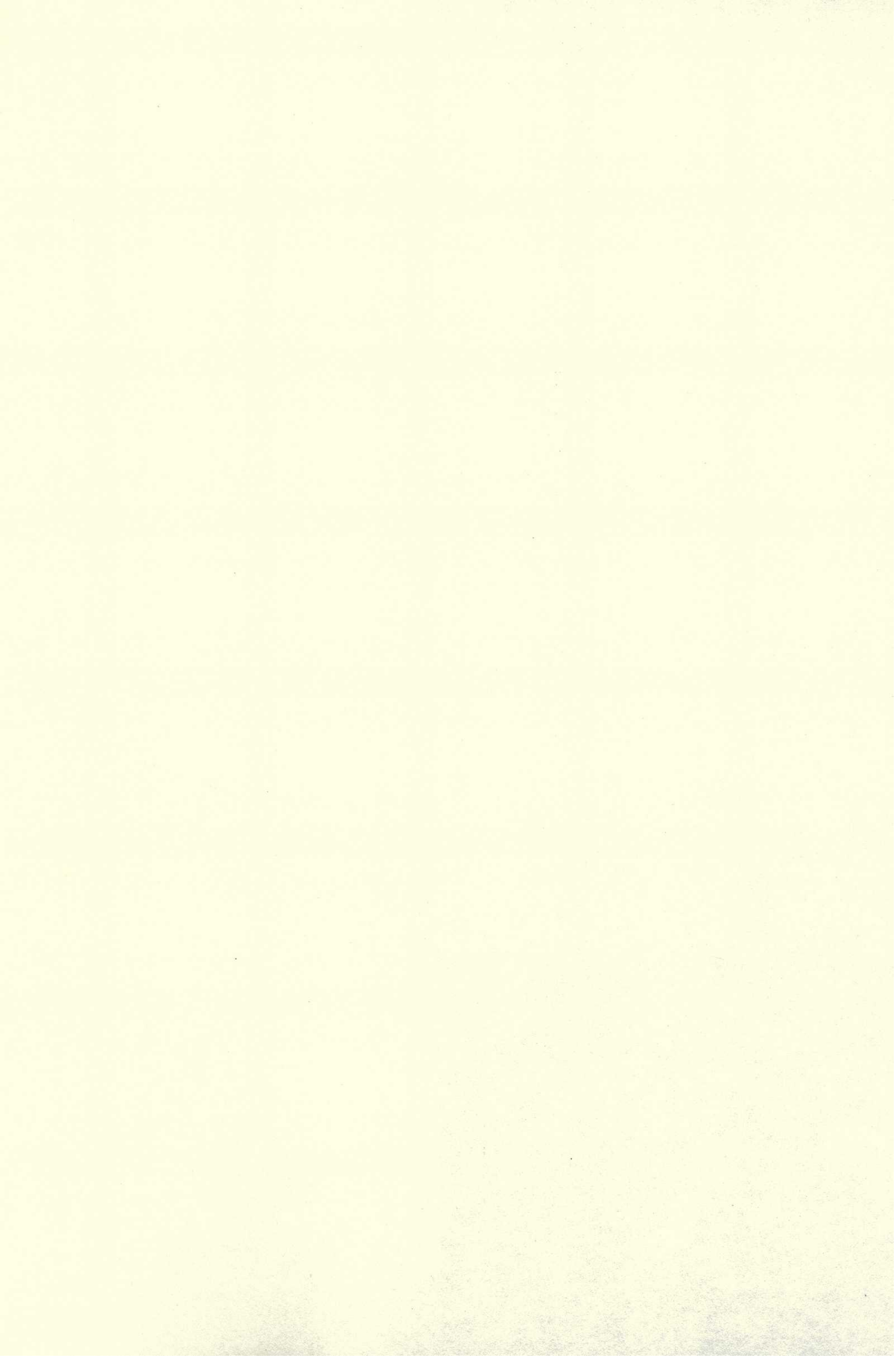
虛雲和尚開示錄




一切佛經，及闡揚佛法諸書，無不令人趨吉避凶，改過遷善，明三世之因果，識本具之佛性，出生死之苦海，生極樂之蓮邦。讀者必須生感恩心，作難遭想，淨手潔案，主敬存誠，如面佛天，如臨師保，則無邊利益，自可親得。若肆無忌憚，任意褻瀆，及固執管見，妄生毀謗，則罪過彌天，苦報無盡。奉勸世人，當遠罪求益，離苦得樂也。







虛雲和尚開示錄

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



應無所住

己亥夏虛雲題 時年百廿



虛雲老和尚法相



時年一百二十歲

雲公老和尚法相



這個癡漢有甚來由
末法無端為何出頭
嗟茲聖脈一髮危秋
拋却己事專為人憂
向孤峯頂直鉤釣鯉
入大海底撥火煮漚
不獲知音徒自傷悲
笑破虛空罵不唧嚠
噫闍渠為何不放下
蒼生苦盡那時休

幻遊比丘虛雲自題

弟子寬慕薰沐敬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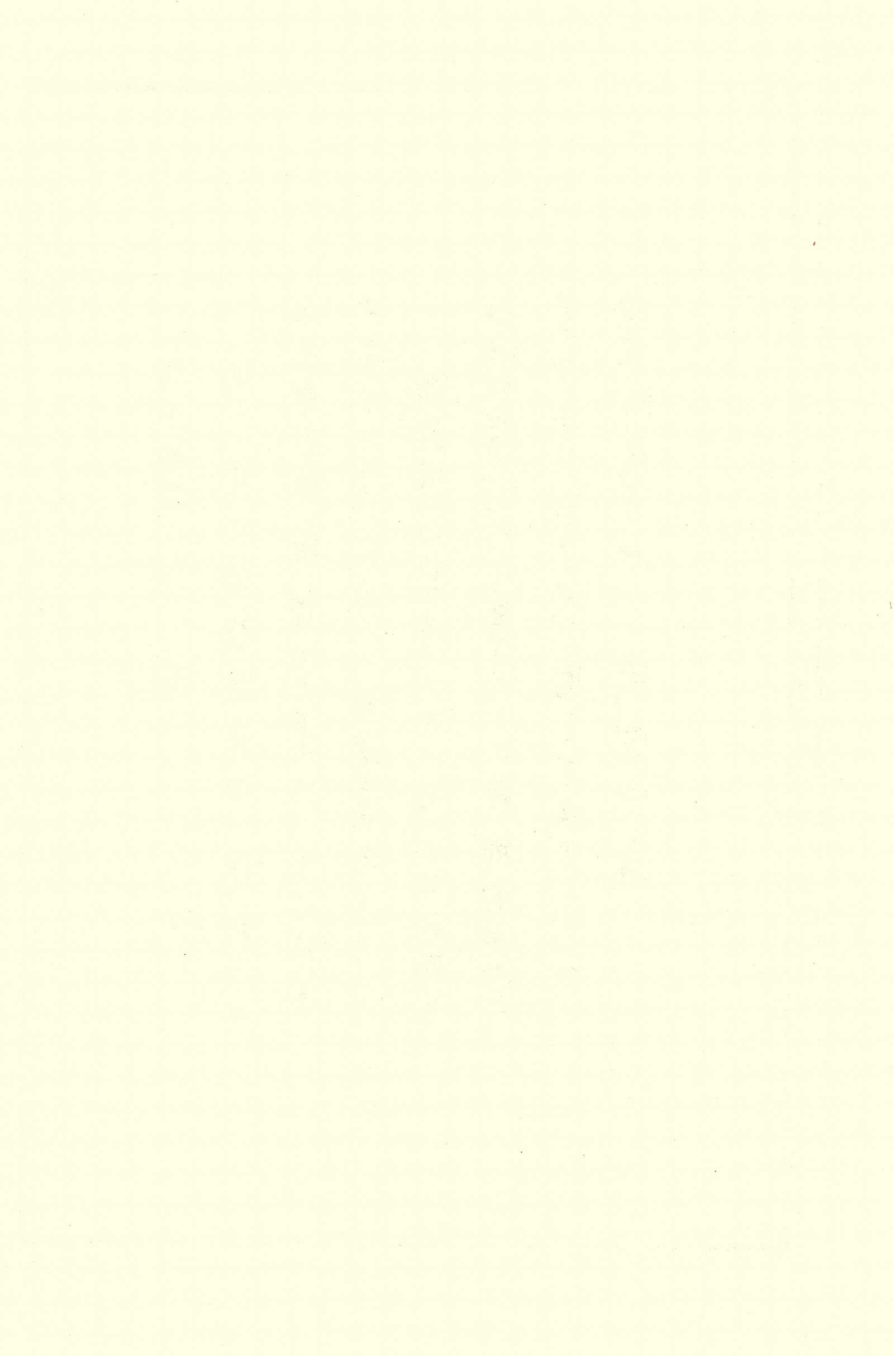


虛雲老和尚法相

虛雲和尚開示錄　圈點本

古人閱習經律論註疏或祖師語錄以及各宗佛學典籍，輒以毛筆沾以朱砂圈點本文或劃以線條或提要寫於書眉之上，以備再次閱習時之參考，亦可為同學彼此研究切磋琢磨時之比較。願我佛門四眾切宜學習古人之圈點方法，依之學解而依解起行也。

懺雲附啟



序

原夫「妙高山頂，從來不許商量」，故三世諸佛有口難宣；而「第二峰頭，諸祖略容會話」，則千七公案任運縱橫。蓋第一義諦，不落言詮；但指示行門，豈無方便；此歷代祖師之不廢言說，各出手眼，接引學人，令自悟入，直至踏破上頭關棙子，有由然也。

先師古巖虛公老人，一身繼五宗法統，一心諸佛本懷；興叢林，傳戒法，護僧團，度群品，諸凡超卓行誼，世所共稔，毋俟贅述。實則，老人所成就之一切佛事，無非攝入宗乘；其隱密處，非泛泛者得窺其涯涘也。觀其一生行履：獨處則禪悅爲食，同修則領眾坐香，示語句不離宗，棒喝全提正令可知矣。

老人生平舉揚向上一著，不涉玄妙，類皆平易示人，直欲使人當下知歸；若能依而行之，決可到家穩坐，與諸佛把手共行。其中以百十六歲時方便開示，指示用功途徑，行門法要，尤爲詳盡，言言親切，句句指歸；於宗門奧義，以深入淺出方法，用簡顯言詞表達，將其和盤托出；但解語者，莫不喻旨。如斯剖露肝腸，具見婆心痛切！曩者，李纘錚居士來山論道，仁自慚譾陋，不可以辱高明；乃將　老人此示語以示。居士於領會獲益之餘，慰喜無量，頓發大心，擬將之另印單行本，流通於世，雅欲人人咸沾　老人法益，共證無生；弘願堪嘉，豈祗余爲之隨喜讚嘆，即　老人在常寂光中亦當破顏微笑也。書將付梓，問敘於余，爲之聊弁數言，以誌緣起云爾！

己酉孟夏復仁敘於香港芙蓉山虛雲和尚紀念堂



目次

【宣統三年在上海靜安寺成立佛教總會　上海居士林請普說】

今承衆位居士邀請，略談佛學◎論到此事，老衲抱愧萬分，蓋緣自己毫無實行，雖然浮談淺說，無非古人剩語，與我本没交涉◎想我佛爲一大事因緣降世，垂訓八萬四千法門，總皆對病開方，果若無病，藥何用施？倘有一病未癒，則不可不服其藥◎其方在我華夏最靈驗者，莫過於宗律教淨，以及誦持密咒◎以上數方，在此土各光耀一時，目下興盛見稱者，無越江浙，於台賢慈恩，東西密教，大展風光◎諸法雖勝妙，唯於宗律二法，多不注意◎嗟兹末法，究竟不是法末，實是人末◎因甚人末？蓋談禪說佛者，多講佛學，不肯學佛，輕視佛行，不明因果，破佛律儀，故有如此現象◎大概目下之弊病，莫非由此◎既然如是，你我真爲生死學佛之人，不可不仔細，愼勿暴棄◎法門雖多，門門都是了生死的，故楞嚴經云：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◎」所以二十五聖各專一門，故云一門深入◎若一聖貪習多門，猶恐不得圓通，故持六十二億恆河沙法王子名，不及受持一觀音名號也◎凡學佛貴真實不虛，盡除浮奢，志願堅固，莫貪神通巧妙，深信因果，懍戒如霜，力行不犯，成佛有日，別無奇特◎本來心佛衆生原無差別，

自心是佛，自心作佛，有何修證？今言修者，蓋因迷悟之異，情習之濃，謬成十界區分。倘能了十界即一心，便名曰佛故不得不盡力行持，消除惑業，習病若除，自然藥不需要古云：「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」喻水遭塵染，一經放入白礬，清水現前。故修學亦如是，情習如塵，水如自心，礬投濁水，濁水澄清凡夫修行，故轉凡成聖也，但起行宜辨正助，或念佛爲正，以餘法作助，餘法都可回向淨土念佛貴於心口不異，念念不間。念至不念自念，寤寐恆一，如是用工，何愁不到極樂？若專參禪，此法實超諸法，如拈花微笑，遇緣明心者，屈指難數，實爲佛示教外之旨，非凡情之所能解假若當下未能直下明心之人，只要力參一句話頭，莫將心待悟，空心坐忘，及貪玄妙公案神通等；掃盡知見，抱住一話頭，離心意識外，一念未生前，直下看將去，久久不退；休管悟不悟，單以這個疑情現前，自有打成一片，動靜一如的時候觸發機緣，坐斷命根，瓜熟蒂落，始信與佛不異溈山云：「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」豈欺我哉？每見時流不識宗旨，謬取邪信，以諸狂禪邪定，譏諷禪宗，不識好惡，便謂禪宗如是焉知從古至今，成佛作祖，如麻似粟，獨推宗下，超越餘學若論今時，非但禪門，此外獲實益作獅吼者，猶罕見之，其餘諸法，亦不無弊病要知今日之人，未能進步者，病在說食數寶，廢棄因果律儀，此通弊也若禪者，以打成一片之工夫來念佛，

如斯之念佛，安有不見彌陀？如念佛人，將不念自念，寤寐不異之心來參禪，如斯參禪，何愁不悟？總宜深究一門，一門如是，門門如是。果能如此用工，敢保人皆成佛，那怕業根濃厚，有甚習氣不頓脫乎？此外倘更有他術能過此者，是則非吾所能知也。每歎學道之士，難增進勝益，多由偷心不歇，喜貪便宜：今日參禪，明日念佛，或持密咒，廣及多門，不審正助，刻刻轉換門庭。妄希成佛，毫無佛行，造諸魔業，共爲魔眷，待至皓首無成，反爲訕謗正法。古云：「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。」今逢大士勝會，同心慶祝，各各須識自家觀自在。大士從聞思修、入三摩地，阿難縱强記，不免落邪思；將聞持佛佛，何不自聞聞？反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虛雲一介山野之夫，智識淺薄，因承列位厚意邀來，略敍行持損益云爾。今朝九月正十九，共念觀音塞卻口，大士修從耳門入，眼、鼻、身、意、失所守，絕所有，切忌有無處藏身，當下觀心自在否？

【民國二十二年在福建功德林佛七開示】

勝進法師命署煒居士錄

當民國廿二年春季，閩省福建功德林居士，發起佛七，時至第三日，虛雲老和尚由鼓山湧泉寺下省公幹，順途到功德林慰問大眾◎剛好佛七止靜默念，大眾一聞虛雲老和尚駕到，大半離座迎接，叩頭禮足◎當時雲老和尚大喝一聲，說：『你們學佛好多年，今天對這樣嚴肅佛七道場，給你倒插法幢了◎佛法的門中，無論是禪、是淨，貴在六根門頭用事，掉舉與昏沈，都是失念的病源◎你們記得嗎？彌陀經中說過，假如一天、二天、三天、甚至於七天，都一心不亂，那個人在臨命終的時候，阿彌陀佛和諸聖眾，現在他的面前，接引往生◎現在你們諸位能不能一心不亂？如果一心不亂，怎樣會聽到老僧到來？如果一心不定，念到阿彌陀佛現身到來，你也不認識，他是佛？是魔？你還不認識，是定？是亂？也弄不清楚，那前途危險，真是可憐！可憐！◎』

大眾給他教訓一番，都不知道怎樣是好◎到佛七場中開靜了，虛雲老和尚就同大家入殿禮佛，向大家開示◎說：『你們打佛七，貴在一心◎如果心不一，東看西聽，這樣的念佛，就是念到彌勒下生，還是業障纏身◎佛法世法，都是一樣，世法無心，尚且不可以，何況佛法呢？念佛的人，從頭到尾，要綿綿密密，一字一字，一句一句，不亂的念去◎佛來也這樣念，魔來也這樣念，念到風吹不入，雨打不溼，這樣才有成功的日子◎為什麼呢？佛者，是覺也。既然能覺悟，自然知道用力專心念去◎魔者，是惱也◎

惱害眾生慧命，知道他惱害慧命，當然更加用力專心去降伏他◎所以當能夠覺時，就是見佛◎如果遇害，就是著魔◎現在佛七場中，如果坐在本位不動，繼續念下去的各位居士，算是見著佛了◎你們叩頭接我的有幾位，你們說接到什麼？既說不出好處，豈不是虛耗時光，空無所得？豈不是我來惱害你們一心大事？擾亂你們一心淨業，這樣就是你們置我於魔羅邊處了◎可歎世俗人，每每不知恭敬三寶，實在可憐。他們有的用什麼燒豬、雞、魚、供養觀音菩薩，既然犯了殺戒，又不恭敬◎有一次，我在上海時，正遇梅蘭芳在上海演戲◎有某居士包一個廂位，花數百元請我看戲，我告訴他說：『八關齋戒弟子，尚且不可看戲，何況我出家的僧人？你請我看戲，無異燒豬供菩薩◎』那個人叩頭悔過說：『我今天花了幾百元得到開示，知道敬僧的道理了◎佛法無上，貴在用心◎』一句珍重，揖別而去◎此時各人不敢起身送別，而虛雲老和尚也不回頭看看◎

這個佛七，經過虛雲老和尚開示之後，所剩下的四天佛七工夫，的確是樣樣照做◎其中有一位陳大蓮居士，建甌人，歸依太虛法師，曾任福建省議會議員。在此期佛七的第六天念佛中，看見地上顯出黃金色，很是高興◎結七後特地上鼓山，再請虛雲老和尚開示◎蒙虛老和尚開示說：『這是心到達清境的表現，切戒生貪念，務須一心念佛，努力精進，自然到家，不能夠有其他希求◎』要知道圓人說法，沒有一法不圓，任他橫說

直說，都是契理契機。

【民國三十二年在重慶慈雲寺開示】

民國三十一年冬，政府主席暨各長官，發起啓建護國息災大悲法會於重慶。特派代表屈映光、張子廉來粵，邀請　雲公赴渝，主持法會。十一月六日，由粵啓程經湘、桂、黔，以達重慶。於慈雲寺及華巖寺，分建法會四十九天，至三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圓滿，返粵。其間經過各地，備受各界歡迎款待，請法歸依。計給牒歸依者有四千餘人，上堂說法開示數十次，茲擇錄法語如左。

侍者惟因筆錄

一月十七日

今日諸位發心來歸依三寶，老衲甚爲欣慰。諸位遠道過江來此，無非希望得些益處。但若想得益，自須有相當行持，如徒掛空名，無有是處。諸位須知現既歸依，即爲

佛子。譬如投生帝王之家，即是帝王子孫。但能敦品勵行，不被擯逐，則鳳閣鸞臺，有分受用。自今以後，須照佛門遺教修持。要曉得世間萬事如幻，人之一生，所作所爲，實同蜂之釀蜜，蠶之作繭。吾人自一念之動，投入胞胎，既生以後，漸知分別人、我，起貪嗔癡念。成年以後，漸與社會接觸，凡所圖謀，大都爲一己謀利樂，爲眷屬積資財，終日孳孳，一生忙碌，到了結果，一息不來，卻與自己絲毫無關，與蜂之釀蜜何殊。而一生所作所爲，造了許多業障，其所結之惡果，則揮之不去，又與蠶之自縛何異？到了最後鑊湯爐炭，自墮三途。所以大家要細想，要照佛言教，宜吃長素，否則暫先吃花素。尤不可爲自己殺生，殺他之命，以益自己之命，於心何忍？試觀殺雞捉殺之時，彼必飛逃喔叫，祇因我强彼弱，無力抵抗，含寃忍受，積怨於心，報復於後。以較現在武力强大之國，用其兇器，毀滅弱小民族，其理正同。諸位既屬佛子，凡悖理之事，不可妄作，佛法本來沒甚稀奇，但能循心順理，思過半矣。許多人見我年紀虛長幾旬，見面時每有探討神通之情緒，以爲世外人能知過去未來，每問戰事何日結束？世界何日太平。其實神通一層，不但天魔外道有之，即在鬼、畜俱有五通，此是性中本具，不必注意。我們學佛人，當明心見性，解脫生死，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從淺言之，即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不但不可損人利己，更宜損己利人。果能切實去做，由戒生定，

由定生慧，一切自知自見，自不枉今日歸依也◎

方纔有幾位詢問楞嚴經意旨，茲乘大衆在此機緣，略說概要◎此經原有百卷，而此土所譯，祇有十卷。初四卷示見道，第五、第六等卷示修行，第八、第九卷漸次證果，最後並說陰魔妄想◎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詢問，而佛首明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◎因阿難尊者見佛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心生愛樂，佛問其將何所見？阿難尊者白佛言：「用我心目，由目觀見，如來勝相◎」佛問：「心目何在？」阿難尊者白佛言：「縱觀如來，青蓮華眼，亦在佛面，我見觀此浮根四塵，祇在我面，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◎」佛告心不在內，不在外，亦不在中間，若一切無著，亦無是處◎諸修行人，不能得成無上菩提，皆由不知二種根本，一者無始生死根本，則汝今者與諸衆生，用攀緣心爲自性者◎二者無始菩提涅槃，元清淨體，則汝今者識精元明，能生諸緣，緣所遺者◎由諸衆生遺此本明，雖終日行而不自覺，枉入諸趣◎應知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，一切因果世界微塵，因心成體◎而一切衆生，不成菩薩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◎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爲六塵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爲六根，是爲十二處，加眼識、耳識、鼻識、舌識、身識、意識六識爲十八界◎另地、水、火、風爲四大，再加空大、見大、識大爲七大，合爲二十五數◎由二十五位賢聖分別自陳宿因，入道途徑◎至於六道輪迴，淫爲其

本，三界流轉，愛爲之基。阿難尊者爲衆生示現，歷劫修行，幾難免摩登伽之難。所以示罪障之中，淫爲首要，因淫損體，遂殺生補養，而盜妄等惡，亦隨之而生。阿難見了如來三十二相，如紫金光聚，對摩登伽之美色，而不愛樂。男子見了女子或可觀想自己亦作女子，女子見了男子，或可觀想自己亦作男子，以杜妄想。自己終日思想，確可轉移心境。譬如我從前幼時在家垂辮髮，衣俗衣，終日所觸所想無非俗事，晚上做夢，無非姻親眷屬，種種俗事。後來出家所作所思，不出佛事，晚上做夢，亦不外念佛等等。至葱、蒜五辛，不可進食，爲免助長慾念。所謂除其助因，修其正性，更加精勤增進，自能漸次成就。更須自己勤奮，不可依賴他人。阿難尊者以王子佛弟，捨其富貴，出家從佛，希望佛一援手，即得超登果位，詎知仍須自己悟修，不能假借。不過吾人如能發心勤修勿怠，則由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以至十地，亦自得步步進益，以達等覺妙覺。而三界七趣，無非幻妄所現，原本不出一心，即一切諸佛之妙明覺性，亦不出一心，是以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。香嚴童子可說即是我鼻，憍梵菩薩可說即是我舌，二十五位聖賢因地，雖有不同，修悟並無優劣。不過現在時機，發心初學，似以第二十四之大勢至菩薩，及第二十五之觀世音菩薩，二種用功方法或更相宜。觀世音菩薩於阿彌陀佛退位時，補佛位。而大勢至菩薩，則候觀世音菩薩退位時，補佛位。大勢至菩薩以念

佛圓通，吾人學習，應念阿彌陀佛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，得三摩地。因十方如來，憐念衆生，如母憶子，若子逃逝，雖憶何爲？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，母子歷生，不相違遠。若衆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。至於觀世音菩薩，則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上合十方諸佛，同一慈力，下合六道衆生，同一悲仰。若遇男子樂持五戒，則於彼前，現男子身，而爲說法，令其成就。若有女子五戒自居，則於彼前，現女子身而爲說法，令其成就。如是或現天人，或現聲聞、緣覺以至佛身，所謂三十二應，以及十四無畏，四不思議。經無量劫，度無量衆生，衆生無盡，悲願無盡，諸位善體斯意可也。

一月十八日晚

現在與大衆隨便閒談，開示二字，愧不敢當。因爲虛雲連自己都未明白，豈敢謬教他人？佛教開示，場合很多，如叢林坐香，班首輪流開示，觀音七、念佛七等亦復如是。但拜懺不同打七，禮懺須五體投地，三業清淨，不能加以雜言亂語，故懺壇上不說開示。禮懺時須觀著「能禮所禮性空寂，感應道交難思議，我今頂禮觀音前，感應道交自實現。」以能禮之心，禮所禮之佛，諦觀能禮之心，現在、未來、過去三世了不可得。一切空寂，則如來藏本有體性，自然發露。故金剛經云：「若以色見我，以音聲求

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見如來◎」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◎」都是雙遮雙照的意思，空非空，色非色，即真空真色◎我們大家都是佛子，處此水深火熱之中，不逢治世，所遇的不是炸彈、就是飛機，真屬不幸◎但不幸中還是幸福，何也？佛子的本來勾當，所謂「一鉢千家飯，孤身萬里遊◎」可是現在亦有些行不通了◎我們此時祇好放下一切，檢點身心，以身爲苦本，心爲罪源，若不及今力自修持，更待何時？一失人身，萬劫不復◎放下妄想，心本如如，不從外得，能精勤修持，何患生死不了◎所以儒家亦云：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一是皆以修身為本◎」現在人心不古，不知政教之關係，於政以治身，教以治心的意義，完全不懂◎最近達識之士，多知目前大劫，非政教合一，不足以救苦息災。如此次政府元首及各院部當局，發心啓建護國息災大悲道場即此意也◎從前法會是常造的，甚麼十輪金剛法會等等，我也記不得許多◎可是用心各有不同，如西藏喇嘛在中原弘法者，近來甚多，而政府特別加以崇敬，其意甚遠。是否政府特別信仰，不得而知◎惟對於中原青衣僧徒，則時加種種壓迫，毀廟逐僧，不一而足◎本來青、黃二教，均佛弟子，後人以居華東者，在日本爲東密，居華西者，在西藏爲藏密。近年密教，在中國風行一時，以爲特長處，能發種種神通變化。可是閒時不燒香，急時抱佛腳，是不成的◎虛雲化食人間，中外地方，差不多都到過，我是凡夫，沒有神

通，不會變化，所以不敢吃肉，亦不敢過分用度。一般不明佛法者，未忘名利，求通求變，存此妄想，非邪即魔。須知佛法是在自己心內，不可心外取法。神通屬用功之過程，豈可立心希求？有此用心，豈能契無住真理？此類人們，佛謂之可憐憫者。現在幾位大心菩薩，發願爲國息災，修大悲懺法，邀虛雲來此主持。我們大家要精誠一致，當自己事來做，護國息災功德，此是人人應當做的。我們拜懺，稱揚聖號，最靈感的觀音，於此土最有緣，但心若不誠，亦不能感應。如誠心稱名，觀音無不尋聲救苦，楞嚴經二十五聖，惟觀音菩薩妙證圓通。文云：『彼佛教我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初於聞中，入流忘所。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』一者十方諸佛同一慈力，二者十方衆生同一悲仰。觀音有大無畏，三十二應列爲第一。又云：『此方真教體，清淨在音聞。』念六十二億恒沙法王子聖號，與念觀音一聲相等。這部大悲懺是四明法智大師所修，其悲願不可思議，其感應力亦不可思議，載籍甚詳，不可忽也。朝於斯，夕於斯，五體投地，三業清淨，能斷殺、盜、淫、貪、瞋、癡，變十惡爲十善，便符懺法妙理。並須發四大宏願，將他人香花，莊嚴自己福慧，何樂而不爲？說是假，行是真，今天將佛法大概說一說。彼既丈夫我亦然，自尊自貴，自然感應。最後講一段故事你們聽聽，清代康熙帝時，元通和尚主持西域寺，一日有黃衣僧來，帝甚崇之，命師招待，師

云：「彼非僧亦非人，是一青蛙精，但神通廣大◎」時適久旱，帝乃命其求雨，雨果降，帝敬之愈甚◎元通和尚曰：「可將雨水取來，是青蛙尿耳◎」試之果然，邪正乃分◎故楞嚴經五十種陰魔，均須識取，不然被其所轉，走入魔道了，請大衆留心◎

一月十九日

菩薩們，這箇法會，虛雲太不知自量，不知各位上殿過堂，還要應酬佛事，辛苦萬分。晚上還要請各位念佛，聽開示，豈不是打閒岔嗎？內中有點說不出的意思，所謂諸佛菩薩，難滿衆生願◎因爲有許多居士，在法會中想聽開示，但昨天我也說過，拜懺與打七不同，沒有講開示的必要，他們發心，也很難得，我現在不是虛雲，變成虛名了◎說不出來的話，我已曾同當家師說過◎這次法會，討各位受辛苦些，當自己事做。如他方打淨七，天天無休息時間。這邊常住，田無一塊，瓦無一片，不應酬佛事不成功。應酬佛事，不能打七用功了◎但佛事很忙，天黑大殿還要放燄口，所以在此時講一講，以便居士們過河回家◎但拜懺四十九人，不能停聲，換人亦不停聲。常住最忙，這二十四人不可下壇◎所謂開示者，開即開啓，示即表示，講爲人之善惡，開顯本來面目◎但這面孔無大小、方圓、聖凡、男女等色相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故也◎視諸相非相，即見

如來。但盡凡情，別無聖解。學道的人，須眞實，不可掛羊頭賣狗肉，但向己求，莫從他覓。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說是假，行是眞。充一人而多人，一家而一國，而多國，展轉變化，全世界不治而化矣。學佛不論修何法門等，總以持戒爲本。如不持戒，縱有多智，皆爲魔事。楞嚴二十五門，各證圓通。故云「方便有多門，歸源無二路」，自己擇一門爲正行，餘者爲助行。須福慧雙修，單福則屬人天有漏，單慧則爲狂徒。修行不斷殺心，臨終非作土地即城隍。我看見很多的人，吃素半世，學密宗即吃肉，實可悲痛，完全與慈悲心違背。孟子都說：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。」何況爲佛弟子也？取他性命，悅我心意，貪一時之口福，造無邊之罪惡，何取？何捨？何輕？何重？每見出家釋子吃肉的也不少，我的嘴不好，叫我講，我就無話不說，望大家共勉之。

【民國三十二年在貴陽黔明寺開示】

二月一日

虛雲這次奉政府首長，及諸位大居士邀請，赴渝主持護國息災大悲法會，路過此

地，因時間所限，不能到各常住去拜訪問訊，諸位請原諒◎現在因修理汽車機件，來與各位談談◎各位都是老參上座，對於佛法已有相當研究，用不著我來饒舌，可是你們一定要我來説，又不得不説幾句◎現在世界相爭相殺，人民生活，同在水深火熱之中，所謂「民不聊生」◎此地幸有廣妙和尚弘揚佛法，普度衆生◎虛雲此次得與各位相會一堂，因緣非偶，但虛雲不過比各位空長幾歲，其他自問無足取◎民國創立，信教自由，政府本著國父遺教，迭經明令頒布◎試觀異教如天主、耶穌、回教均在政府保護下，何以我國遍處毀廟逐僧的事？有冤無處訴？此點大家想想，他們毀廟逐僧，固然不對，但物必自腐而後蟲生，現在佛門弟子，多將自己責任放棄，不知道既爲佛子，當行佛事◎佛事者何？即戒、定、慧，是佛子必須條件，若能認真修持，自然會感化這班惡魔，轉爲佛門護法◎現在是和尚犯法，累到諸佛遭殃，霸廟宇，逐僧徒，他們不知道和尚不好，與廟宇何干？如黨員不好，與全黨無干一樣◎如謂和尚不好，便要毀及廟宇，那麼黨員不好，豈不是要拆毀黨部？此種道理，我們希望衆人明白，我們大家總要各出一隻手，扶起破砂盆，不要説貴州人顧貴州佛法，須知佛教是整個的，人不分冤親，地不分疆界，方爲真正大同主義◎還要知道自己生死大事，更爲要緊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，各人自己前進，切勿空過此生罷◎

【民國三十五年八月十八日在廣州中山會館各界歡迎大會上開示】

李纘鋝記

此次省會四衆，暨各大護法，促請虛雲來省弘揚佛法。虛雲知識淺薄，愧不敢當◎經與諸代表訂明三點：第一敬辭歡迎，第二敬謝請齋，第三不能久留，均由諸代表承諾，虛雲始敢下山◎到達後，蒙各界諸多優待，六榕寺地方窄狹，光臨者每不及應接，於是大衆請虛雲到此講幾句話◎有人以爲虛雲是什麼了不得的人，其實我是一個老朽木偶，無用無能，無話可說，無法可說◎現在各界擬發起追悼陣亡將士暨死難同胞水陸法會，我今日且講水陸道場之緣起◎何謂水陸？水者江海湖沼；陸者高低丘陵◎水陸包含虛空，凡有色相，均不能離此三者◎我佛如來發大慈悲，賑濟有情，故有此法門◎此法門，緣佛在靈山會上說法時，阿難尊者在林間習定，見一鬼王，求佛普渡，釋迦牟尼佛因說水陸之法。此鬼王乃觀世音菩薩化身，憐諸衆苦，設法超度，使幽冥地獄衆生，均能超生極樂◎中國則始於梁武帝，梁武帝請誌公和尚初起水陸大齋，發菩提心，制定水陸儀軌，極爲真誠，利益昭著◎蠟燭熄後，梁武帝一禮，燈燭盡明，再禮宮殿震動，三

禮空中雨花◎水陸之功德，有如此者◎唐朝法海寺英公禪師啓建水陸，超度秦莊襄王，范睢穰侯、白起王龍羽、張儀、軫昧等沈淪千餘年，均藉此超昇，幽魂超昇天界◎宋蘇東坡居士，明蓮池大師等歷代聖賢，均加補充，儀軌益臻完備◎萬法由心所造，大家有誠心，必有感應◎虛雲承各大護法虔邀主法，當勉爲其難◎抗戰以來之陣亡將士，以身殉國，忠魂無依，崇德報功，自須超薦◎其次不屈義民，流離道路，家破人亡，不降於敵，仍是爲國，無主孤魂，罔有得所◎再有炸彈、疫病、覆車、墮水一應枉死等衆，均須一體普渡，以慰幽靈◎死者得安，生民獲益，所謂普利冥陽是也，此即因果循環之理◎挽回人心之道，不外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世間種種苦楚，無非種下惡因。如果昧盡良心，喪失孝悌忠信、禮義廉恥，而妄作妄爲，則歹人牽累好人，世界仍有禍亂◎值茲國土重光之際，亟應興利除弊，改惡從善，以免再受敵人欺凌◎如果不顧大局，再起內亂，人民不知死於何地？在此時期，凡屬有良心者，應當覺悟團結，解除劫運◎溯思過去中國戰爭，肇自黃帝大戰蚩尤，以後戰爭不止。一部二十四史，有人說是相斫書◎如要永久和平，大家應當發大慈大悲的菩提心◎菩提是梵語，意思是覺◎覺者，心地光明也◎諸佛與衆生之差，只是覺與不覺而已◎覺悟世間一切諸法緣生如幻，當體定實法不爲所染，謂之聖賢◎不覺則無明，無明起則事理爲之糊塗◎各人就自心的緣起，生十

法界，十法界皆是一心所造。何爲十法界？即四聖六凡是也。四聖者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、謂之四聖，超出三界，不受輪迴。四聖之分別，在發心之高下，最上者爲佛，次菩薩，再次緣覺，又次聲聞，其餘天道、人道、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六法界爲六凡，均在苦海之中。天道爲二十八層諸天，享盡福報，仍須輪迴；人道由帝王將相以至農工士庶，受盡生老病死之苦；阿修羅道有天之福，無天之德，終歸覆滅；畜生道亦有高下苦樂，由龍鳳獅子麒麟以至溼生、化生之蟲蟻；鬼道苦樂不同，閻王城隍均爲鬼王，以至一切無主孤魂千百年不能超脫者；最苦者爲餓鬼，地獄道有苦無樂，名目繁多而最苦。十法界不出一心，覺與不覺之所由作也。我佛大慈大悲，說法令大衆發菩提心。菩提心參差不同，大者成佛，中者成菩薩，小者成緣覺、聲聞。諸天亦有發菩提心者，依其大小深淺，成就不同。我們是在人道，應大發菩提心，救渡衆生，代衆生受苦，願去苦超昇，人人如此，人間自然無苦。有人問我神通變化，世界何時太平？國運好不好？其實我是凡夫，一無所知。所謂老朽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不過比各位多吃幾年飯，癡長幾年，多聽了幾句古人語，多看幾本經書，知道爲人之苦，故講這些話。各人不必問國家能否平靜？只問自己心地，無論朝暮，不分官民男女，如何實行孝悌忠信、克己互勵，不昧良心，忠於國家，教養兒女，和順夫妻，禮睦鄉黨，與朋友交而有信？

人人如此，世間自然太平。否則知過不改，苦楚必在後頭，比從前更不得了。不管人心如何複雜，我自己守住本分，不妄爲干求。即以敵侵我作比，自前清道咸以來，外人進來，不全是要土地，最大目的爲通商。通商是爲財爲利，如果我們守本分，抱著君子居無求安，食無求飽，憂道不憂貧，不貪享樂境界，幾千年均過得，現在如何過不得？如果大家一條心，守本分，用土貨，外人無利可圖，自然不生侵凌之想。金錢不外流，自然民富國强，不必一定要飛機、炸彈。目前人慾橫流，大家蟣視舊道德，有心人引爲隱憂，恐無法教誨後人，不免刀兵之劫。我們要不爲世風所轉，明因果，知報應。知道種惡因得惡果，提倡道德，所謂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自然龍天擁護，子孫昌盛，個人安分守己，國家也得太平。虛雲知識淺薄，今天只能將大齋勝會緣起，略述梗概，辛苦各位。

【民國三十六年在香港 東蓮覺苑開示】

「機緣難得，開示有愧。」各位善知識，本人此次來廣州之因緣，是張發奎將軍及羅卓英主席，爲超薦大戰及內戰之陣亡將士、殉難同胞，故本人來廣州作一水陸法會，

承香港佛教同人之約，本人亦欲與港地之護法舊弟子相見，故來港一行。今日得與諸位共處一堂，機緣頗爲難得。若說到開示法要，本人感到十分慚愧，原因：一爲言語不通，彼此隔閡。二爲自己尚不能開示自己，何敢開示他人？故祇能說與諸位隨便談談。

「佛法常聞，港人之福。」吾輩佛教徒當知佛法難聞。但港方常有各大法師在各佛教場所講解經論，是誠不可謂非香港人之福。講經法師多，明教理者亦多，重要是教人不可著於外相，如經云：『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』又云：『大地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。』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而不能成佛，全由塵勞煩惱之所迷惑。佛陀福德智慧圓滿，是不迷，常住真心。常即不變，住即不動，真即不假。此不變、不動、不假，能覺悟了知一切法者，名常住真心。「起惑作業，無量痛苦。」眾生因迷住真心故，起惑作業，紛紛擾擾，此紛擾中，即有無量痛苦在。如大乘起信論云：「無明不覺生三細，境界為緣長六粗。」粗即可見諸事實之粗相。目前世間之現象，是貪、瞋、癡及殺、盜、淫種種惡業充滿。由此惡業，引起流轉受報，致有眾生相續，世間相續（輪迴）。推此輪迴之因，爲心對外境迷執（無明）而起。如能覺悟，返妄歸真，即能息除流轉輪迴之苦。何以有貪瞋癡，即能起殺、盜、淫種種惡業？

「人各淨心，世安民樂。」如一家庭，父母養有子女數人，父母對之必加愛護，有

愛即有貪，貪其所愛者常得快樂及美好之享受。如貪求而不得，則瞋心隨起，瞋心熾盛，則起爭鬥。小者則家與家爭，大者則國與國爭，戰事爆發矣。故欲世界安寧，人民和樂，必須各淨其心。貪、瞋、癡猶若人之心病，欲使去除此心病，必須良醫開示妙藥。佛即一切衆生心病的良醫，一切佛法是妙藥之單方，衆生心病有多種，故治心病之法門亦多。

「學佛必須注意實行。」如能信醫服藥，自必藥到病除。但信醫之藥方而不依方服藥，故雖良醫妙藥，以不服故，病亦依然。故學佛而欲修淨自心者，必須注重於實行。復有不得不注意者，佛為治各種不同心病，故設有多種法門，如治瞋心重者，教修慈悲觀；治散亂心重者，教修止觀；治業障重者，教修念佛觀；一切如來三藏十二部經典，皆不可思議，不得於此中有所偏輕偏重。

「不離本宗，專心信賴。」祇能選擇何法門與本人最相應，即以此一法為正，餘法為副，專門修學，行住坐臥，不離本宗。如念佛，則隨時隨地不忘念佛。試觀經中有「受持六十二億恆河沙菩薩名號，與一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，其功德正等無異。」皆為勉勵衆生專心信賴所宗，作如是說。設學佛者，無有主宰，不專心修學，結果必一無所得。

「努力破除一切妄想。」又修學者，必須依佛戒。戒為無上菩提本，如依佛戒，則不論參禪、念佛、講經、無一不是佛法。若離佛戒，縱參禪、念佛、講經、亦與佛法相違，入於外道。學佛修行，本非向外尋求目的，祇為除去自己業障，使不致流轉生死。若了生死，無須行持，故經云：「佛說一切法，對治一切心。若無一切心，即無一切法。」此心即指妄想，其經中意，如無病即不須藥。又學佛者最要具足自信心，梵網經云：「我是已成佛，汝是當成佛。常作如是信，戒品已具足。」意謂人人如能自信，具有佛性，當來成佛，必努力解除一切客塵妄想。

「有如演戲，人生若夢。」自信自身本來是佛故，一切煩惱，一切相，一切障，皆是顛倒妄想。故修行者，切不可執著，應當放下。所謂萬法皆空，一無所得。金剛經云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何以一切世間有為法是如幻無實？此以喻明之。猶如演劇，臺上鼓樂奏時，戲子則扮演男、女、老、少種種角色，演出喜、怒、哀、樂等情節。臺上之天子，威風凜凜，及至臺後問之，則彼必答曰「戲也。」臺上之殺人兇犯，驚怖憂愁，及至臺後問之，彼亦曰「戲也。」

「設能覺了，何有苦樂？」演戲時情節逼真，下臺後則一無所得。衆生亦復如是，煩惱未了時，榮華富貴，喜怒哀樂，般般出現。人人本來是佛，猶如戲子本身，煩惱流

轉時，猶如扮演劇中人，設能覺了世間原是劇場，則處天堂亦不為樂，在地獄亦不為苦。男本非男，女本非女，本來清淨，佛性一如。世人不覺，常在夢中分別，是我、是他、是親、是怨，迷惑不息。其有出家者，雖離親戚眷屬，但又分別，此是我居之寺院、是師、是徒、是同窗、是法友，亦屬執迷。

「返妄歸真，自利利他。」故在家者被俗情迷，出家者亦有法友、法眷之迷，皆未得真覺。如能脫離一切迷惑，返妄歸真，方可成佛。故六祖大師聽人念金剛經至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之處，頓然有所覺悟。此八字，如從言語上解，當不可得，必須心內領會。佛教真理，雖不可以言說論表，但若全廢言說，則又有所不能。理必依文字，方能引見義故。今之學佛者，應研習一切教理，而以行持為根本，宣揚佛法，使佛法燈燈相續。「將此身心奉塵剎，是則名為報佛恩。」希望一切學佛者，皆以此二語，以為自利、利他之標準可也。

【丁亥年—民國三十六年—八月一日在澳門平安戲院開示歸戒】

弟子寬榮譯語并記

今蒙佛教同寅相邀，假座平安戲院與諸仁者說法◎「法」者，即眾生心◎眾生心與佛心本無二心，是心具足一切法◎即法即心，即心即法，如起信論云：「所言法者，即眾生心，具足世間、出世間一切諸法◎」所謂「世間法」者，即天、人、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、一切有情無情，依正因果等法，又名六凡法界◎「出世間法」者，即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法是也，又名四聖法界◎斯則四聖六凡，合名爲十法界法也◎此十法界法，不出一心之所造成，若隨顛倒迷染之緣，則有六凡法界生；若隨不顛倒悟淨之緣，則有四聖法界生◎由是觀之，聖之與凡，唯心之垢淨而現◎六凡心垢故，則現六道善惡罪福等相◎四聖心淨故，則現威德自在、光明赫奕慈容德相◎故經云：「菩薩清涼月，常遊畢竟空◎眾生心垢淨，菩提影現中◎」是故苦樂由心，炎涼自我，自心作業，自身受報，唯聖與凡，但問自心可矣◎凡愚昏闇，未了唯心自造之旨，妄起疑惑◎若遇逆境，則怨天尤人；遇順境，則驕矜自恃◎或有終身作善而得惡報，作惡而得善報，則謗無因果◎那知因果理微，如種菓子，先熟先脫◎假我今生雖作善業，反招惡報者，皆由過去惡業熟故◎今生雖善，而過去之惡業已熟，不得不先受惡報，以今生善業未熟故，不得現受善報◎信此理者，必無疑惑◎然無始障深，久在迷途，備受辛酸，脫苦無由，當如之何？楞嚴經云：「一切眾生，生死相續，

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夫欲不受輪轉者，當淨諸妄想，妄想淨，則輪迴自息故迷心名爲衆生，覺心名爲諸佛，佛與衆生，一迷一悟而已當知此靈明覺知之心，即天然佛性，人人本具，個個現成凡夫雖具佛性，如礦中真金，爲煩惱沙石之所包含，故大用不彰如來歷劫修行，已淘去惑業沙石，如出礦精金，其金一純，更不重雜沙石，大用全彰，故稱爲出障圓明，大覺世尊

現在我等既欲成佛，先當審觀因地發心，除去煩惱根本，煩惱苦滅，佛性圓彰若因地修行不真，則果招邪外之曲若論修行之方，機有上、中、下之異，法亦有三乘，人、天法門不同若爲上機者，則爲說大乘微妙法門；爲中機者，爲說出世解脫法門；爲下機者，則爲說解脫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塗之苦佛雖說種種法門，無論大小乘戒，皆以三歸五戒爲根本務使受持者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依之立身齊家治國，則人道主義盡且苦因既息，苦果自滅，解脫三塗苦，生人天中，易入佛乘，則學佛主義亦盡故三歸五戒，是導世之良津，拔苦與樂之妙法，茲先釋三歸，次明五戒

所謂三歸依者，第一歸依佛，第二歸依法，第三歸依僧何以先當歸依佛？佛爲大覺世尊，究竟常樂，永離苦惱，導諸衆生，出迷籠，就覺道，佛爲教化主，故先當歸依佛次當歸依法者，是我佛法門，三世諸佛，皆依之修行，而成就無量清淨功德今日

既欲返本還源，淨除心垢，捨佛法無由，故次當歸依法。三當歸依僧者，以佛法不自弘，須假人弘。人能弘法，方使從聞思修，證果成佛。況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了，難了之法，既藉僧得聞，此恩莫極，故當歸依僧。又名歸依三寶，三寶之義，分別有三：一者一體，二者別相，三者住持三寶。

（一）一體三寶者，即一心自體，法爾具足佛法僧三寶故。梵語佛陀，此云覺者。當人一念靈明覺了之心，即自性一體佛寶。法者軌持義，這個心性，能軌持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即自性一體法寶。梵語僧伽耶，此云和合衆。即此覺心能持一切法，即心即法，法法唯是一心，即法即心，心法不二。事理和合，即自性一體僧寶。如是一心具足佛法僧三寶，三寶唯是一心，是名一體三寶。衆生迷此，向外馳求，流轉生死，諸佛悟此，即證菩提，釋一體三寶竟。

（二）別相三寶者，佛法僧三寶名相各別故。梵語佛陀耶，此云覺者。覺徹心源，究盡實相，是名自覺。將自證法門，覺悟一切衆生，是名覺他。自覺已圓，覺他亦竟，是名覺滿。三覺已圓，萬德俱備，究竟成佛。初菩提樹下成道，示丈六金身，於華嚴會上，現盧舍那尊特之身，是爲別相佛寶。如來隨機設教，五時所說權實諸經，三藏十二部，所詮教理行證，因果智斷，各有不同，是名別相法寶。稟教修行，從行契證，聲

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階次，各各不同，是名別相僧寶。釋別相三寶竟。

（三）住持三寶者，佛滅度後，無論泥塑木雕、五金鑄作、紙畫布繪，諸佛形象，留世福田，恭敬如佛，功德難思，住持不絕，是名住持佛寶。無論黃卷貝葉，所詮三藏十二部大小乘經，使見聞者，依之修行，皆離苦得樂，乃至成佛，化化不絕，是名住持法寶。剃髮染衣，弘宗演教，化度衆生，紹隆佛種，是名住持僧寶。釋住持三寶竟。

而住持、別相、一體、悉稱寶者，不爲世法之所侵凌故，不爲煩惱之所染污故。世間七珍，雖稱爲寶，享樂一時，畢竟成空，只能養生，不能脫死。若論三寶，則能息無邊生死，遠離一切大怖畏，故永享常樂。今言歸依三寶者，不特歸依住持三寶，別相三寶，亦復歸依一體自性三寶。落於言說，雖名三種三寶，其實唯是一心，更無別法。舉凡一切事物，莫不由心，心攝一切，如如意珠，無不具足。所以教中，但云自歸依佛，自歸依法，自歸依僧等，終不云歸依於他。六祖云：「自性不歸，無所歸處。」夫「歸」者，是還原義。衆生六根從一心起，既背本源，馳散六塵，今舉命根，總攝六情，還歸一心之源，故曰歸命，故歸依亦即歸命義。「依」者，是依止義。以諸衆生一向隨諸色聲，逐念流轉，苦海漂沈，無依無止，不知何處是歸寧之地。今歸依三寶，則身有所歸，心有所依。從是以後，以三寶爲師，三界迷途從此可出，發菩提心，佛果可

期，釋歸依三寶義竟。

既說三歸，次明五戒。歸依三寶已，當依法修行，方脫三界苦。若不依法修行，則無由脫黏去縛。欲脫生死黏，去煩惱縛，非五戒不為功，故云：「五戒不持，人天路絕。」夫「戒」者，生善滅惡之基，道德之本，超凡入聖之工具。以從戒生定，從定發慧，因戒定慧，方由菩提路而成正覺。故纔登戒品，便成佛可期，故曰：「戒為無上菩提本」也。我佛世尊，開方便門，初唱三歸，次申五戒，如是乃至大小乘戒等，良由衆機心行非一，且由淺以至深，從微而及顯，究竟歸元，本無二三。

五戒者，一殺戒、二盜戒、三淫戒、四妄語戒、五飲酒戒，此五戒名曰學處，又名學跡，是在家男女所應學故。又名路徑，若有遊此，便昇大智慧殿故，一切律儀妙行善法，皆由此路故。又名學本，諸所應學，此為本故。又名五大施，謂以攝取無量衆生故，成就無量功德故。而斯五戒，在天謂之五星，在山謂之五嶽，在人謂之五臟，在儒謂之五常，以仁者不殺害，義者不盜取，禮者不邪淫，智者不飲酒，信者不妄語。五戒若全，則不求仁而仁著，不欣義而義敷，不祈禮而禮立，不行智而智明，不慕信而信揚。所謂振綱提綱，復何功以加之？總論五戒已竟。

若別釋五戒義者，第（一）殺戒，所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孟子云：「聞其聲，

不忍食其肉。」況學佛之人，豈肯萌其殺念，而招苦果？是故佛制弟子，若欲行仁，首持殺戒，殺戒若持，輪迴自息。殺業之始，無非以強凌弱，或貪圖口腹，或因財害命。故有人殺人，畜殺畜等，都屬於瞋殺、慢殺。若貪口腹而殺者，是屬癡殺，然將他肉以補己身，豈君子之所忍爲哉？豈知殺機若萌，仇對自起，故楞嚴經云：「以人食羊，羊死為人，人死為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類，死死相生，互來相噉，惡業俱生，窮未來際，是等則以盜貪為本。」故有劫數難逃之報，豈獨殺人當償命？殺畜亦復然。如佛世時之琉璃王誅釋種。釋迦佛種族當爲琉璃王所誅時，釋尊尚頭痛難忍者，果從何因耶？以琉璃王昔爲大魚，釋迦種族是食魚肉者，釋尊昔爲小童，曾以棍子敲魚頭三下，今故感頭痛。釋種是噉魚肉者，故爲琉璃王之所誅滅，如是觀之，因果相酬，可驚可怖。故楞嚴經云：「則諸世間胎卵溼化，隨力強弱，遞相呑食，是等則以殺食為本。」是故佛慈，豈但及於人類？而慈及蟻子。佛法平等，無高下故。佛眼觀之，大地衆生皆能成佛。又梵網經云：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。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，而殺而食者，即殺我父母。」世間無知，互相呑噉，故如來制不得傷害生命。且蠢動含靈，皆有佛性，昆蟲之屬，尚不得害，況同類相殘？一切衆生既皆有佛性，未來必定成佛，既是過去父母，亦爲未來諸佛，豈敢傷之？凡愚俗子，但求自利，

不顧人道之傷殘，如孟子云：「矢人惟恐不傷人。」但求鬥爭之勝利，故有水陸空中之殺具，人心日形險惡，世道愈入漩渦，相殺相誅，何時得了？若不圖挽救，竟成苦海。凡關世道人心者，莫不疾首痛心，力求和平，挽救人心，使歸正軌。重仁慈不重武力，勿貪口腹、見利忘義，則殺心不起，殺機若息，劫運潛消矣。奈何人心不古，置因果於罔聞，那知因果理微，如影隨形，如響應聲！若深信之者，人心則不改而善，縱遇順逆之境，必無憂喜。當知現生所受，或遇刀兵水火劫賊等事，皆由自造。如大戰時，偏世不寧，惟澳地僑居，得免諸難，皆由宿昔無深重殺業。或有遇難者，是其個人別業所感。當知因果理微，不可思議，若信此理，殺心自息。舉世若能持此殺戒，則一切殺具皆歸無用矣。如來制此殺戒爲首，無非欲令人人慈仁愍物，拔自他苦，同證常樂而已矣。殺戒之義略釋已竟。

（二）明盜戒者，謂盜從貪起。佛制弟子於一針一草之微，他人不與，我不敢取，何況竊盜？但是衆生唯見現利，種種計求，不告而取。如是乃至以利求利，惡求多求，無厭無足，皆爲貪盜所攝。盜之細相如此，大而十方僧物，現前僧物，乃至佛法僧物，混亂互用。雖針草之微，或自用或與人，皆盜中之至重，花首大士云：「五逆十重，我皆能救。盜十方僧物，我不能救。」乃至父母師長物，不與而取，尚犯重罪，況其他

焉？若能深信因果，絲毫莫犯，則此戒不持而自持，大可以道不拾遺，夜不閉門，舉世皆成義讓之人，更何須監守牢獄哉？釋盜戒已竟。

（三）明淫戒者，在家出家弟子，皆當嚴守此戒。在家五戒，雖正式夫婦非屬邪淫，然他人婦女，他所守護，言語嘲調，尚屬不可，況可侵凌貞潔，污淨梵行者乎？佛制在家弟子，禁於邪淫，出家弟子，邪正俱禁。楞嚴經云：「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千百劫，常在纏縛。唯殺盜淫，三為根本，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。」舉世若能持此戒，不祈禮而禮立，威儀自守、不肅而嚴，而法庭可無案牘之勞形矣。釋淫戒之義已竟。

（四）明妄語戒者，妄語之事，亦當制止。見則言見，聞則言聞。言無妄出，細故之事，尚須真實，況事關重要乎。觀乎妄語之由，多為希求名譽利養，匿情變作，昧心厚顏，如是乃至未得聖果謂得，未證佛心謂證。欺罔聖賢，誑惑世人，是名大妄語。大妄語若成，墮無間地獄，當慎之莫犯。佛教以直心是道場，何不依之修學？舉世能持此戒，則信用具足，不邀名而名自至，不求利而福自歸。釋妄語戒已竟。

（五）明飲酒戒者，飲酒宜制，酒雖非葷而能迷心失性。大智度論明有三十六過，梵網經云：「過酒器與人，五百世無手，何況自飲，及教人飲。」昔有比丘，能降毒

龍，唯好飲酒。一日，醉臥途中，嘔吐酸臭難近，唯有蝦蟆舐其唇吻。適遇佛至其側，佛歎云：「汝有神力，能降毒龍，今日醉臥，反為蝦蟆所降，汝之神力何在？」故佛制止飲酒，酒戒從此始，以酒能亂性招殃。又如昔有在家五戒弟子，因破酒戒，而殺盜淫妄齊破，可不哀哉？故酒能爲起罪因緣，痛戒沾唇，況儘量而飲乎？舉世若能持此戒，則乘醉惹禍，自無其人矣。釋酒戒已竟。

若欲不犯此五戒，重在攝心。妄心若攝，分別不起，愛憎自無，種種惡業，何由而生？故楞嚴經云：「攝心為戒，因戒生定，從定發慧。」當知攝心二字，具足戒定慧三無漏學，斷除貪瞋癡，則諸惡不起，自能衆善奉行。故攝心二字，豈獨挽救人心，維持世道？果能攝心一處，無事不辦，日久功深，菩提可冀。我佛洪恩，初唱三歸，次申五戒。用斯方便，先拔衆生苦，其恩浩大，豈碎身之所能報其萬一哉？是故聞說此三歸五戒之義，當從解起行。若百家之鄉，十人持五戒，則十人淳謹；百人修十善，則百人和睦。傳此風教，偏於宇內，則仁人百萬。夫能行一善，則去一惡，則息一刑，一刑息於家，百刑息於國，其爲國主者，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。所以受持五戒，不但欽遵佛制，報感樂果，抑且冥助國律，益補邦家，斯乃三歸五戒之名德行相也。諸位若能真實行持，則得成佛種子，行解相應，方到彼岸。願諸大衆，從此之後，從聞生解，解而思，

思而修，則成佛可期。常勤精進，輾轉示人，方報佛恩。希諸大衆，各宜努力，前途無量，消災免難。若能受三歸五戒，諸惡不作，衆善奉行，自能與道相應。無上佛道，可以圓成矣。

【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廿七日在廣州聯義社演說】

善知識，虛雲此次由港還山，路經此地，辱承各位相邀敍談，莫非累劫之緣。善知識，講到佛法兩字，實與世間一切善法，等無差別。豪傑之士，由於學問修養的成就，識見超常，先知先覺，出其所學，安定世間。諸佛祖師，由於歷劫修行的成就，正知正覺，發大慈悲，普度三界。世出世間賢聖，因行果位，一道齊平。善知識，佛法就是人人本分之法。總要步步立穩腳根，遠離妄想執著，便是無上菩提。古德所謂「平常心是道」。只如孔子之道，不外「中庸」。約理邊說，不偏是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約事邊說，中者中道，凡事無過無不及；庸者庸常，遠離怪力亂神，循分做人，別無奇特。佛法也是一樣。吾人須是從平實處見得親切，從平實處行得親切，纔有少分相應，纔不至徒託空言。平實之法，莫如十善。十善者，戒貪、戒瞋、戒癡、戒殺、戒盜、戒淫、戒

綺語、戒妄語、戒兩舌、戒惡口。如是十善，老僧常談，可是果能真實踐履，卻是成佛作祖的礎石，亦爲世界太平建立人間淨土之機樞。六祖說「心平何勞持戒」，是爲最上根人說，上根利智，一聞道法，行解相應。如香象渡河，截流而過，善相且無，何有於惡？若是中下根人，常被境風所轉，心平二字，談何容易？境風有八：利、衰、毀、譽、稱、譏、苦、樂，名爲八風。行人遇著利風，便生貪著。遇著衰風，便生愁懊。遇著毀風，便生瞋恚。遇著譽風，便生歡喜。遇著稱風，居之不疑。遇著譏風，因羞成怒。遇著苦風，喪其所守。遇著樂風，流連忘返。如是八風飄鼓，心逐境遷，生死到來，如何抵敵？曷若恆時步步爲營，從事相體認，舉心動念，當修十善。事相雖末，攝末歸本，疾得菩提。復次佛門略開十宗，四十餘派。而以禪、淨、律、密四宗，攝機較廣。善知識，佛境如王都，各宗如通都大路，任何一路，皆能覲王。衆生散處四方，由於出發之點，各個不同，然而到達王所，卻是一樣有效。金剛經云：「是法平等，無有高下。」但吾人若今日向這路一逛，明日又向那路一逛，流離浪蕩，則終無到達之期。六祖云：「離道別覓道，終身不見道。波波度一生，到頭還自懊。」垂誡深矣。所以吾人要一門深入，不可分心，不可退轉。如鼠齕棺材，但從一處用力，久自得出。若欲旁通餘宗，自須識其主伴。禪宗的行人，便應以禪宗法門爲主，餘宗教理爲伴。淨土宗的

行人，便應以淨土法門爲主，餘宗教理爲伴。律宗、密宗亦復如是，方免韓盧逐塊之弊。佛門戒律，各宗皆須嚴持，識主伴如行路知方向，持戒律如行路有資糧。宗趣雖然不同，到頭還是一樣。所謂「歸元性無二，方便有多門」也。今日座中皆上善人，與佛有分，虛雲嘮叨移時，亦不過爲虛空著楔而已。珍重！

【在廣州佛教志德醫院演講】

善知識，今天是佛教志德醫院成立日子，承各位邀虛雲主持開幕典禮，這事甚爲希有。廣州醫院，冠上佛教兩字者，尚屬初見。善知識，人生八苦，病居其一。我佛出世，原爲衆生離苦得樂。所以五明之學，有醫方明，禪門晚課願文，有疾疫世而化藥草之句。菩薩爲衆生救療沈疴，不惜身命。如藥王菩薩，以衆香塗身，自焚供佛，供佛即是供衆生。「心佛與衆生，是三無差別。」華嚴了義，其理可思。諸佛時時念著衆生，如母念子。衆生心有貪瞋痴三病，佛爲說戒定慧三法以治之。衆生身有風寒暑溼之病，佛爲演「醫方明」以治之。淨名經所謂：「衆生病故，菩薩病。」同體大悲，慈眼如是。善知識，世間賢聖，亦同此心，亦同此理。只如神農嘗百草，亦是爲衆生而嘗。菩

◎薩在因地修行，現種種身而爲說法。神農氏即是菩薩，現醫王身而爲說法◎善知識，人類的病，五欲爲因，或屬宿業，無始亦由五欲◎疾病發作，需他救治◎目前無力求醫者，實非少數◎各位善長，發心倡辦此院，贈醫贈藥，此心便是菩提心，正是我佛慈悲本懷◎善知識，菩提者，正覺也◎正覺之心，不落人我善惡二邊，平等布施，寃親無間◎醫著我的眷屬，固然留心。醫著他人眷屬，亦同樣盡道◎善人惡人，入到院來，等心看護◎我佛過去生中，嘗捨身飼虎，其義可思也◎此院深賴梁董事長，及陳院長熱心毅力，乃有今天的成就◎古語說：「莫為之先，雖善不彰◎莫為之後，雖美弗揚◎」座上大衆，今後總要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◎六祖說：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◎離世覓菩提，恰如求兔角◎」大衆努力，開此院是大慈大悲工作，實現我佛「方便為究竟」的真諦◎虛雲不勝馨香頂祝之至也◎

【參禪與念佛】

念佛的人，每每譭謗參禪。參禪的人，每每譭謗念佛。好像是死對頭，必欲對方死◎而後快◎這個是佛門最堪悲歎的惡現象◎俗語也有說「家和萬事興」，「家衰口不

停」。兄弟鬩牆，那得不受人家的恥笑和輕視呀？參禪、念佛等等法門，本來都是釋迦老子親口所說，道本無二。不過以衆生的夙因和根器各各不同，爲應病與藥計，便方便說了許多法門來攝化羣機。後來諸大師依教分宗，亦不過按當世所趨，來對機說法而已。如果就其性近者來修持，則那一門都是入道妙門，本沒有高下的分別，而且法法本來可以互通，圓融無礙的。譬如念佛到一心不亂，何嘗不是參禪？參禪參到能所雙忘，又何嘗不是念實相佛？禪者，淨中之禪。淨者，禪中之淨。禪與淨，本相輔而行。奈何世人偏執，起門戶之見，自讚譭他，很像水火不相容，盡違背佛祖分宗別教的深意，且無意中犯了譭謗佛法、危害佛門的重罪，不是一件極可哀可愍的事嗎？望我同仁，不論修持那一個法門的，都深體佛祖無諍之旨，勿再同室操戈，大家協力同心，挽救這隻浪濤洶湧中的危舟吧。

【參禪的先決條件】

參禪的目的，在明心見性。就是要去掉自心的污染，實見自性的面目。污染就是妄想執著，自性就是如來智慧德相。如來智慧德相，爲諸佛衆生所同具，無二無別。若離

了妄想執著，就證得自己的如來智慧德相，就是佛，否則就是衆生。祇爲你我從無量劫來，迷淪生死，染污久了，不能當下頓脫妄想，實見本性，所以要參禪。因此參禪的先決條件，就是除妄想。妄想如何除法？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，最簡單的莫如「歇即菩提」一個「歇」字。禪宗由達摩祖師傳來東土，到六祖後，禪風廣播，震爍古今。但達摩祖師和六祖開示學人最緊要的話，莫若「屏息諸緣，一念不生。」屏息諸緣，就是萬緣放下。所以「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。」這兩句話，實在是參禪的先決條件。這兩句話如果不做到，參禪不但是說沒有成功，就是入門都不可能，蓋萬緣纏繞，念念生滅，你還談得上參禪嗎？

「萬緣放下，一念不生。」是參禪的先決條件。我們既然知道了，那末，如何纔能做到呢？上焉者，一念永歇，直到無生，頓證菩提，毫無絡索。其次，則以理除事，了知自性，本來清淨。煩惱菩提，生死涅槃，皆是假名，原不與我自性相干，事事物物，皆是夢幻泡影。我此四大色身，與山河大地，在自性中，如海中的浮漚一樣，隨起隨滅，無礙本體，不應隨一切幻事的生住異滅，而起欣厭取捨。通身放下，如死人一樣，自然根塵識心消落，貪瞋癡愛泯滅。所有這身子的痛癢苦樂，飢寒飽暖，榮辱生死，禍福吉凶，毀譽得喪，安危險夷，一概置之度外，這樣纔算放下。一放下，一切放下，永

永放下，叫作萬緣放下。萬緣放下了，妄想自消，分別不起，執著遠離。至此一念不生，自性光明，全體顯露，至是參禪的條件具備了，再用功真參實究，明心見性纔有分。

日來常有禪人來問話，夫法本無法，一落言詮，即非實義。了此一心，本來是佛，直下無事，各各現成，說修說證，都是魔話。達摩東來，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，明明白白指示，大地一切衆生都是佛。直下認得此清淨自性，隨順無染。二六時中，行住坐臥，心都無異，就是現成的佛。不須用心用力，更不要有作有爲，不勞纖毫言說思惟，所以說成佛是最容易的事，最自在的事，而且操之在我，不假外求。大地一切衆生，如果不甘長劫輪轉於四生六道，永沈苦海，而願成佛，常樂我淨。諦信佛祖誠言，放下一切，善惡都莫思量，個個可以立地成佛。諸佛菩薩及歷代祖師，發願度盡一切衆生，不是無憑無據，空發大願，空講大話的。

上來所說，法爾如此。且經佛祖反覆闡明，叮嚀囑咐，真語實語，並無絲毫虛誑。無奈大地一切衆生，從無量劫來，迷淪生死苦海，頭出頭沒，輪轉不已。迷惑顛倒，背覺合塵，猶如精金投入糞坑，不惟不得受用，而且染污不堪。佛以大慈悲，不得已，說出八萬四千法門，俾各色各樣根器不同的衆生，用來對治貪、瞋、癡、愛等八萬四千習

氣毛病。猶如金染上了各種污垢，乃教你用鏟、用刷、用水、用布等來洗刷琢抹一樣。所以佛說的法，門門都是妙法，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，只有當機不當機的問題，不必强分法門的高下。流傳中國最普通的法門爲宗、教、律、淨、密。這五種法門，隨各人的根性和興趣，任行一門都可以。總在一門深入，歷久不變，就可以成就。

宗門主參禪，參禪在「明心見性」，就是要參透自己的本來面目，所謂「明悟自心，澈見本性」。這個法門，自佛拈花起，至達摩祖師傳來東土以後，下手工夫，屢有變遷。在唐宋以前的禪德，多是由一言半句，就悟道了，師徒間的傳授，不過以心印心，並沒有什麼實法。平日參問酬答，也不過隨方解縛，因病與藥而已。宋代以後，人們的根器陋劣了，講了做不到，譬如說：「放下一切」，「善惡莫思」，但總是放不下，不是思善，就是思惡。到了這個時候，祖師們不得已，採取以毒攻毒的辦法，教學人參公案。初是看話頭，甚至於要皷定一個死話頭，教你皷得緊緊，刹那不要放鬆，如老鼠啃棺材相似，皷定一處，不通不止。目的在以一念抵制萬念，這實在是不得已的辦法。如惡毒在身，非開刀療治，難以生效。古人的公案多得很，後來專講看話頭，有的「看拖死屍的是誰？」，有的「看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本來面目？」，晚近諸方多用「看念佛是誰？」這一話頭，其實都是一樣，都很平常，並無奇特。如梟你要說，看

念經的是誰，看持咒的是誰，看拜佛的是誰，看吃飯的是誰，看穿衣的是誰，看走路的是誰，看睡覺的是誰，都是一個樣子◎誰字下的答案，就是心話從心起，心是話之頭◎念從心起，心是念之頭。萬法皆從心生，心是萬法之頭。其實話頭，即是念頭，念之前頭就是心◎直言之，一念未生以前就是話頭◎由此你我知道，看話頭就是觀心。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就是心，看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，就是觀心◎性即是心，「反聞聞自性」即是反觀觀自心◎「圓照清淨覺相」，清淨覺相即是心，照即觀也，心即是佛，念佛即是觀佛，觀佛即是觀心◎所以說「看話頭◎」或者是說「看念佛是誰？」就是觀心，即是觀照自心清淨覺體，即是觀照自性佛◎心即性，即覺，即佛，無有形相方所，了不可得，清淨本然。周徧法界，不出不入，無往無來，就是本來現成的清淨法身佛◎行人都攝六根，從一念始生之處看去◎照顧此一話頭，看到離念的清淨自心，再綿綿密密，恬恬淡淡，寂而照之，直下五蘊皆空，身心俱寂，了無一事◎從此晝夜六時，行住坐臥，如如不動，日久功深，見性成佛，苦厄度盡◎昔高峯祖師云：「學者能看個話頭，如投一片瓦塊在萬丈深潭，直下落底◎若七日不得開悟，當截取老僧頭去◎」同參們，這是過來人的話，是真語實語，不是騙人的誑語啊◎

然而爲什麼現代的人，看話頭的多，而悟道的人没有幾個呢？這個由於現代的人，

根器不及古人，亦由學者對參禪看話頭的理路，多是沒有摸清。有的人東參西訪，南奔北走，結果鬧到老，對一個話頭還沒有弄明白，不知什麼是話頭，如何才算看話頭。一生總是執著言句名相，在話尾上用心。「看念佛是誰」呀！「照顧話頭」呀！看來看去，參來參去，與話頭東西背馳，那裏會悟此本然的無爲大道呢？如何到得這一切不受的王位上去呢？金屑放在眼裏，眼只有瞎，那裏會放大光明呀？可憐啊！可憐啊！好好的兒女，離家學道，志願非凡，結果空勞一場，殊可悲憫。古人云：「寧可千年不悟，不可一日錯路。」修行悟道，易亦難，難亦易。如開電燈一樣，會則彈指之間，大放光明，萬年之黑暗頓除。不會則機壞燈毀，煩惱轉增。有些參禪看話頭的人，著魔發狂，吐血罹病，無明火大，人我見深，不是很顯著的例子嗎？所以用功的人，又要善於調和身心，務須心平氣和，無罣無礙，無我無人，行住坐臥，妙合玄機。參禪這一法，本來無可分別，但做起功夫來，初參有初參的難易，老參有老參的難易。初參的難處在什麼地方呢？身心不純熟，門路找不清，功夫用不上。不是心中著急，就是打盹度日。結果成爲「頭年初參，二年老參，三年不參。」易的地方是什麼呢？只要具足一個信心、長永心和無心。所謂信心者，第一信我此心，本來是佛，與十方三世諸佛衆生無異。第二信釋迦牟尼佛說的法，法法都可以了生死，成佛道。所謂長永心者，就是選定一法，終

生行之，乃至來生又來生，都如此行持◎參禪的總是如此參去，念佛的總是如此念去，持咒的總是如此持去，學教的總是從聞思修行去◎任修何種法門，總以戒爲根本，果能如是做去，將來沒有不成的◎潙山老人說：「若有人能行此法，三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◎」又永嘉老人說：「若將妄語誑眾生，永墮拔舌塵沙劫◎」所謂無心者，就是放下一切，如死人一般，終日隨衆起倒，不再起一點分別執著，成爲一個無心道人◎初發心人，具足了這三心，若是參禪看話頭，就看「念佛是誰」，你自己默念幾聲「阿彌陀佛」，看這念佛的是誰？這一念是從何處起的？當知這一念不是從我口中起的，也不是從我肉身起的。若是從我身或口起的，我若死了，我的身口猶在，何以不能念了呢？當知此一念是從我心起的，即從心念起處，一覷覷定，驀直看去，如貓捕鼠，全副精神集中於此，沒有二念◎但要緩急適度，不可操之太急，發生病障◎行住坐臥，都是如此，日久功深，瓜熟蒂落，因緣時至，觸著碰著，忽然大悟◎此時如人飲水，冷煖自知，直至無疑之地，如十字街頭見親爺，得大安樂◎

老參的難易如何呢？所謂「老參」，是指親近過善知識，用功多年，經過一番煆煉，身心純熟，理路清楚，自在用功，不感辛苦◎老參上座的難處，就是在此◎自在明白當中，停住了，中止化城，不到寶所◎能靜不能動，不能得真實受用，甚至觸境生

情，取捨如故，欣厭宛然，粗細妄想，依然牢固。所用功夫，如冷水泡石頭，不起作用，久之也就疲懈下去，終於不能得果起用。老參上座，知道了這個困難，立即提起本參話頭，抖擻精神，於百尺竿頭，再行邁進，直到高高峯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撒手縱橫去，與佛祖覿體相見，困難安在？不亦易乎？

話頭即是一心。你我此一念心，不在中間內外，亦在中間內外。如虛空的不動而偏一切處。所以話頭不要向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壓。提上則引起掉舉，壓下則落於昏沈，違本心性，皆非中道。大家怕妄想，以降伏妄想爲極難。我告訴諸位，不要怕妄想，亦不要費力去降伏他。你只要認得妄想，不執著他，不隨逐他，也不要排遣他，只不相續，則妄想自離。所謂「妄起即覺，覺即妄離。」若能利用妄想做工夫，看此妄想從何處起？妄想無性，當體立空，即復我本無的心性。自性清淨法身佛，即此現前。究實言之，真妄一體，生佛不二。生死涅槃，菩提煩惱，都是本心本性，不必分別，不必欣厭，不必取捨。此心清淨，本來是佛，不需一法，那裏有許多羅索？——參。

【禪堂開示】

引言（中有複語，因在禪七中開示者◎）

諸位常時來請開示，令我很覺感愧◎諸位天天辛辛苦苦，砍柴鋤地，挑土搬磚，一天忙到晚，也沒打失辦道的念頭◎那種為道的殷重心，實在令人感動◎虛雲慚愧，無道無德，說不上所謂開示，只是拾古人幾句涎唾，來酬諸位之問而已◎

壹．用功的入門方法

用功辦道的方法很多，現在且約略說說：

㈠．辦道的先決條件——深信因果

無論什麼人，尤其想用功辦道的人，先要深信因果。若不信因果，妄作胡為，不要說辦道不成功，三塗少他不了◎佛云：『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◎欲知來世果，今生作者是◎』又說『假使百千劫，所造業不亡◎因緣會遇時，果報還自受◎』楞嚴經說：『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◎』故種善因結善果，種惡因結惡果◎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◎乃必然的道理◎談到因果，我說兩件故事來證明◎

㈠、琉璃王誅釋種的故事◎釋迦佛前，迦毗羅閱城裏有一個捕魚村，村裏有個大

池，那時天旱水涸，池裏的魚類盡給村人取喫◎最後剩下一尾最大的魚，也被烹殺，祗有一個小孩從來沒有喫魚肉，僅那天敲了大魚頭三下來玩耍◎後來釋迦佛住世的時候，波斯匿王很相信佛法，娶釋種女，生下一個太子，叫做琉璃◎琉璃幼時在釋種住的迦毗羅閱城讀書◎一天因爲戲坐佛的座位，被人罵他，把他拋下來，懷恨在心◎及至他做國王，便率大兵攻打迦毗羅閱城，把城裏居民盡數殺戮◎當時佛頭痛了三天，諸大弟子都請佛設法解救他們，佛說定業難轉◎目犍連尊者以神通力，用鉢攝藏釋迦親族五百人在空中，滿以爲把他們救出，那知放下來時，已盡變爲血水◎諸大弟子請問佛，佛便將過去村民喫魚類那段公案說出◎那時大魚，就是現在的琉璃王前身◎他率領的軍隊，就是當日池裏的魚類，現在被殺的羅閱城居民，就是當日喫魚的人，佛本身就是當日的小孩，因爲敲了魚頭三下，所以現在要遭頭痛三天之報，定業難逃◎所以釋族五百人，雖被目犍連尊者救出，也難逃性命◎後來琉璃王生墮地獄，寃寃相報，沒有了期，因果實在可怕◎

◎

二、百丈度野狐的故事。百丈老人有一天上堂，下座後，各人都已散去，獨有一位老人沒有跑，百丈問他做什麼◎他說：『我不是人，實是野狐精◎前生本是這裏的堂頭，因有個學人問我：『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』我說：『不落因果◎』便因此墮落◎做了

五百年野狐精，沒法脫身，請和尙慈悲開示。』百丈說：『你來問我。』那老人便道：『請問和尙，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？』百丈答道：『不昧因果。』那老人言下大悟，即禮謝道：『今承和尙代語，令我超脫狐身。我在後山巖下，祈和尙以亡僧禮送。』第二天，百丈在後山石巖，以杖撥出一頭死狐，便用亡僧禮將他化葬。我們聽了這兩段故事，便確知因果可畏。雖成佛也難免頭痛之報，報應絲毫不爽，定業實在難逃。我們宜時加警惕，愼勿造因。

(二)·嚴持戒律

用功辦道首要持戒。戒是無上菩提之本，因戒纔可以生定，因定纔可以發慧。若不持戒而修行，無有是處。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，告訴我們，不持戒而修三昧者，塵不可出，縱有多智禪定現前，亦落邪魔外道，可知道持戒的重要。持戒的人，龍天擁護，魔外敬畏。破戒的人，鬼言大賊，掃其足跡。從前，在罽賓國近著僧伽藍的地，有條毒龍時常出來爲害地方。有五百位阿羅漢聚在一起，用禪定力去驅逐他，總沒法把他趕跑。後來另有一位僧人，也不入禪定，僅對那毒龍說了一句話：『賢善遠此處去。』那毒龍便遠跑了。衆羅漢問那僧人，什麼神通把毒龍趕跑？他說：『我不以禪定力，直以謹愼於戒，守護輕戒，猶如重禁。』我們想想，五百位羅漢的禪定力，也不及一位嚴守禁戒

的僧人。或云，六祖說：「心平何勞持戒？行直何用參禪？」我請問，你的心已平直沒有？有個月裏嫦娥赤身露體抱著你，你能不動心嗎？有人無理辱罵痛打你，你能不生瞋恨心嗎？你能夠不分別寃親憎愛，人我是非嗎？統統做得到，才好開大口，否則不要說空話。

(三)・堅固信心

想用功辦道，先要一個堅固信心，信爲道源功德母。無論做什麼事，沒有信心，是做不好的。我們要了生脫死，尤其要一個堅固信心。佛說：「大地衆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」又說了種種法門，來對治衆生的心病。我們就當信佛語不虛，信衆生皆可成佛。但我們爲什麼不成佛呢？皆因未有如法下死功夫呀！譬如我們信知黃豆可造豆腐。你不去造他，黃豆不會自己變成豆腐。即使造了，石膏放不如法，豆腐也會造不成。若能如法磨煮去渣，放適量的石膏，決定可成豆腐。辦道亦復如是，不用功固然不可以成佛，用功不如法，佛也是不能成。若能如法修行，不退不悔，決定可以成佛。故我們應當深信自己本來是佛，更應深信依法修行決定成佛。永嘉禪師說：「證實相，無人法，剎那滅卻阿鼻業。若將妄語誑衆生，自招拔舌塵沙劫。」他老人家慈悲，要堅定後人的信心，故發如此弘誓。

(四)·決定行門

信心既具，便要擇定一個法門來修持，切不可朝秦暮楚。不論念佛也好，持咒也好，參禪也好，總要認定一門，驀直幹去，永不退悔。今天不成功，明天一樣幹，今年不成功，明年一樣幹。今世不成功，來世一樣幹。溈山老人所謂：「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。」有等人打不定主意，今天聽那位善知識說念佛好，又念兩天佛。明天，聽某位善知識說參禪好，又參兩天禪。東弄弄，西弄弄，一生弄到死，總弄不出半點名堂，豈不冤哉枉也。

(五)·參禪方法

用功的法門雖多，諸佛祖師皆以參禪爲無上妙門。楞嚴會上，佛敕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以觀音菩薩的耳根圓通爲最第一。我們要反聞聞自性，就是參禪。這裏是禪堂，也應該講參禪這一法。

(六)·坐禪須知

平常日用，皆在道中行。那裏不是道場？本用不著什麼禪堂，也不是坐纔是禪的。所謂禪堂，所謂坐禪，不過爲我等，末世障深慧淺的衆生而設。

坐禪要曉得善調身心。若不善調，小則害病，大則著魔，實在可惜。禪堂的行香坐

香，用意就在調身心，此外調身心的方法還多，今擇要略說。

跏趺坐時，宜順著自然正坐。不可將腰作意挺起，否則火氣上升，過後會眼屎多，口臭氣頂，不思飲食，甚或吐血。又不要縮腰垂頭，否則容易昏沈。

如覺昏沈來時，睜大眼睛，挺一挺腰，輕略移動臀部，昏沈自然消滅。

用功太過急迫，覺心中煩躁時，宜萬緣放下，功夫也放下來，休息約半寸香，漸會舒服，然後再提起用功。否則，日積月累，便會變成性躁易怒，甚或發狂著魔。

坐禪，有些受用時，境界很多，說之不了，但你不要去執著，它便礙不到你。俗所謂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」，雖看見妖魔鬼怪來侵擾你，也不要管他，也不要害怕。就是見釋迦佛來替你摩頂授記，也不要管他，不要生歡喜。楞嚴所謂：「不作聖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聖解，即受羣邪。」

貳・用功下手

(一)・認識賓主

用功怎樣下手呢？楞嚴會上憍陳那尊者說客塵二字，正是我們初心用功下手處。他

說：「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。宿食事畢，俶裝前途，不遑安住。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。如是思惟，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。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。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，諸有塵相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，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。」客塵喻妄想，主空喻自性。常住的主人，本不跟客人或來或往，喻常住的自性，本不隨妄想忽生忽滅。所謂但自無心於萬物，何妨萬物常圍繞？塵質自搖動，本礙不著澄寂的虛空，喻妄想自生滅，本礙不著如如不動的自性。所謂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

此中客字較粗，塵字較細。初心人先認清了「主」和「客」，自不爲妄想遷流。進一步明白了「空」和「塵」，妄想自不能爲礙。所謂識得不爲冤，果能於此諦審領會，用功之道，思過半了。

㈡・話頭與疑情

古代祖師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。如達摩祖師的安心，六祖的惟論見性，只要直下承當便了，沒有看話頭的。到後來的祖師，見人心不古，不能死心塌地，多弄機詐，每每數他人珍寶，作自己家珍。便不得不各立門庭，各出手眼，纔令學人看話頭。

話頭很多，如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？」「父母未生前，如何是我本來面目？」等

等，但以「念佛是誰？」為最普通。

什麼叫話頭，話就是說話，頭就說話之前。如念「阿彌陀佛」是句話，未念之前，就是話頭。所謂話頭，即是一念未生之際，一念纔生，已成話尾。這一念未生之際，叫做不生，不掉舉，不昏沈，不著靜，不落空，叫做不滅。時時刻刻，單單的的一念，迴光返照。這「不生不滅」就叫做看話題，或照顧話頭。

看話頭，先要發疑情，疑情是看話頭的拐杖。何謂疑情？如問念佛的是誰，人人都知道是自己念。但是用口念呢？還是用心念呢？如果用口念，睡著了還有口，為什麼不會念？如果用心念，心又是個什麼樣子？卻沒處捉摸，因此不明白。便在「誰」上發起輕微的疑念，但不要粗，愈細愈好。隨時隨地，單單照顧定這個疑念，像流水般不斷地看去，不生二念。若疑念在，不要動著他，疑念不在，再輕微提起。初用心時，必定靜中比動中較得力些，但切不可生分別心，不要管他得力不得力，不要管他動中或靜中，你一心一意的用你的功好了。

「念佛是誰」四字，最著重在個「誰」字。其餘三字，不過言其大而已。如穿衣吃飯的是誰？屙屎放尿的是誰？打無明的是誰？能知能覺的是誰？不論行住坐臥，「誰」字一舉，便最容易發疑念，不待反覆思量，卜度作意纔有。故誰字話頭，實在是參禪妙

法。但不是將「誰」字或「念佛是誰」四字作佛號念，也不是思量卜度，去找念佛的是誰，叫做疑情。有等將「念佛是誰」四字，念不停口，不如念句阿彌陀佛功德更大。有等胡思亂想，東尋西找，叫做疑情；那知愈想，妄想愈多，等於欲升反墜，不可不知。

初心人所發的疑念很粗。忽斷忽續，忽熟忽生，算不得疑情，僅可叫做想。漸漸狂心收籠了，念頭也有點把得住了，纔叫做參。再漸漸功夫純熟，不疑而自疑，也不覺得坐在什麼處所，也不知道有身心世界，單單疑念現前，不間不斷，這纔叫做疑情。實際說起來，初時那算得用功？僅僅是打妄想。到這時真疑現前，纔是真正用功的時候。這時候是一個大關隘，很容易跑入歧路。這時清清淨淨無限輕安，若稍失覺照，便陷入輕昏狀態。若有個明眼人在旁，一眼便會看出他正在這個境界，一香板打下，馬上滿天雲霧散，很多會因此悟道的。這時清清淨淨，空空洞洞，若疑情沒有了，便是無記。坐枯木巖，或叫「冷水泡石頭」，到這時就要提。提即覺照，覺即不迷，即是慧。照即不亂，即是定。單單的這一念，湛然寂照，如如不動，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如冷火抽煙，一線綿延不斷。用功到這地步，要具金剛眼睛，不再提，提就是頭上安頭。昔有僧問趙州老人道：「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」州曰：「放下來。」僧曰：「一物不將來，放下個什麼？」州曰：「放不下，挑起去。」就是說這時節。此中風光，如人飲

水，冷暖自知，不是言說可能到。到這地步的人，自然明白，未到這地步的人，說也沒用。所謂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不獻詩。」

(三)．照顧話頭與反聞聞自性

或問：「觀音菩薩的反聞聞自性，怎見得是參禪？」我方說照顧話頭，就是教你時時刻刻，單單的的一念，迴光返照。這「不生不滅」（話頭）反聞聞自性，也是教你時時刻刻，單單的的一念，反聞聞自性。「迴」就是反，「不生不滅」就是自性。「聞」和「照」雖順流時循聲逐色，聽不越於聲，見不超於色，分別顯然。但逆流時反觀自性，不去循聲逐色，則原是一精明，「聞」和「照」沒有兩樣。我們要知道，所謂照顧話頭，所謂反聞自性，絕對不是用眼睛來看，也不是用耳朵來聽。若用眼睛來看，或耳朵來聽，便是循聲逐色，被物所轉，叫做順流。若單單的的一念在「不生不滅」中，不去循聲逐色，就叫做逆流，叫做照顧話頭，也叫做反聞自性。

(四)．生死心切與發長遠心

參禪最要生死心切，和發長遠心。若生死心不切，則疑情不發，功夫做不上。若沒有長遠心，則一曝十寒，功夫不成片。只要有個長遠切心，真疑便發，真疑發時，塵勞煩惱不息而自息。時節一到，自然水到渠成。

我說個親眼看見的故事，給你們聽前清庚子年間，八國聯軍入京，我那時跟光緒帝、慈禧太后們一起走。中間有一段，徒步向陝西方面跑，每日跑幾十里路，幾天沒有飯喫路上有一個老百姓，進貢了一點蕃薯藤給光緒帝。他喫了還問那人是什麼東西？這麼好喫你想皇帝平日好大的架子，多大的威風，那曾跑過幾步路，那曾餓過半頓肚子？那曾喫過蕃薯藤？到那時架子也不擺了，威風也不逞了，路也跑得了，肚子也餓得了，菜根也喫得了為什麼他這樣放得下？因為聯軍想要他的命，他一心想逃命呀可是後來議好和，御駕回京，架子又擺起來了，威風又逞起來了，路又跑不得了，肚子餓不得了，稍不高興的東西，也喫不下咽了為甚他那時又放不下了？因為聯軍已不要他的命，他已沒有逃命的心了假使他時常將逃命時的心腸來辦道，還有什麼不了？可惜沒個長遠心，遇著順境，故態復萌

諸位同參呀，無常殺鬼，正時刻要我們的命，他永不肯同我們「議和」的呀快發個長遠切心，來了生脫死吧高峯妙祖說：「參禪若要剋日成功，如墮千丈井底相似從朝至暮，從暮至朝，千思想，萬思想，單單是箇求出之心，究竟決無二念誠能如是施功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或七日，若不徹去，高峯今日犯大妄語，永墮拔舌泥犁」他老人家也一樣大悲心切，恐怕我們發不起長遠切心，故發這麼重誓來向我們保證

叁．用功兩種難易

用功人有兩種難易◎㈠初用心的難易◎㈡老用心的難易◎

㈠．初用心的難易

⑴初用心難——偷心不死

初用心的通病，就是妄想習氣，放不下來◎無明、貢高、嫉妒、障礙、貪、嗔、癡、愛、懶做好喫、是非人我，漲滿一大肚皮，那能與道相應？或有些是個公子哥兒出身，習氣不忘，一些委屈也受不得，半點苦頭也喫不得，那能用功辦道？他沒有想想本師釋迦牟尼佛，是個什麼人出家的？或有些識得幾個文字，便尋章摘句，將古人的言句作解會，還自以爲了不起，生大我慢◎遇著一場大病，便叫苦連天，或臘月三十到來，便手忙腳亂，生平知解，一點用不著，纔悔之不及◎

有點道心的人，又摸不著一個下手處◎或有害怕妄想，除又除不了，終日煩煩惱惱，自怨業障深重，因此退失道心◎或有要和妄想拚命，憤憤然提拳鼓氣，挺胸睜眼，像煞有介事，要與妄想決一死戰，那知妄想卻拚不了，倒弄得吐血發狂◎或有怕落空，

那知早已生出「鬼」，空也空不掉，悟又悟不來。或有將心求悟，那知求悟道，想成佛，都是個大妄想。砂非飯本，求到驢年，也決定不得悟。或有碰到一兩枝靜香的，便生歡喜，那僅是盲眼烏龜鑽木孔，偶然碰著，不是實在功夫，歡喜魔早已附心了。或有靜中覺得清清淨淨很好過，動中又不行，因此避喧向寂，早做了動靜兩魔王的眷屬。諸如此類，很多很多，初用功，摸不到路頭實在難。有覺無照，則散亂不能「落堂」。有照無覺，又坐在死水裏浸殺。

(2.) 初用心的易——放下來單提一念

用功雖說難，但摸到頭路又很易。什麼是初用心的易呢？沒有什麼巧，放下來便是。放下個什麼？便是放下一切無明煩惱。怎樣纔可放下呢？我們也送過往生的。你試罵那死屍幾句，他也不動氣，打他幾棒，他也不還手。平日好打無明的，也不打了；平日好名好利的，也不要了；平日諸多習染的，也沒有了。什麼也不分別了，什麼也放下了。諸位同參呀，我們這個軀殼子，一口氣不來，就是一具死屍。我們所以放不下，只因將它看重，方生出人我是非，愛憎取捨。若認定這個軀殼子是具死屍，不去寶貴它，根本不把牠看作是我，還有什麼放不下？只要放得下，二六時中，不論行住坐臥，動靜閒忙，通身內外只是一個疑念，平平和和，不斷的疑下去，不雜絲毫異念。一句話頭，

如倚天長劍，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不怕什麼妄想◎有什麼打得你閒岔？那個去分動分靜？那個去著有著空？如果怕妄想，又加一重妄想，覺清淨，早已不是清淨◎怕落空，已經墮在有中，想成佛，早已入了魔道◎所謂運水搬柴，無非妙道，鋤田種地，總是禪機◎不是一天盤起腿子打坐，纔算用功辦道的◎

(二)・老用心的難易

(1)老用心的難——百尺竿頭不能進步

什麼是老用心的難呢？老用心用到真疑現前的時候，有覺有照，仍屬生死，無覺無照，又落空亡◎到這境地實在難，很多到此灑不脫，立在百尺竿頭，沒法進步的◎有等因爲到了這境地，定中發點慧，領略古人幾則公案，便放下疑情，自以爲大徹大悟，吟詩作偈，瞬目揚眉，稱善知識，殊不知已爲魔眷◎又有等，錯會了達摩老人的「外息諸緣，內心無喘，心如牆壁，可以入道◎」和六祖的「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」的意義，便以坐在枯木巖爲極則◎這種人以化城爲寶所，認異地作家鄉，婆子燒庵，就是罵此等死漢◎

(2)老用心的易——綿密做去

什麼是老用心的易呢？到這時只要不自滿，不中輟，綿綿密密做去◎綿密中更綿

密，微細中更微細，時節一到，桶底自然打脫。如或不然，找善知識，抽釘拔楔去。

寒山大士頌云：「高高山頂上，四顧極無邊。靜坐無人識，孤月照寒泉，泉中且無月，月是在青天。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禪。」首二句，就是說獨露真常，不屬一切，盡大地光皎皎地，無絲毫障礙。次四句，是說真如妙體，凡夫固不能識，三世諸佛也找不到我的處所，故曰無人識。孤月照寒泉三句，是他老人家方便譬如這個境界。最後兩句，怕人認指作月，故特別提醒我們，凡此言說，都不是禪呀！

肆・結論

就是我方纔說了一大堆，也是扯葛藤，打閒岔，凡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古德接人，非棒則喝，那有這樣羅索？不過今非昔比，不得不強作標月之指。諸位同參呀！究竟指是誰？月是誰？參！

【參禪警語】

心即是佛，佛即是覺。此一覺性，生佛平等，無有差別。空寂而了無一物，不受一法，無可修證。靈明而具足萬德，妙用恆沙，不假修證。只因衆生迷淪生死，經歷長劫，貪嗔癡愛，妄想執著，染污已深，不得已，而說修說證。所謂修者，古人謂爲不祥之物，不得已而用焉。

此次打七，已經三個半七，還有三個半七。下三個半七，身心較爲純熟，用功當比前容易。諸位不可錯過因緣，務要在下三個半七內，弄個水落石出，發明心地，纔不辜負這個難得的機緣。

這二十多天來，諸位一天到晚，起早睡遲，努力用功，結果出不了四種境界。一者，路頭還有搞不清的。話頭看不上，糊糊塗塗，隨衆打盹，不是妄想紛飛，就是昏沈搖擺。二者，話頭看得上，有了點把握，但是死死握著一片敲門瓦子，念著「念佛是誰」這個話頭，成了念話頭。以爲如此，可以起疑情，得開悟。殊不知，這是在話尾上用心，乃是生滅法，終不能到一念無生之地。暫用尚可，若執以爲究竟實法，何有悟道之期？晚近禪宗之所以不出人了，多緣誤於在話尾上用心。三者，有的會看話頭，能照顧現前一念無生，或知念佛是心。即從此一念起處，驀直看到無念心相，逐漸過了寂靜，粗妄既息，得到輕安，就有了種種境界出現：有的不知身子坐在何處了，有的覺得

身子輕飄飄的上騰了，有的見到可愛的人物，而生歡喜心的，有的見到可怕的境界，而生恐怖心的，有的起淫慾心的，種種不一◎要知這都是魔，著即成病◎四者，有的業障較輕的，理路明白，用功恰當，已走上了正軌的。清清爽爽，妄想若歇，身心自在，沒有什麼境界。到此地步，正好振起精神，用功向前，惟須注意枯木巖前岔路多◎有的是在此昏沈而停住了，有的是得了點慧解，作詩作文，自以爲足，起貢高我慢◎

以上四種境界都是病，我今與你們以對治之藥◎第一、如話頭未看上，妄想昏沈多的人，你還是看「念佛是誰」這個誰字，待看到妄想昏沈少，誰字不能忘了時，就看這一念起處◎待一念不起時，即是無生，能看到一念無生，是名真看話頭◎第二、關於執著「念佛是誰」，在話尾上用心，以生滅法爲是的人，也可照上述的意思，即向念起處，看到一念無生去◎第三、關於觀無念已得寂靜輕安，而遇到任何境界的人，你只照顧本參話頭，一念不生，佛來佛斬，魔來魔斬，一概不理他，自然無事，不落羣邪◎第四、關於妄念已歇，清清爽爽，身心自在的人，應如古人所說：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◎」由一向至極處邁進，直至高高山頂立，深深海底行，再撒手縱橫去◎

以上所說，都是對末法時期的鈍根人說的方法◎其實宗門上上一乘，本師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拈花之旨，教外別傳，歷代祖師，惟傳一心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◎不落

階級，不假修證，一言半句即了。無一法可得，無一法可修，當下就是，不起妄緣，即如如佛，那裏有許多閒話呢！

【修與不修】

講修行，講不修行，都是一句空話。你我透徹了自己這一段心光，當下了無其事，還說什麼修與不修？試看本師釋迦牟尼佛的表顯，出家訪道，苦行六年證道，夜覩明星，歎曰：『奇哉！奇哉！大地眾生，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祇因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。若離妄想，則清淨智、自然智、無師智，自然現前。』以後說法四十九年，而曰：「未說著一字。」自後歷代祖師，一脈相承，皆認定「心佛眾生，三無差別」，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橫說豎說，或棒或喝，都是斷除學者的妄想分別，要他直下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」，不假一點方便葛藤，說修說證。佛祖的意旨，我們也就皎然明白了。

你我現前這一念心，本來清淨，本自具足，周徧圓滿，妙用恆沙，與三世諸佛無異。但不思量善惡，與麼去，就可立地成佛，坐致天下太平。如此有甚麼行可修？講修行豈不是句空話嗎？但你我現前這一念心，向外馳求，妄想執著，不能脫離。自無始以

來，輪轉生死，無明煩惱，愈染愈厚。初不知自心是佛，即知了，亦不肯承當，作不得主，沒有壯士斷腕的勇氣，長在妄想執著中過日子。上焉者，終日作模作樣，求禪求道，不能離於有心。下焉者，貪嗔癡愛，牢不可破，背道而馳。這兩種人，生死輪轉，沒有已時，講不修行，豈不又是空話？

所以，大丈夫，直截了當，深知古往今來，事事物物，都是夢幻泡影，無有自性。人法頓空，萬緣俱息，一念萬年，直至無生。旁人看他穿衣喫飯，行住坐臥，一如常人。殊不知，他安坐自己清淨太平家裏，享受無盡藏寶。無心無爲，自由自在，動靜如如，冷暖祇他自己知道。不惟三界六道的人天神鬼窺他不破，就是諸佛菩薩也奈他不何，這樣還說個甚麼修行與不修行呢？其次的人，就要發起志向，痛念生死，發慚愧心，起精進行，訪道力參，常求善知識，指示途徑，勘辨邪正。『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』『江漢以濯之，秋陽以曝之』，漸臻於精純皎潔，這就不能說不修行了。

上來說的，不免遷上就下，仍屬一些葛藤。明眼人看來，要認爲『拖泥帶水』，然祖庭秋晚，去聖日遙，爲應羣機，不得已而如此羅索。究實論之，講修行，講不修行，確是空話。直下無事，本無一物，那容開口，菩薩呀！會嗎？

【師公老和尚的開示】

靈源

民國三十六年冬，禪七中，我上方丈請開示。師公問我：『你用什麼工夫？』我說：『亦念佛，亦參禪，禪淨雙修。』問：『你既念佛，如何能參禪呢？』我說：『我念佛時，意中含有是誰念佛的疑情，雖在念佛，亦即是參禪也。』問：『有妄想也無？』答：『正念提起時，妄念亦常常在後面跟著發生。正念放下時，妄念也無，清淨自在。』師公說：『此清淨自在，是懶惰懈怠，冷水泡石頭，修上一千年，都是空過。必定要提起正念，勇猛參究，看出念佛的究竟是誰，纔能破參。你須精進的用功纔是。』問：『聞說師公在終南山入定十八天，是有心入呢，無心入呢？』答：『有心入定，必不能定。無心入定，如泥木偶像。制心一處，無事不辦。』問：『我要學師公入定，請師公傳授。』答：『非看話頭不可。』問：『如何叫話頭呢？』答：『『話』即是妄想，自己與自己說話。在妄想未起處，觀照著，看如何是本來面目，名看話頭。妄想已起之時，仍舊提起正念，則邪念自滅。若隨著妄想轉，打坐無益。若提起正念，正念

不懇切，話頭無力，妄念必起。故用功夫須勇猛精進，如喪考妣。古德云：『學道猶如守禁城，緊把城頭守一場，不受一翻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？』（這幾句話，每次打七師公都要說的）若無妄想，亦無話頭，空心靜坐，冷水泡石頭，坐到無量劫亦無益處。參禪不參則已，既決心參，就要勇猛精進。如一人與萬人敵，直前毋退，放鬆不得。念佛亦是如此，持咒亦是如此，生死心切，一天緊似一天，功夫便有進步。

【乙未年—民國四十四年—閏三月十一日至七月十七日在江西雲居山開示】

閏三月十一日

釋迦如來說法四十九年，談經三百餘會，歸攝在三藏十二部中。三藏者，經藏、律藏、論藏是也。三藏所詮，不外戒定慧三學。經詮定學，律詮戒學，論詮慧學。再約而言之，則因果二字，全把佛所說法包括無餘了。因果二字，是一切聖凡，世間出世間，

都逃不了的◎因，是因緣；果，是果報◎譬如種穀，以一粒穀子爲因，以日光風雨爲緣，結實收穫爲果。若無因緣，決無結果也◎一切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，其要在於明因識果◎明者，瞭解義。識者，明白義◎凡夫畏果，菩薩畏因◎凡夫只怕惡果，不知惡果起於惡因，平常任意胡爲，以圖一時快樂，不知樂是苦因◎菩薩則不然，平常一舉一動，謹身護持，戒慎於初，既無惡因，何來惡果？縱有惡果，都是久遠前因，既屬前因種下，則後果難逃；故感果之時，安然順受，毫無畏縮，這就叫明因識果◎例如古人安世高法師，累世修持，首一世爲安息國太子，捨離五欲，出家修道，得宿命通，知前世欠人命債，其債主在中國，於是航海而來，到達洛陽，行至曠野無人之境，忽覿面來一少年，身佩鋼刀，遠見法師，即怒氣沖沖，近前未發一言，即拔刀殺之◎法師死後，靈魂仍至安息國投胎，又爲太子；迨年長，又發心出家，依然有宿命通，知今世尚有命債未還，債主亦在洛陽，於是重來，至前生殺彼身命者家中借宿◎飯罷，問主人曰：『汝認識我否？』答曰：『不識！』又告曰：『我即為汝於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曠野中所殺之僧是也！』主人大驚，念此事無第三者能知，此僧必是鬼魂來索命，遂欲逃遁◎僧曰：『勿懼，我非鬼也！』即告以故◎謂：『我明日當被人打死，償夙生命債，故特來相求，請汝明日為我作證！傳我遺囑，說是我應還他命債，請官不必治誤殺者之罪◎』說

畢，各自安睡。次日，同至街坊，僧前行，見僧之前，有一鄉人挑柴。正行之間，前頭之柴忽然墮地，後頭之柴亦即墜下，扁擔向後打來，適中僧之腦袋，立即斃命。鄉人被擒送官，訊後，擬定罪。主人見此事與僧昨夜所說相符，遂將該僧遺言向官陳述。官聞言，相信因果不昧，遂赦鄉人誤殺之罪。其僧靈魂復至安息國，第三世又投胎爲太子，再出家修行，即世高法師也。因此可知雖是聖賢，因果不昧；曾種惡因，必感惡果。若明此義，則日常生活逢順逢逆，苦樂悲歡，一切境界，都有前因，不在境上妄生憎愛，自然能放得下。一心在道，什麼無明貢高習氣毛病，都無障礙，自易入道了。

閏三月十二日

古人爲生死大事，尋師訪友，不憚登山涉水，勞碌奔波。吾人從無始來，被妄想遮蓋，塵勞縛著，迷失本來面目。譬喻鏡子，本來有光明，可以照天照地，但被塵垢污染埋沒了，就不見光明；今想恢復原有光明，只要用一番洗刷磨刮工夫，其本有光明，自會顯露出來。吾人心性亦復如是，上與諸佛無二無別，無欠無餘，何以諸佛早已成佛，而你我現在還是生死苦海裏的凡夫呢？只因我們這心性，被妄想煩惱種種習氣毛病所埋沒，這心性雖然與佛無異，也不得受用。今你我既已出家，同爲佛子，要想明心見性，

返本還原的話，非下一番苦工夫不可◎古人千辛萬苦，參訪善知識，即爲要明己躬下事，現在已是末法，去聖時遙，佛法生疏，人多懈怠，所以生死不了◎今既知自心與佛相同，就應該發長遠心、堅固心、勇猛心、慚愧心，二六時中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朝如斯，夕如斯，努力辦道，不要錯過時光！

閏三月十三日

古人說：「若論成道本來易，欲除妄想真個難◎」道者，理也；理者，心也；心佛衆生，三無差別，人人本具，個個現成，在聖不增，在凡不減，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，一切世出世間，若凡若聖，本來是空，何生死之有呢？故曰：成道本來易◎此心體雖然妙明，但被重重妄想所蓋覆，光明無由顯現，而欲除此妄想就不容易了◎妄想有二種：一者輕妄；二者粗妄；又有有漏妄想與無漏妄想之分◎有漏者，感人天苦樂果報；無漏者，可成佛作祖，了生脫死，超出三界◎粗妄想感地獄、餓鬼、畜生三塗苦果；輕妄想就是營作種種善事，如念佛、參禪、誦經、持咒、禮拜、戒殺、放生等等，粗妄想與十惡業相應，意起貪、瞋、癡，口作妄言、綺語、惡口、兩舌，身行殺、盜、淫，這是身口意所造十惡業，其中輕重程度，猶有分別◎即上品十惡墮地獄，中品十惡墮餓

鬼，下品十惡墮畜生。總而言之，不論輕妄粗妄，皆是吾人現前一念，而十法界都是這一念造成的，所謂一切唯心造也。若就本分來講，吾人本地風光，原屬一絲不掛，纖塵不染的。粗妄固不必言，即或稍有輕妄，亦是生死命根未斷。現在既說除妄想，就要借重一句話頭或一聲佛號，作爲敲門瓦子，以輕妄制伏粗妄，以毒攻毒，先將粗妄降伏，僅餘輕妄，亦能與道相應，久久磨練，功純行極，最後輕妄亦不可得了。我們個個人都知道妄想不好，要想斷妄想，但又明知故犯，仍然打妄想，跟習氣流轉，遇著逆境，還是打無明，甚至好吃懶做，求名貪利，思淫欲等等妄想都打起來了。既明知妄想不好，卻又放他不下，是什麼理由呢？因爲無始劫來，習氣薰染濃厚，遂成習慣，如狗子喜歡吃糞相似；你雖給他好飲食，牠聞到糞味仍然要吃糞的，這是習慣成性也。古來有一則公案，說明古人怎樣直截斷除妄想的。大梅山法常禪師，初參馬祖。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曰：「即心是佛！」師大悟。遂往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茅住靜。祖聞師住山，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？師曰：「大師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向這裏住！」僧曰：「大師近日佛法又別。」師曰：「作麼生？」曰：「又道非心非佛！」師曰：「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只管即心是佛！」其僧回舉似馬祖。祖曰：「梅子熟也！」古來祖師作爲，如何直截了當，無非都是教人斷除妄想。現在你

◎我出家，行腳參學，都是因爲生死未了，就要生大慚愧，發大勇猛心，不隨妄想習氣境界轉◎「假使熱鐵輪，於我頂上旋，終不以此苦，退失菩提心◎」菩提即覺，覺即是道，道即妙心，當知此心本來具足圓滿，無稍欠缺，今須向自性中求，要自己肯發心◎如自己不發心，就是釋迦如來再出世，恐怕也不奈你何◎在二六時中，莫分行、住、坐、臥、動靜，一相本自如如，妄想不生，何患生死不了？若不如此，總是忙忙碌碌，從朝至暮，從生到死，空過光陰，雖說修行一世，終是勞而無功，臘月三十日到來，臨渴掘井，措手不及，悔之晚矣◎我說的雖是陳言，但望大家各自用心體會這陳言罷◎

閏三月十四日

◎楞嚴經云：「若能轉物，即同如來！」謂一切聖賢，能轉萬物，不被萬物所轉，隨心自在，處處真如◎我輩凡夫，因爲妄想所障，所以被萬物所轉，好似牆頭上的草，東風吹來向西倒，西風吹來向東倒，自己不能作得主◎有些人終日悠悠忽忽，疏散放逸，心不在道，雖做工夫，也是時有時無，斷斷續續，常在喜怒哀樂是非煩惱中打圈子。眼見色，耳聞聲，鼻齅香，舌嘗味，身覺觸，意知法，六根對六塵，沒有覺照，隨他青黃赤白，老少男女，亂轉念頭，對合意的，則生歡喜貪愛心，對逆意的，則生煩惱憎惡

心，心裏常起妄想◎其輕妄想，還可以用來辦道做好事，至若粗妄想，則有種種不正邪念，滿肚穢濁，烏七八糟，這就不堪言說了◎白雲端禪師有頌曰：「若能轉物即如來，春暖山花處處開，自有一雙窮相手，不曾容易舞三臺！」又金剛經云：「應如是降伏其心！」儒家亦有「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」的說法。儒家發奮，尚能如此不被物轉，我們佛子，怎好不痛念生死，如救頭燃呢◎應須放下身心，精進求道，於動用中磨練考驗自己，漸至此心不隨物轉，則工夫就有把握了◎做工夫不一定在靜中，能在動中不動，纔是真實工夫◎明朝初年，湖南潭州有一黃鐵匠，以打鐵爲生，人皆呼爲黃打鐵，那時正是朱洪武興兵作戰的時候，需要很多兵器◎黃打鐵奉命趕製兵器，日夜不休息◎有一天，某僧經過他家，從之乞食，黃施飯，僧吃畢◎謂曰：「今承布施，無以為報，有一言相贈！」黃請說之◎僧曰：「你何不修行呢？」黃曰：「修行雖是好事，無奈我終日忙忙碌碌，怎能修呢？」僧曰：「有一念佛法門，雖在忙碌中還是一樣修，你能打一鎚鐵，念一聲佛；抽一下風箱，也念一聲佛；長期如此，專念南無阿彌陀佛，他日命終，必生西方極樂世界◎」黃打鐵遂依僧教，一面打鐵，一面念佛，終日打鐵，終日念佛，不覺疲勞，反覺輕安自在◎日久功深，漸有悟入，後將命終，預知時至，遍向親友辭別，自言往生西方去也◎到時把家務交代了，沐

浴更衣，在鐵爐邊打鐵數下，即說偈曰：「叮叮噹噹，久鍊成鋼，太平將近，我往西方。」泊然化去，當時異香滿室，天樂鳴空，遠近聞見，無不感化。我們現在也是整天忙個不休息，若能學黃打鐵一樣，在動用中努力，又何怕生死之不了呢。我以前在雲南雞足山，剃度具行出家的事，說給大家聽聽。具行未出家時，吸煙喝酒，嗜好很多，一家八口，都在祝聖寺當小工，後來全家出家，他的嗜好全都斷除了，雖然不識一字，但很用工課誦，普門品等不數年全能背誦，終日種菜不休息，夜裏拜佛拜經，不貪睡眠。在大衆會下，別人歡喜他，他不理會；厭惡他，他也不理會。常替人縫衣服，縫一針，念一句南無觀世音菩薩，針針不空過。後朝四大名山，閱八年，再回雲南，是時我正在興建雲棲寺，他還是行苦行，常住大小事都肯幹，什麼苦都願意吃，大衆都歡喜他。臨命終時，將衣服什物變賣了，打齋供衆，然後向大衆告辭，一切料理好了，在四月時收了油菜子，他將幾把禾稈，於雲南省雲棲下院勝因寺後園，自焚化去。及被人發覺，他已往生去了。其身上衣服鈎環，雖皆成灰，還如平常一樣沒有掉落，端坐火灰中，仍然手執木魚引磬，見者都歡喜羨歎，他每天忙個不休息，並沒有忘記修行，所以生死去來，這樣自由，動用中修行比靜中修行，還易得力。

閏三月二十一日

古人修行，道德高上，感動天龍鬼神，自然擁護；因爲道德，是世上最尊貴的，所以說「道高龍虎伏，德重鬼神欽。」鬼神和人，各有各的法界，各有所尊，何以諸天鬼神會尊敬人法界呢？本來靈明妙性，不分彼此，同歸一體的。因爲無明不覺，昧了真源，則有四聖六凡十法界之分；如果要從迷到悟，返本還原，則各法界的覺悟程度，亦各不相同。人法界中，有覺有不覺，知見有邪有正，諸天鬼神皆然。人法界在六凡中，超過其他五法界，因爲六欲天耽愛女色，忘記修行，四禪天單耽禪味，忘其明悟真心之路，四空天則落偏空，忘正知見，修羅耽瞋，地獄鬼畜苦不堪言，皆無正念，那能修行！人道苦樂不等，但比他界則易覺悟，能明心見性，超凡入聖，諸天鬼神雖有神通，都專重有道德的人；其神通福報大小不同，皆慕正道。元珪禪師在中嶽龐塢住茅庵，曾爲嶽神受戒。如景德傳燈錄所載：一日有異人者，峩冠衿褶而至，從者極多，輕步舒徐，稱謁大師。師睹其形貌，奇偉非常，乃諭之曰：「善來仁者！胡為而至？」彼曰：「師寧識我耶？」師曰：「吾觀佛與衆生等，吾一目之，豈分別耶！」彼曰：「我，此嶽神也。能生死於人，師安得一目我哉？」師曰：「吾本不生，汝焉能死？吾視身與空

等，視吾與汝等，汝能壞空與汝乎？苟能壞空及壞汝，吾則不生不滅也◎汝尚不能如是，又焉能生死吾耶？」神稽首曰：「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，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！願授以正戒，令我度世◎」師曰：「汝既乞戒，即得戒也◎所以者何？戒外無戒，又何戒哉！」神曰：「此理也，我聞茫昧，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◎」師即張座秉爐，正几曰：「付汝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應曰能◎不能，即曰否！」神曰：「謹受教！」師曰：「汝能不淫乎？」曰：「亦娶也！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無羅欲也！」曰：「能◎」師曰：「汝能不盜乎？」曰：「何乏我也，焉有盜取哉！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饗而福淫，不供而禍善也！」曰：「能◎」師曰：「汝能不殺乎？」曰：「實司其柄，焉曰不殺？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有濫誤疑混也！」曰：「能◎」師曰：「汝能不妄乎？」曰：「我正直，焉能有妄乎？」師曰：「非謂此也，謂先後不合天心也！」曰：「能◎」師曰：「汝能不遭酒敗乎？」曰：「能◎」師曰：「如上是謂佛戒也！」又言：「以有心奉持，而無心物執，以有心為物，而無心想身，能如是，則先天地生不為精，後天地死不為老，終日變化而不為動，畢盡寂默而不為休◎悟此，則雖娶非妻也，雖饗非取也，雖柄非權也，雖作非故也，雖醉非惛也◎若能無心於萬物，則羅欲不為淫，福淫禍善不為盜，濫誤疑混不為殺，先後違天不為妄，惛妄顛倒不為醉，是謂無心

也。無心則無戒，無戒則無心，無佛無眾生，無汝及無我，無汝孰為戒哉？」神曰：「我神通亞佛！」師曰：「汝神通十句，五能五不能；佛則十句，七能三不能。」神悚然避席跪啓曰：「可得聞乎？」師曰：「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師曰：「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師曰：「是謂五不能也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，而不能滅定業；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，而不能化導無緣；佛能度無量有情，而不能盡眾生界；是謂三不能也。定業亦不牢久，無緣亦謂一期，眾生界本無增減，且無一人能主有法。有法無主，是謂無法，無法無主，是謂無心；如我解佛，亦無神通也；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！」神曰：「我誠淺昧，未聞空義；師所授戒，我當奉行，今願報慈德，效我所能！」師曰：「吾觀身無物，觀法無常，塊然更有何欲？」神曰：「師必命我為世間事，展我小神功，使已發心、初發心、未發心、不信心、必信心五等人，自我神蹤知有佛、有神、有能、有不能、有自然、有非自然者。」師曰：「無為是！無為是！」神曰：「佛亦使神護法，師寧隳叛佛耶！願隨意垂誨。」師不得已而言曰：「東巖寺之障，莽然無樹，北岫有之，而背非屏擁，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？」神曰：「已聞命矣。然昏夜間，必有喧動，願師無駭！」即作禮辭去，師門送而且觀之。見儀衛逶迤，如王者之狀。嵐靄煙霞，紛綸間錯，幢旛環珮，

凌空隱沒焉。其夕果有暴風吼雷，奔雲震電，棟宇搖蕩，宿鳥聲喧。師謂眾曰：「無怖！無怖！神與我契矣。」詰旦和霽，則北巖松栝，盡移東嶺，森然行植。師謂其徒曰：「吾歿後無令外知，若為口實，人將妖我。」觀此，嶽神雖有神通，還不及有道德的人。這就是德重鬼神欽，沒有道德的人，要被鬼神管轄，受其禍害。要得道德，就要明心見性，自然會感動鬼神了。古來禪師大德，驚天動地，白鹿啣花，青猿獻果，天魔外道，諸仙鬼神，都來歸依。如真祖師歸依觀音，財神歸依普賢，洞賓仙師歸依黃龍，王靈官歸依地藏，文昌歸依釋迦牟尼佛等等，所以宋朝仁宗皇帝的讚僧賦說：「夫世間最貴者，莫如捨俗出家。若得為僧，便受人天供養，作如來之弟子，為先聖之宗親，出入於金門之下，行藏於寶殿之中，白鹿啣花，青猿獻果，春聽鶯啼鳥語，妙樂天機；夏聞蟬噪高林，豈知炎熱；秋睹清風明月，星燦光耀；冬觀雪嶺山川，蒲團暖坐。任他波濤浪起，振錫杖以騰空；假饒十大魔軍，聞名而歸正道；板響雲堂赴供，鐘鳴上殿諷經，般般如意，種種現成，生存為人天之師，末後定歸於聖果矣。偈曰：「空王佛弟子，如來親眷屬，身穿百衲衣，口吃千鍾粟，夜坐無畏床，朝睹彌陀佛，朕若得如此，千足與萬足。」」這篇讚文，我們要拿他來比照一下，看那一點與我們相應，那一點我們還做不到？如果每句話都與我相符，就能受鬼神尊重；假如「波濤浪起」，而不能「振錫杖

以騰空」，無明一起，就鬧到天翻地覆，那就慚愧極了◎「十大魔軍」，就在般般不如意，種種不現成處，能降伏他，則五嶽鬼神，天龍八部，都尊敬你了◎

閏三月二十四日

這幾天有幾位同參道友，發心要把我說的話紀錄下來，我看這是無益之事◎佛的經典，祖的語錄，其數無量，都没有人去看；把我這東扯西拉的話，流傳出去，有什麼用呢◎佛教傳入中國至今，流傳經律論和註疏語錄等典章爲數不少，最早集成全藏，始於宋太祖開寶四年，命張從信往四川雇工開雕，至太宗太平興國八年，凡歷十三年而告成◎號爲蜀版，世稱爲北宋本，最爲精工，惜久已散佚◎此後宋朝續刻大藏經四次，最末一次，係理宗紹定四年，於磧砂之延聖院開雕藏經，至元季方告成，世稱爲磧砂版，此藏見者尤少，惟陝西西安開元、臥龍兩寺猶存孤本，尚稱完璧◎於是朱慶瀾等發起影印，並於民國二十一年，在上海組織影印宋版藏經會，籌劃款項，積極進行◎先派人赴陝西點查册數，計共六千三百十卷，所殘缺者僅一百餘卷◎以北京松坡圖書館所貯之宋思溪藏殘本補之，不足又託我將鼓山湧泉寺磧砂藏經、大般若經、涅槃經、和寶積經補足之，於是這湮没數百年之瑰寶，遂又流通於全國矣◎但本子和帳簿一樣，翻閱不便，

這是缺點。明代紫柏老人，發起刻方册佛經，嘉興版方册經書流通後，閱者稱便。最近杭州錢寬慧、秦寬福兩人，看見僧人賣經書給老百姓做紙用，他們便發心，遇到這些經書就盡力購買，寄來雲居。我山現有磧砂藏、頻伽藏和這些方册經書，已經足夠翻閱的了。本來一法通時法法通，不在乎多看經典的。看藏經，三年可以看完全藏，就種下了善根佛種。這樣看藏經，是走馬看花的看，若要有真實受用，就要讀到爛熟，讀到過背。以我的愚見，最好能專讀一部楞嚴經，只要熟讀正文，不必看註解，讀到能背，便能以前文解後文，以後文解前文，此經由凡夫直到成佛，由無情到有情，山河大地，四聖六凡，修證迷悟，理事因果戒律，都詳詳細細的說盡了。所以熟讀楞嚴經很有利益。

凡當參學，要有三樣好：第一要有一對好眼睛，第二要有一雙好耳朵，第三要有一副好肚皮。好眼睛就是金剛正眼，凡見一切事物，能分是非，辨邪正，識好歹，別聖凡；好耳朵就是順風耳，什麼話一聽到都知道他裏面說的什麼門堂；好肚皮就是和彌勒菩薩的布袋一樣，一切好好醜醜所見所聞的，全都裝進袋裏，遇緣應機，化生辦事，就把所見所聞的從袋裏拿出來，作比較研究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，就有所根據了。你我要大肚能容撐不破，大布袋裝滿東西，不是準備拿來作吹牛皮用的，不要不會裝會，猖狂胡說。昨夜舉溈山老人的話：「出言須涉於典章，談論乃旁於稽古。」所以

典章不可不看，看典章會有受用◎我胡言亂語，拿不出半句好話來，少時雖愛看典章，拿出來只供空談，實在慚愧◎世上流傳的西遊記、目蓮傳，都是清濁不分，是非顛倒，真的成假，假的成真◎目蓮傳說目蓮尊者，又扯到地藏經去，把地藏變成目蓮等等，都是胡說◎玄奘法師有大唐西域記，內容所說，都是真實話◎惟世間流傳的小說西遊記，說的全是鬼話◎這部書的來由是這樣的，北京白雲寺白雲和尚講道德經，很多道士聽了都做了和尚，長春觀的道士就不願意了，以後打官司，結果長春觀改爲長春寺，白雲寺改爲白雲觀；道士做一部「西遊記」小說罵佛教，看西遊記的人要從這觀點出發，就處處都看出他的真相◎最厲害的是唐僧取經回到流沙河，全部佛經都沒有了，只留得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字，這就把玄奘法師所翻譯出來的佛經全部抹煞了◎世人相信這部假的西遊記，而把真的西域記埋沒了◎針對西遊記而作的一部封神榜，是和尚罵道士的◎從這觀點看他，就看出處處都是罵道士的◎比如說道士修仙必有刼數，要捱刀刃，看這兩部小說，如果不明白他的佛道相罵的關係，便會認假爲真，所以看書要明是非、辨邪正◎白蛇傳說水浸金山寺的故事，儒書中有載，佛書中沒有，可見不是事實◎金山現在還看得到法海洞，小說又把它拉到雷峯塔和飛來峯上去，更是無稽之談◎還有相傳說高峯禪師有一個半徒弟，斷崖是一個，中峯是半個，這故事典章中沒有記載◎古人的釋氏稽古

略、禪林寶訓、弘明集、輔教編和楞嚴經可以多看，開卷有益◎

閏三月二十六日

佛法教典所說，凡講行持，離不了信、解、行、證四字◎經云：「信為道源功德母◎」信者，信心也◎華嚴經上菩薩位次，由初信到十信，信個什麼呢？信如來妙法，一言半句，都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言語，千真萬確，不能改易◎修行人但從心上用功，不向心外馳求，信自心是佛，信聖教語言，不妄改變◎解者，舉止動念，二諦圓融，自己會變化說法，盡自己心中流出，放大光明，照見一切，這就是解；雖然明白了，不行也不成功，所以要口而誦，心而惟，心口相應，不相違背◎不要口上說得錦上添花，滿肚子貪瞋癡慢，這種空談，決無利益◎「心惟」是什麼呢？凡有言語，依聖教量，舉止動念，不越雷池一步，說得行得，纔是言行無虧◎若說得天花亂墜，所做男盜女娼，不如不說◎「行」有內行外行，要內外相應；內行斷我法二執，外行萬善細行◎證者，實證真常◎有信，有解；沒有行就不能證，這叫發狂◎世上說法的人，多如牛毛，但行佛法的，不知是那個禪師法師◎什麼人都有一些典章註解，如心經、金剛經、八識規矩頌，乃至楞嚴經等，其中有些人只是要鼻孔，雖然註了什麼經，而行持反不如

一個俗人，說食不飽。動作行爲，有內行外行之分。「內行」要定慧圓融，「外行」在四威儀中嚴守戒法，絲毫無犯。這樣對自己有受用，並且以身作則，可以教化人；教化人不在於多談。行爲好，可以感動人心。如怡山文所說：「若有見我相，乃至聞我名，皆發菩提心，永出輪迴苦。」你行爲好，就是教化他。不要令人看到你的行爲不好，而生退悔心，這會招墮無益。牛頭山法融禪師，在幽棲寺北巖石室住靜，修行好，有百鳥啣花之異。唐貞觀中，四祖遙觀此山氣象，知有異人，乃躬自尋訪。問寺僧曰：「此間有道人否？」僧曰：「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！」祖曰：「阿那個是道人？」僧無對。別僧曰：「此去山中十里許，有一懶融，見人不起亦不合掌，莫是道人麼？」祖遂入山，見師端坐自若，曾無所顧。祖問曰：「在此作什麼？」師曰：「觀心。」祖曰：「觀是何人？心是何物？」師無對，便起作禮。曰：「大德高棲何所？」祖曰：「貧道不決所止，或東或西！」師曰：「還識道信禪師否？」祖曰：「何以問他？」師曰：「嚮德滋久，冀一禮謁。」祖曰：「道信禪師，貧道是也。」師曰：「因何降此？」祖曰：「特來相訪，莫更有宴息之處否？」師指後面曰：「別有小庵。」遂引祖至庵所，惟見虎狼之類，祖乃舉兩手作怖勢。師曰：「猶有這個在！」祖曰：「這個是什麼？」師無語。過一回，祖卻於師宴坐石上書一「佛」字，師睹之悚然。祖曰：「猶有這個在！」師未

曉，乃稽首請說真要。祖曰：「夫百千法門，同歸方寸；河沙妙德，總在心源。一切戒門、定門、慧門，神通變化，悉自具足，不離汝心，一切煩惱業障，本來空寂；一切因果，皆如夢幻；無三界可出，無菩提可求，人與非人，性相平等，大道虛曠，絕思絕慮。如是之法，汝今已得，更無闕少，與佛何殊，更無別法。汝但任心自在，莫作觀行，亦莫澄心，莫起貪瞋，莫懷愁慮，蕩蕩無礙，任意縱橫，不作諸善，不作諸惡，行住坐臥，觸目遇緣，總是佛之妙用，快樂無憂，故名為佛。」師曰：「心既具足，何者是佛？何者是心？」祖曰：「非心不問佛，問佛非不心。」師曰：「既不許作觀行，於境起心時，如何對治？」祖曰：「境緣無好醜，好醜起於心，心若不強名，妄情從何起？妄情既不起，真心任徧知。汝但隨心自在，無復對治，即名常住法身，無有變異。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，今付於汝，汝今諦受吾言，只住此山，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。」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百鳥啣花供養，見四祖後百鳥不來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佛法不可思議境界，天人散花無路，鬼神尋跡無門，有則生死未了，但無又不是。枯木巖前睡覺，一不如法，工夫便白費了。我們就不如古人，想天人送供，天人不管你。因爲我們沒有行持，真有行持的人，十字街頭，酒肆淫坊，都是辦道處所，但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？如明鏡照萬像，不迎不拒，就與道相應；著心迷境，心外見法就不對。我自己也慚

愧，還是摩頭不得尾，誰都會說的話，說出來有何用處？佛祖經論，你註我註，註到不要註了◎講經說法，天天登報，但看他一眼，是一身狐騷氣，令人退心招墮◎所以說法利人，要以身作則◎要以身作則嗎，我也慚愧！

閏三月三十日

這幾天我沒有進堂講話，請各位原諒。我不是躲懶偷安，因為身體不好，又沒有行到究竟，只拿古人的話和大衆互相警策而已◎我這幾天不講話，有兩個原因：第一是有病，大家都知道我力不能支，衆人會下講話，不提起氣來，怕大家聽不見；提起氣來，又很辛苦，所以不能來講◎第二是說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；你我有緣，共聚一堂◎但人命無常，朝存夕亡，石火電光，能保多久？空口講白話，對於了生脫死有何用處？縱然有說，無非是先聖前賢的典章◎我記性不好，講不完全，就算講得完全，光說不行，也無益處◎出言吐語，自己要口誦心惟，要聽的人如渴思飲，這樣則說者聽者都有受用◎我業障重，一樣都作不到，古德是過來人，我沒有到古德地位，講了打閒岔，不如不講了◎現當末法時代，誰能如古德那樣，在一舉一動，一棒一喝處，披肝見膽，轉凡

成聖？我十九歲出家，到今百多歲，空過一生，少時不知死活，東飄西蕩，學道悠悠忽忽，未曾腳踏實地，生死到來就苦了。溈山文說：「自恨早不預修，年晚多諸過咎，臨行揮霍，怕怖慞惶，殼穿雀飛，識心隨業，如人負債，強者先牽，心緒多端，重處偏墜！」年輕修行不勇猛，不死心，不放下，在名利煩惱是非裏打滾，聽經、坐香、朝山、拜舍利，自己騙自己；那時年輕，不知好歹，一天跑百幾里，一頓喫幾個人的飯，忘其所以，所以把寶貴的光陰混過了。而今纔悔「早不預修」，老病到來，死不得，活不成，放不下；變爲死也苦，活也苦。這就是「年晚多諸過咎」，修行未曾腳踏實地，臨命終時，隨業流轉，如雞蛋殼破了小雞飛出來，就是「殼穿雀飛，識心隨業。」作得主者，能轉一切物，則四大皆空，否則識心隨業，如人負債一樣，他叫你快還老子的錢，那時前路茫茫，未知何往，纔曉得痛苦，但悔之已晚。舉眼所見，牛頭馬面，不是刀山，便是劍樹，那裏有你說話處！同參們，老的比我小，年輕的又都是身壯力健，趕緊努力勤修，打疊前程，到我今天這樣衰老，要想修行就來不及了。我空口講白話，說了一輩子沒有什麼意味。少年時候，曾在寧波七塔寺講法華經，南北東西，四山五嶽，終南、金山、焦山、雲南、西藏、緬甸、暹羅、印度，到處亂跑，鬧得不休息。那時年輕，可以強作主宰，好爭閒氣，及今思之，都不是的。同參道友們！參禪要參死話頭，

古人說：「老實修行，接引當前秀。」老實修行，就是參死話頭，抱定一句「念佛是誰」，作爲根據，勿弄巧妙；巧妙抵不住無常，心堅不變就是老實。一念未生前是話頭，一念已生後是話尾；生不知來，死不知去，就流轉生死。如果看見父母未生以前，寸絲不掛，萬里晴空，不掛片雲，纔是做功夫時。善用心的人，禪淨不二；參禪是話頭，念佛也是話頭；只要生死心切，老實修行，抱住一個死話頭，至死不放，今生不了，來生再幹。「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。」趙州老人說：「汝但究理，坐看三二十年，若不會，截取老僧頭去。」高峯妙祖住死關，雪峯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，趙州八十猶行腳，來雲居參膺祖，趙州比膺祖大兩輩，是老前輩了。他沒有我相，不恥下問。幾十年抱住一個死話頭不改。蓮池大師入京師，同行的二十多人，詣徧融禪師參禮請益。融教以「無貪利，無求名，無攀援貴要之門，唯一心辦道。」既出，少年者笑曰：「吾以為有異聞，烏用此泛語為！」大師不然曰：「此老可敬處正在此耳！」渠縱納言，豈不能掇拾先德問答機緣一二，以遮門戶？而不如此者，其所言是其所實踐，舉自行以教人，這是救命丹。若言行相違，縱有所說，藥不對症，人參也成毒藥。你沒有黃金，買不到他的白銀；有黃金就是有正眼，有正眼就能識寶，各自留心省察，看看自己有沒有黃金！

四月初三日

金剛經上須菩提問世尊：「善男子！善女人！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應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」佛說：「應如是住！如是降伏其心！」所謂降者，就是禁止的意思。使心不走作，就是降伏其心。所說發菩提心，這個心是人人本具，個個不無的；一大藏教只說此心。世尊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成等正覺時，歎曰：「奇哉！一切眾生，具有如來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執著，不能證得！」可見人人本來是佛，都有德相。而我們現在還是眾生者，只是有妄想執著罷了，所以金剛經叫我們要如是降伏其心。佛所說法，只要人識得此心。楞嚴經說：「汝等當知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性淨明體，用諸妄想，此想不真，故有輪轉。」達摩西來，只是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當下了然無事。法海禪師參六祖。問曰：「即心即佛，願垂指諭！」祖曰：「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。」「成一切相即心，離一切相即佛。」智通禪師看楞伽經約千餘遍，不會三身四智，禮六祖求解其義。祖曰：「三身者，清淨法身，汝之性也；圓滿報身，汝之智也；千百億化身，汝之行也；若離本性，別說三身，即名有身無智。若悟三身，無有自性，即名四智菩提！」馬祖說：「即心即佛。」三世諸佛，

歷代祖師，都說此心；我們修行，也修此心，衆生造業，也由此心；此心不明，所以要修要造。造佛造衆生，一切惟心造。四聖六凡十法界，不出一心。四聖是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六凡是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。這十法界中，佛以下九界都叫衆生。四聖不受輪迴，六凡流轉生死，無論是佛是衆生，皆心所造。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，那裏來個十法界呢。十法界皆從一念生，一乘任運，萬德莊嚴，是諸佛法界；圓修六度，總攝萬行，是菩薩法界；見局因緣，證偏空理，是緣覺法界；功成四諦，歸小涅槃，是聲聞法界；廣修戒善，作有漏因，是天人法界；愛染不息，雜諸善緣，是人道法界；純執勝心，常懷瞋鬪，是修羅法界；愛見爲根，慳貪爲業，是畜生法界；欲貪不息，癡想橫生，是餓鬼法界；五逆十惡，謗法破戒，是地獄法界。既然十法界不離一心，則一切修法，都是修心。參禪、念佛、誦經、禮拜、早晚殿堂，一切細行，都是修心。此心放不下，打無明，好喫懶做等等，就向下墮；除習氣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就向上升。自性本來是佛，不要妄求，只把貪瞋癡習氣除掉，自見本性清淨。隨緣自在，猶如麥子一樣，把它磨成粉之後，就千變萬化，可以做醬、做麵、做包、做餃、做麻花、做油條，種種式式，由你造作。若知是麥，就不被包、餃、油條等現象所轉。餑餑、饅頭，二名一實，不要到北方認不得饅頭，到南方認不得餑餑；說來說去，還是把

習氣掃清，就能降伏其心。行住坐臥，動靜閒忙，不生心動念，就是降伏其心。認得心是麥麵，一切處無非麵麥，就離道不遠了。

四月初五日

楞嚴經說：「理則頓悟，乘悟併銷；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」理者是理性，即人人本心。本來平等之性，天臺宗的六即，是圓教菩薩的行位。一、理即，是說一切衆生皆有佛性，有佛無佛，性相常住也。凡夫唯於理性與佛均，故云理即。二、名字即，聞說一實菩提之道，於名字中，通達了解，知一切法皆爲佛法，一切皆可成佛。三、觀行即，心觀明了，理慧相應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。四、相似即，始入別教，所立之十信位，發類似真無漏之觀行。五、分證即，始斷一分無明而見佛性，開寶藏，顯真如，名爲發心住。此後九住乃至等覺四十一位，分破四十一品無明，分見法性。六、究竟即，破第四十二品元品無明，發究竟圓滿之覺智，即妙覺也。理即雖說衆生即佛，佛性人人具足，但不是一步可即。古德幾十年勞苦修行，於理雖已頓悟，還要漸除習氣。因清淨本性染了習氣，就不是佛；習氣去了就是佛。既然理即佛了，我們與佛有何分別呢？自己每天想想；佛是一個人，我也是一個人，何以他那麼尊貴，人人敬仰；我們則

業識茫茫，作不得主，自己也不相信自己，怎能使人相信呢◎我們與佛不同，其中差別，就是我們一天所作所爲，都是爲自己；佛就不是這樣◎金光明經上說：「於大講堂衆會之中，有七寶塔，從地湧出，爾時世尊，即從座起，禮拜此塔，菩提樹神白佛言：何因緣故，禮拜此塔？佛言：善天女！我本修行菩薩道時，我身舍利，安止是塔◎因由是身，令我早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◎」世尊欲爲大衆斷疑網故，說是舍利往昔因緣：「阿難過去之世，有王名曰摩訶羅陀，時有三子，見有一虎，適產七日，而有七子，圍繞周帀，饑餓窮悴，身體羸損，命將欲絕◎第三王子，作是念言：我今捨身，時已到矣！是時王子，勇猛堪任，作是大願，即自放身，臥餓虎前，而以乾竹，刺頭出血，於高山上，投身虎前◎是虎爾時，見血流出，汙王子身，即便舐血，噉食其肉，唯留餘骨◎爾時大王摩訶羅陀，及其妃后，悲號涕泣，悉皆脫身服御瓔珞，與諸大衆往竹林中，收其舍利◎即於此處，起七寶塔，是名禮塔往昔因緣！」你看這是佛的行爲和我們不同之處◎捨身飼虎，不知有我，我相既除，怎能不成佛呢◎我慚愧得很，跑了幾十年，還未痛切加鞭，放不下◎不講別的，只看二六時中，遇境逢緣，看打得開打不開？少時在外掛單，不以爲然，至今纔知錯過了◎在教下聽經，聽到講得好的就生歡喜，願跟他學；聽講小座，講得不如法的，就看不起人，生貢高心，這就是習氣毛病◎在坐香

門頭混節令，和尚上堂說法，班首小參，秉拂講開示，好的天天望他講，不好的不願聽，自己心裏就生障礙◎其實他講得好，我又學不到行不到，他好與不好，與我何干？講人長短的習氣難除，上客堂裏鬧春殼子，說那裏過冬，那裏過夏；那裏茶飯如何如何，那裏的僧值如何如何，維那和尚如何如何，說這些無聊話，講修行就是假的了◎名利兩字的關口也難過，常州天寧寺一年發兩次犒勞錢，平常普佛，每堂每人襯錢十二文，他扣下二文，只發十文；拜大悲懺每堂每人六十文，他扣下十文，只發五十文；七月期頭，正月期頭。凡常住的人，一律平等發犒勞錢，就有人說多說少的，這是利關過不得◎一到八月十五日大請職，別人請在前頭，請不到我或請小了，也放不下；這是名關過不得◎既說修行，還有這些名利，修的是什麼行呢？事要漸除，就是要除這些事，遇著境界，放不下的也要放下，眉毛一動，就犯了祖師規矩，聽善知識說過了，就勿失覺照，凡事要向道上會◎道就是理，理者心也，心是什麼心？心就是佛◎佛者，不增不減，不青不黃，不長不短，如金剛經所云：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！」透得這些理路，即和佛一般，以理治事，什麼事放不下？以此理一照就放下了◎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◎」煩惱是非從何處來呢？要想修行，過不去的也要過去，會取法性如如，各人打起精神來◎

四月初九日

達摩祖師曰：「明佛心宗，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」行解相應，就是說得到行得到。古人有說得到行不到的，亦有行得到說不到的，說屬於般若慧解，行屬於實相理體，二者圓融無礙，就是行說俱到。小乘守偏空見法身，行人惑未破盡，理未打開，所以說不到五品位後，講得天花亂墜，行不到，不能斷惑證真。而今我們說的多，行的少，這就爲難了。說的是文字般若，從凡夫位說到佛位；如何斷惑證真，怎樣超凡入聖，都分得開，臨到弄上自己分下，就行持不了，這是能說不能行。潙山警策說：「若有中流之士，且於教法留心。」也算好的。我們不但行不到，連說也說不到。古人一舉一動，內外一如，念念不差，心口相應。我們的習氣毛病多，伏也伏不住，更談不到斷了。只是境風浩浩，無真實受用，要說也拿不出來。從經論語錄典章上和平時聽到的拿來講，年紀大了，記性不好，講前忘後，講後忘前，講也講不到；既然行解不相應，空活在世就苦了。一口氣不來，未知何往，我正是在這個時候了。一入夢就不知甚麼妄想，就不能作主，生死到來，更無用了。日日被境風所吹，無時放得下。既作不得主，講也無用。我今多活幾天，和你們說，還是泥菩薩勸土菩薩，但你們受勸是會獲益的，

只要莫被境轉，如牧牛要把穩索子，牛不聽話就給他幾鞭，常能如此降伏其心，日久功深，就有到家消息！

四月十一日

這兩天老朽打各位的閒岔，舊廁所拆了，新的未完工◎各位解手有些不便，你我在世上做人都是苦，未明白這個道理變化，這裏不適意，那裏也不適意，看清楚了，總是動植二物互養◎一切動物都有糞，若嫌他不淨，就著色香味；在五色五味香臭等處過日子，在好醜境緣上動念頭，修行人也離不得衣食住，雖是喫素，五穀蔬菜沒有肥料就沒有收成，屎尿和得好，纔有好莊稼◎植物吸收屎尿愈多愈長得好，人喫了這些植物，豈不是喫屎尿嗎？喫飽了又屙，又作肥料，又成植物，又拿來喫；這就是動物養植物，植物養動物，屙了食，食了又屙；何以食時只見其香不見其臭呢？食既如此，衣住也是一樣，織布的棉花，架屋的木料，都要肥料◎可見我們穿也是糞，住也是糞，何臭之可嫌呢！◎未等新廁所修好，便拆舊廁所的用意，是要利用舊廁所的材料來修新廁所和牛欄，如果現在不用，後來用在別處就怕他汙穢，若棄卻不用，又恐成浪費招因果◎其實說穢，則身內身外皆穢，明得此理，一切皆淨皆穢，亦不淨不穢◎僧問雲門：「如何是

佛？』門曰：『乾矢橛！』屎橛是佛，佛是屎橛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這些理路看不清，就被色相所轉！看穿了就如如不動，一切無礙。要想不被境轉，就要用功。

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則何淨穢之有？有古人言句，我們雖會拿來說，做是做不到，其意義也不易了解。何以拿乾矢橛來比極尊貴的佛呢？明心見性的人，見物便見心，無物心不現；了明心地的人，動靜淨穢都是心。僧問趙州：『如何是佛？』州曰：『殿裏底！』曰：『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像？』州曰：『是。』曰：『我不問這個佛！』州曰：『你問那個佛？』曰：『真佛！』州曰：『殿裏底。』對這問答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一切唯心造，見物便見心的道理，舉止動念就有下手處，有著落了。若淨穢凡聖心不忘，就把本來處處是道場，變成處處是障礙了。你試試看，上佛殿、下毛廁的時候反照一下！

四月十五日結夏安居

昨夜庫房職事對我說，明天結夏的節令要喫普茶，買不到果子等物，庫房什麼都沒有，怎樣辦呢？我說：我在這裏住茅蓬，不知什麼時候，只知月圓是十五，看不見月亮

就是三十草生知春，雪落知冬，喫茶喫水我不管，我這不管就慚愧了年輕時到處跑，攪了幾十年，至今白首無成，這些過時節的把戲看多了怎樣喫普茶，這是和尚當家的事每年時節，各宗不同宗下二季，是正月十五和七月十五日，謂冬參夏學；律下四季，是正月十五日解冬，四月十五日結夏，七月十五日解夏，十月十五日結冬，這就是大節日律下今天結夏安居，坐吉祥草，行籌結界，九十天不能出界外一步佛制結夏安居，有種種道理的夏天路上多蟲蟻，佛以慈悲爲本，怕出門踏傷蟲蟻，平常生草也不踏，夏天禁足是爲了護生又夏日天熱汗多，出外化飯，披衣汗流，有失威儀，故禁足不出同時夏熱，婦女穿衣不威儀，僧人化飯入舍亦不方便，所以要結夏安居昔日文殊三處過夏，迦葉欲白椎擯出，纔拈椎，乃見百千萬億文殊，迦葉盡其神力，椎不能舉世尊遂問：「迦葉！擬擯那個文殊！」迦葉無以對這可見大乘小乘理路不同，菩薩羅漢境界不同若宗下諸方叢林，昨夜起就有很多把戲，上晚殿時傳牌，班首小參秉拂，今朝大殿祝聖。唱：「唵捺摩巴葛瓦帝」三遍，又祝四聖，下殿禮祖，三槌磬白日子，頂禮方丈和尚畢，對面展具，有衆和合普禮三拜後，又禮影堂，到方丈聽和尚陞座説法，這個早上鬧得不亦樂乎下午喫普茶，和尚在齋堂講茶話，律下不用陞座，古來叢林有鐘板的纔叫常住，否則不叫常住雲居山現在説是茅蓬，又像叢林，文

不文，武不武；不管怎樣，全由方丈當家安排。他們不在，我來講幾句，把過去諸方規矩講給初發心的聽◎既然到此是住茅蓬，就要痛念生死，把生死二字掛在眉毛尖上，那裏攬這些把戲◎參學的人要拿得定主宰，不要隨時節境界轉◎古人婆心切，正是教人處處識得自己，指示世人於二六時動靜處，不要忘失自己◎鎮州金牛和尚每日自做飯供養衆僧，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，呵呵大笑曰：『菩薩子喫飯來！』僧問雲門：『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？』門曰：『胡餅！』後人有詩曰：『雲門胡餅趙州茶，信手拈來奉作家，細嚼清風還有味，飽餐明月更無渣！』這是祖師在你一舉一動處點破你，使你明白一切處都是佛法◎衢州子湖巖利縱禪師於門下立牌曰：『子湖有一隻狗，上取人頭，中取人心，下取人足◎擬議即喪身失命◎』僧來參，師便曰：『看狗！』五臺山秘魔巖和尚。常持一木叉，每見僧來禮拜，即叉其頸曰：『那個魔魅教汝出家？那個魔魅教汝行腳？道得也叉下死，道不得也叉下死，速道！速道！』吉州禾山無殷禪師，凡學人有問，便答曰：『禾山解打鼓！』其餘還有祖師專叫學人抬石挑土等等不一的作風◎會得了，一切處都是道；會不了的，就被時光境界轉。這裏不如法，那裏不適意，只見境風浩浩，摧殘功德之林；心火炎炎，燒盡菩提之種，生死怎樣能了呢？般般不如意，種種不現成，正好在這裏降伏其心；在境上作不得主就苦了，說得行不得固然不對，但我們

連說也說不得，就更加慚愧了。蘇東坡在鎮江，一日作了一首讚佛偈曰：『聖主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風吹不動，端坐紫金蓮！』將此偈寄到金山給佛印禪師印證。師看完，在詩後批了『放屁放屁』四字，便寄回蘇東坡。東坡見批就放不下，即過江到金山，問佛印說：『我的詩那裏說得不對？』佛印曰：『你說八風吹不動，竟被兩個屁打過江來！』我們說得行不得，也和東坡一樣，一點小事就生氣了，還說什麼八風吹不動呢。出家人的年歲計算，和俗人不同。或以夏計，過了幾個夏，就說僧夏幾多。或以冬計，過了多少冬，就說僧臘若干。今天結夏，到七月十五解夏，十四、五、六三日名自恣日，梵語鉢刺婆刺拏，舊譯自恣，新譯隨意。這天使他清衆恣舉自己所犯之罪，對他比丘懺悔，故曰『自恣』。又隨他人之意恣舉自己所犯，故曰『隨意』。這就是佛制的批評和自我批評。現在佛門已久無自恣，對人就不說直話了。這裏非茅蓬，非叢林，不文不武，非牛非馬的今天結夏，也說幾句東扯西拉的話應個時節。

四月十六日

今天雨水紛紛，寒風徹骨，大家不避艱辛的插秧，爲了何事呢？昔日百丈惟政禪師向大衆說：『你為我開田，我為你說大義。』後來田已開了，師晚間上堂。僧問：『田

已開竟，請師說大義！」師下禪床行三步，展手兩畔，以目示天地云：『大義田即今存矣！』大家想想，百丈老人說了什麼呢？要用心體會聖人的指點◎我這業障鬼騙佛飯喫了數十年，還是摩頭不得尾◎現在又不能陪大家勞動，話也沒有可說的，勉強應酬講幾句古人的話，擺擺閒談◎誌公和尚十二時頌中辰時頌曰：『食時辰無明，本是釋迦身，坐臥不知元是道，只麼忙忙受苦辛◎認聲色，覓疎親，只是他家染污人◎若擬將心求佛道，問取虛空始出塵◎』既然坐臥都是道，開田自然也是道，世法外無佛法，佛法與世法，無二無差別。佛法是體，世法是用◎莊子也說『道在屎溺』，所以厠屎放尿都是道◎高峯老人插秧偈曰：『手執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，六根清淨方為道，退步原來是向前◎』佛法非同異，千燈共一光，你們今日插秧，道就在你手上◎坐臥是道，插秧也是道，低頭就是回光返照◎水清見天，心清就見性天，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。和色聲香味觸法打交道，便不清淨，就沒有道了◎佛性如燈光，房子一燈光滿，房內雖有千燈亦皆遍滿，光光不相礙；宇宙山河，森羅萬象，亦復如是。無所障礙，能回光返照，見此性天，則六根清淨，處處是道◎要使六根清淨，必須退步；退步是和楞嚴經所說一樣：『塵既不緣，根無所偶，反流全一，六用不行，十方國土，皎然清淨◎』這就是退步原來是向前，若退得急，就進得快；不動是不成的◎根不緣塵，即眼不被色轉，

耳不被聲轉等、作得主纔不被轉◎但如何纔能作得主呢？潙山老人說：『但情不附物，物豈礙人？』如今日插秧，能不起分別心，無心任運，就不生煩惱◎心若分別，即成見塵，就有煩惱，就被苦樂境界轉了◎孔子曰：『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，食而不知其味！』心不在，即無分別；無分別，就無障礙；食也不知其味了◎鼓山爲霖道霈禪師，精究華嚴，以清涼疏鈔和李長者論文字浩繁，不便初學，乃從疏論中纂其要者，另輯成書◎由於專心致志，不起分別念故，有一次侍者送點心來，置硯側，師把墨作點心喫了也不知，侍者再至，見師唇黑，而點心猶在案上，這就心無分別，食而不知其味◎我們今天插秧，能不起分別心，不生煩惱心嗎？若能則與道相應；否則坐臥不知元是道，只麼忙忙受苦辛，長期在煩惱中過日子就苦了◎煩惱即菩提，要自己領會！

四月十七日

世界上人，由少至老，都離不了衣食住三個字◎這三個字就把人忙死了，衣服遮身避寒暑，飲食少了就饑渴，若無房子住，風雨一來無處躲避，所以這三個字一樣少他不得◎人道如此，其餘五道亦是一樣。飛禽走獸虎狼蛇鼠，都要安身住處，要羽毛爲衣，也要飲食◎衣食住三事本是苦事情，爲佛弟子不要被他轉◎佛初創教，要比丘三衣一

鉢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雖減輕了衣食住之累，但還是離不了他◎現在時移世易，佛弟子也和世人一樣爲衣食住而繁忙，耕田插秧一天到晚泡在水裏，不泡就沒有得食，春時不下種，秋到無苗豈有收？可見一粥一飯，來處不易◎要花時間，費工夫，勞心力，纔有收成◎爲佛弟子，豈可端然拱手，坐享其成？古人說：「五觀若明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難消！」出家人不能和俗人一樣，光爲這三個字忙；還要爲道求出生死◎因爲要借假修真，所以免不了衣食住，但修道這件事，暫時不在，如同死人◎古云：「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！」所以道人行履，一切處、一切事，勿被境轉，修道如栽田，穀子變秧，插秧成稻，割稻得米，煮米成飯◎佛性如種子，衆生本性與佛無異，自心是佛，故曰佛性◎這種子和秧稻米飯相隔很遠；不要以爲很遠，就不相信這種子會成飯◎成佛所以要先有信心，即把種子放在田裏，等它發芽變秧，這時間又怕焦芽敗種，錯過時光◎就是說修行要學大乘，勿誤入小乘躭誤前途◎插秧了以後要薅草，等於修道要除習氣毛病，把七情六欲，十纏十使，三毒十惡，一切無明煩惱都除淨，智種靈苗，就順利長成，以至結果◎修行要在動用中修，不一定要坐下來閉起眼睛纔算修行；要在四威儀中，以戒定慧三學，除貪瞋癡三毒，收攝六根如牧牛一樣，不許牠犯人苗稼◎美女在前，俗人的看法，是前面一枝花；禪和子的看法是，迷魂鬼子就是她◎眼能如是不被色

塵所轉，其餘五根都能不被塵轉，香不垂涎，臭不噁心，甚麼眉毛長，牙齒短，張三李四，人我是非都不管

拾得大士傳的彌勒菩薩偈曰：

「老拙穿衲襖，淡飯腹中飽；補破好遮寒，萬事隨緣了；有人罵老拙，老拙自說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涕唾在面上，隨他自乾了；我也省氣力，他也無煩惱；者樣波羅蜜，便是妙中寶；若知者消息，何愁道不了！」

也不論是非，也不把家辦，也不爭人我，也不做好漢，跳出紅火坑，做箇清涼漢，悟得長生理，日月爲鄰伴」這是一切處都修道，並不限於蒲團上纔有道；若只有蒲團上的道，那就要應了四料簡的：「陰境若現前，瞥爾隨他去」人生在世，人與人之間，總免不了有時說好說歹的。打破此關，就無煩惱說我好的生歡喜心，就被歡喜魔所惑；三個好，送到老說我不好的，是我的善知識，他使我知過必改，斷惡行善衣食住不離道，行住坐臥不離道，八萬細行，不出四威儀中古人爲道不虛棄光陰，睡覺以圓木作枕，怕睡久不醒，誤了辦道不獨白日遇境隨緣要作得主，而且夜間睡覺也要作得主睡如弓，要把身彎成弓一樣，右手作枕，左手作被，這就是吉祥臥一睡醒就起來用功，不要滾過去滾過來，亂打妄想以至走精妄想人人有，連念佛也是妄想除妄

想則要做到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這纔腳踏實地◎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如此用功，久久自然純熟◎忙碌中，是非中，動靜中，十字街頭，婊子房裏，都好參禪◎不要只知忙於插秧，就把修行扔到一邊爲要！

四月二十一日

佛說三藏教，謂諸修行人修因證果，要經歷三大阿僧祇劫的時期，纔能成功◎獨禪門修證很快，可以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」，兩相比較，前者要經千辛萬苦纔能成功，真是爲難；後者只要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當下頓斷無明，就可立地成佛，快得很！其實條條蛇都會齩人，不論小乘大乘，漸教頓教，想真正到家都不容易◎諸位千山萬水，來到雲居，都是爲辦道講修行而來，總以爲打了叫香，在蒲團坐下來，止了靜就叫修行；開靜的鼓聲響了去睡覺，打三板起來上早殿，又是修行；開梆喫粥後，坐早板香又是修行◎打坡板出坡，掘地種田，搬磚挑土，屙屎放尿，認爲打閒岔，就忘記修行了◎壇經說：「自性能含，萬法是大，萬法在諸人性中◎」若單以坐香上殿爲修行，出坡勞動時，功夫往那裏去了呢？坐香上殿時功夫又從何處跑回來呢？以出坡勞動爲打閒岔，有一處不能用功，則處處都不是話頭；都不能用功了◎古人說：「道向己求，莫從他

覓！』我年輕時，在外面梯山航海，踏破鐵鞋，也是爲了修行辦道看話頭，心中只求貪多，如猿猴摘果一般。摘了這個，丟了那個，摘來摘去，一個都不到手。現在眼光要落地了，纔知道以前所爲都是不對。楚石老人淨土詩云：『人生百歲七旬稀，往事回觀盡覺非，每哭同流何處去，拋卻淨土不思歸；香雲瑪瑙階前結，靈鳥珊瑚樹裏飛，從證法身無病惱，況餐禪悅永忘饑！』人生七十，古來已稀，更難望人人百歲。幾十年中所作所爲，人我是非，今日回想過去的事，盡覺全非。何以覺得非呢？拿我來説，自初發心爲明自己的事，到諸方參學，善知識教我發大乘心，不要作自了漢，於是發心中興祖師道場，大小寺院，修復了十幾處，受盡苦楚煩惱磨折，天堂未就，地獄先成。爲人爲法，雖是善因而招惡果，不是結寃仇，就是鬧是非，脫不了煩惱。在衆人會下，又不能不要臉孔，鸚鵡學語，説幾句古人典章，免被人見笑，而自己一句也做不到。現在老了，假把戲不玩了，不再騙人，不造地獄業了，去住茅蓬吧，就來到雲居，結果又是業障纏繞逃不脫，仍然開單接衆造業；説了住茅蓬，又攬這一套，就是説得到，做不到，放不下，話頭又不知那裏去了。脫出那個牢籠，又進這個羅網。寒山大士詩曰：

「人問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，夏天冰未釋，日出霧朦朧；
似我何由屆，與君心不同，君心若似我，還得到其中！」

夏天冰未釋，就是說我們的煩惱放不下。即如前幾天總組長爲了些小事鬧口角，與僧值不和，再三勸他，他纔放下。現在又翻腔，又和生產組長鬧起來，我也勸不了。昨天說要醫病，向我告假。我說：「你的病不用醫，放下就好了。」我這些話只會說他人，不會說自己，豈不顛倒？修行雖說修了幾十年，還是一肚子煩惱，食不下，睡不著，不知見什麼鬼，誤了自己還是誤誰，臨插秧他就去了，我自己也不是的。說易行難，莫造來生業，回頭種福田，前生沒有腳踏實地做功夫，沒有好善因，所以今生冤家遇對頭，都來相聚了。年輕人要留心，不要學我放不下，我癡長幾歲，有點虛名，無補真參實學，各位要種好因，須努力自種福田！

四月二十二日

出家人天天講修道，如何謂之修道呢？修是修造，道是道理。理是人人的本心，這心是怎樣的呢？聖言所表，心如虛空，說一個空字有點籠統，空有頑真之分，我們眼所見的虛空，就是頑空。那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，靈明妙用，隨處自在，能含一切萬物的纔是真空。修行人要明白這樣的真空，識自本心，見自本性，清清白白，明見無疑，就是見道。拿北京來作比喻，若從地圖看北京，有方的圓的，橫的豎的，宮殿街道，南海

西山等等名目。看到能背得出，終不如親到北京一次，隨你提起那裏，他不用看圖就能說得清清楚楚；只看圖而未曾到過北京的人，別人問起來雖然答得出，但不實在，而且有很多地方答不出的。修行人見道之後，如親到北京，親見「本自清淨，本不生滅，本自具足，本無動搖。」能生萬法的本性，不同依文解義的人，只見北京圖而未親到北京。「空」就能擺得開，無罣無礙；「不空」就擺不開，就有罣礙；所說和所作就不一樣。所以說：「空可空非真空，色可色非真色；無名名之父，無色色之母。」色空原來無礙，若實在明見此理，則任他天堂地獄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無罣無礙；不明此理的人，雖能說得天花亂墜，也無真實受用。古來有一位老修行，在大衆會下住了多時，度量很寬，待人厚道，常能勸人放下放下。有人問他：「你這樣勸人教人。你自己做到沒有？」他說：「我在三十年前就斷無明了，還有什麼放不下呢？」後來覺得在大衆會下，還是有些不自由自在，所以就跑到深山住茅庵去。這回獨宿孤峯，無人來往，自由自在，以爲就真無煩惱了。誰知有一天在庵中打坐，聽到門外有一羣牧童，吵吵鬧鬧的說到庵裏去看看。有說不要動修行人的念頭，又有說既是修行人，念頭是不會動的。後來牧童都進去了，老修行坐在蒲團上沒有理他們，他們找喝的找喫的鬧得不休，老修行不動不聲，牧童以爲他死了，搖他也不動，但摩他身上還有暖氣。有人說：「他入定

了。」有人說：「我不相信！」於是有人拿根草挑他的腿，老修行還是不動；挑他的手也不動；挑他的肚臍也不動；桃他的耳朵亦不動；挑他的鼻孔，老修行忍不住，打了一個噴嚏。於是大駡道：「打死你這班小雜種！」那時觀世音菩薩在空中出現說：「你三十年前斷了無明的，今天還放不下嗎？」可見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，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，不被境轉真不容易。憨山大師費閒歌說：「講道容易修道難，雜念不除總是閒；世事塵勞常罣礙，深山靜坐也徒然！」我們既爲佛子，若不下一番苦心，徒然口說，是無補於實際的！

四月二十三日

佛教的月刊上常說：佛門遭難，濫傳戒法，規矩失傳，真理埋沒。這些話我也常講，前幾十年我就說，佛法之敗，敗於傳戒不如法。若傳戒如法，僧尼又能嚴守戒律，則佛教不致如今日之衰敗。我自己慚愧，初出家時不知什麼是戒，只知苦行，以爲喫草不喫飯等等就是修行，什麼大乘小乘三藏十二部都不知道。鼓山是福建省的名勝地方，有幾百僧人，有叢林，有茅蓬，遠近聞名。我就到鼓山出家，鼓山傳戒期間只有八日，實際傳戒工作只有四五天，從四月初一日新戒掛號進戒堂後，馬上就教規矩，省略了很

多手續，又沒有比丘壇，新戒受戒什麼名目都不知◎初八日在頭上燃了香，戒就算受完了，後來我到各處一跑，傳戒的情形各有不同◎天臺山國清寺戒期五十三天，盡是小和尚受戒；普陀山戒期十八天，名叫羅漢戒；天童寺戒期十六天，寶華寺戒期五十三天，安徽寧國府戒期三天，徽州某寺戒期更快，一晝夜就完事，名叫「一夜清」◎後來看經律，纔知這樣苟且傳戒是不如法的◎楞嚴經說：「若此比丘，本受戒師，及同會中，十比丘等，其中有一不清淨者，如是壇場，多不成就◎」可見三師七證這十師中，有一不清淨者，戒就白傳◎楞嚴又說：「從三七後，端坐安居，經一百日，有利根者，不起於座，得須陀洹；縱其身心，聖果未成，決定自知，成佛不謬！」近代傳戒，不問清淨不清淨，如法不如法了◎中國佛教，自漢明初感騰蘭二尊者，初來此土，不得受具◎但與道俗鬀髮，被服縵條，唯是五戒十戒而已◎高貴卿公曇摩迦羅乞行受戒法，沙門朱士行爲受具足戒之始◎梁武帝約法師受具足戒，太子公卿道俗，從師受戒者四萬八千人。此應受菩薩戒◎唐高宗宣律師，於淨業寺建石戒壇，爲岳瀆沙門再受具戒，撰壇經◎宋真宗昇州崇勝寺，賜名甘露戒壇◎詔京師立奉先甘露戒壇，天下諸路皆立戒壇，凡七十二所◎皇帝立的戒壇，受戒的人要經過考察的◎初受沙彌戒。梵語沙彌，華言息慈，謂息惡行慈也◎七歲至十三歲，名「驅烏沙彌」◎初，小兒出家，阿難不敢度◎佛言：「若

能驅食上烏者聽度！」十四歲至十九歲，名「應法沙彌」，謂正合沙彌之位。以其五歲依師調練純熟，堪以進具也◎二十歲至七十歲，叫「名字沙彌」，本是僧之位，以緣未及，故稱沙彌之名◎比丘戒要年滿二十歲纔能受，很嚴格的；有未滿者，佛聽從出世日算至現在，以閏年抽一月，以大月抽一日，補足助成二十歲◎古有許多大祖師，未拘定年齡者也不少◎清代以來，皇帝是菩薩應世，如順治出家，康熙雍正都受菩薩戒，由國主開方便，凡是僧人不經考察，都能受戒，不知慈悲反成不好◎以前傳戒還可以，如寶光寺、昭覺寺、寶華山、福州鼓山、怡山等處，猶尚慎重◎其他叢林小廟都在傳戒，乃至城隍土地，會館社壇，都傳起戒來◎我因此在三壇正範後跋略云：「更有招帖四布，煽誘蠢惑，買賣戒師，不尊壇處◎即淫祠社宇，血食宰割之區，亂為壇地，彼此迷惑，竊名網利，襲為貿易市場◎本是清淨佛土，翻為地獄深坑◎」近來弘化月刊，指責濫傳戒法的話，說得更不好聽◎我過去每年也在傳戒，地獄業造了不少，其中有點緣故，欲想挽回後進，也不得已而爲之◎我初到雲南雞足山，看不到一個僧人，因爲他們都穿俗服，所以認不出誰是僧人◎他們全不講修持，不講殿堂，連香都不燒，以享受寺產，用錢買黨派龍頭大哥以爲受用◎我看到此情形，就發心整理雞足山，開禪堂、坐香、打七，無人進門；講經，無人來聽；後來改作傳戒◎從前僧家未有傳戒受戒者，這回纔初

創，想用戒法引化，重新整理，因此傳戒期限五十三天，第一次就來八百多人，從此他們纔知有戒律這一回事。慢慢的勸，他們也就漸漸和我來往，漸知要結緣，要開單接衆，要穿大領衣服，要搭袈裟，要上殿念經，不要喫烟酒葷腥，學正見，行爲逐漸改變；我藉傳戒，把雲南佛法衰敗現象扭轉過來。鼓山以前傳戒只八天，只有比丘優婆塞進堂，沒有女衆。各處遠近寄一圓與傳戒師，給牒。在家人搭七衣，稱比丘、比丘尼，名爲「寄戒」。我到鼓山改爲五十三天，把這寄戒不剃髮搭衣等非法風氣都改了，很多不願。反對的，弄到有殺人放火的事件發生，豈非善因反招惡果。請慈舟法師來鼓山辦戒律學院，他自己行持真是嚴守戒律，我很敬重他的。辦道這事，總在自己，不在表面。古來三壇戒法，每一壇都要先學足三年纔傳授的。佛滅後，上座部至五百部，事情複雜多了。佛在世時亦方便，有十七羣比丘，年未滿二十而受比丘戒的祖師也多；如不講懺悔，縱至百歲亦是枉然。每見幾十歲的老法師不守戒的也不少。這些情況，老禪和子都知道。初發心的要謹慎護戒，學習大小乘經律論，以求明白事理。清淨覺地，本來不染一塵，但佛事門中就不捨一法。出家受戒，先受沙彌十戒。此十戒中，前四是性戒，後六是遮戒；次受比丘戒，有二百五十戒，尼衆有三百四十八戒，不離行住坐臥四威儀和身口七支。菩薩三聚淨戒，一攝律儀戒，無惡不斷，起正道行，是斷德因，修成

法身；二攝善法戒，無善不積，起助道行，是智德因，修成報身；三攝衆生戒，無生不度，起不住道，是恩德因，修成化身◎持戒有小乘大乘之別，小乘制身不行，大乘制心不起，小乘在三千威儀八萬細行中制身不犯，大乘連妄想都打不得，一打妄想就犯戒◎大乘講雖容易，行起來就難了◎舍利弗過去在因地中想行菩薩道，離開茅庵，不做自了漢，發大願心，入世度衆生，到十字街頭打坐去◎有一天，見一女人大哭而行，舍利弗問她何故如此傷心？女曰：『我母親有重病，醫生說要世人活眼睛纔醫得好◎這事難辦，我感到失望，所以傷心痛哭！』舍利弗曰：『我的眼睛給你好不好？』女曰：『謝謝你，真是菩薩，救苦救難！』舍利弗遂把右眼挖出給她。女曰：『錯了，醫云須用左眼纔對！』舍利弗勉强又把左眼挖出給她，這女人拿起左眼聞一聞說：『這眼是臭的，不能用！』棄之而去◎舍利弗覺得衆生難度，便退了菩薩心，六十小劫變蛇，你看修行菩薩道難不難◎受比丘戒時，戒和尚問：『汝是丈夫否？』答曰：『是丈夫！』受菩薩戒時，戒和尚問：『汝是菩薩否？』答曰：『是菩薩！』問：『既是菩薩，已發菩提心未？』答曰：『已發菩提心！』既如此說，就要做得到◎否則，脚未踏實地，被人罵一句就放不下，動起念頭，就招墮了◎既受了三壇大戒，你我想想，像不像沙彌比丘菩薩呢？自檢討去！◎

四月二十五日

我今天在過堂的時候，看見各人喫飯，漸漸有些散亂，喫飯時候容易散亂，亦正好對治散亂世人不知人身之寶貴，大涅槃經偈曰：『生世為人難，值佛世亦難；猶如大海中，盲龜遇浮孔！』雜阿含經曰：『大海中有一盲龜，壽無量劫，百年一遇出頭；復有浮木，只有一孔漂流海浪，隨風東西。』盲龜百年一出，得遇此孔，凡夫漂流五趣海，還復人身，甚難於此顯揚論曰：『一日月之照臨，名一世界；這一世界，九山八海和四洲』九山是：須彌山、持雙山、持軸山、擔木山、善見山、馬耳山、障礙山、持地山、小鐵圍山；八海是：七個香水海和一個大鹹水海須彌山與持雙山之間，乃至障礙山與持地山之間，當中都有一重香水海八山之間，共七香水海，最後持地山與小鐵圍山之間，有一重大鹹水海，此海中有東西南北四洲，盲龜在大鹹水海，百年一出頭，要碰入這飄流不停的浮木之孔四教儀說：『在因之時，行五常五戒，中品十善，感人道身』四洲中北洲無貴賤，餘三洲有輪王、粟散王、百僚、臺奴、豎子、僕隸、姬妾之分，皆由五戒十善之因，有上中下不同；故感果爲人，有貴賤不等我們現在已得人身，又聞佛法，就要依教奉行，依戒定慧種種法門降伏其心如照律下修行，則一

天到晚，持毗尼日用五十三咒◎佛制：『比丘食存五觀，散心雜話，信施難消◎』大衆聞磬聲各正念，維那在齋堂念了供養咒之後，呼此偈◎說畢，比丘喫飯時要存五觀：一、計功多少，量彼來處◎（一鉢之飯，作夫汗流◎）二、忖己德行，全缺應供◎（缺則不易，全乃可受◎）三、防心離過，貪等爲宗◎（離此三過，貪瞋癡也◎）四、正事良藥，爲療形枯◎（饑渴病故，須食爲藥◎）五、爲成道故，應受此食◎（不食成病，道業何從◎）五觀若明金易化，三心未了水難消，要常存慚愧心，莫失正念◎聞聲悟道，見色明心，不要心外見鬼◎各存正念者，一聲磬念一聲佛也◎不說人我是非，散心雜話◎施主一粒米，大如須彌山，若不自了道，披毛戴角還◎修因感果如種田，水養禾苗，如智水潤心田，能念念在道，則處處都是道場◎善用心者，心田不長無明草，處處常開智慧花，既然人身已得，佛法已聞，就要努力修行，勿空過日◎

四月二十六日

凡在三界之內，都要六道輪迴◎六道之中，分三善道、三惡道◎天、人、阿修羅，是三善道；畜生、餓鬼、地獄，是三惡道◎六道之中，每一道都有千品萬類，貴賤尊卑各各不同◎故經云：「譬如諸天，共器飲食，隨其福德，飯色有異◎上者見白，中者見

黃，下者見赤」欲界諸天有淫欲，四天王天與人間同，忉利天淫事與人間略異，只過風不流穢夜摩天則執手成淫，兜率天但對笑爲淫，化樂天以相視爲淫，他化天以暫視成淫楞嚴經說：「如是六天，形雖出動，心跡尚交，自此已還，名為欲界」色界已無淫欲，還有色身楞嚴經說：「是十八天，獨行無交，未盡形累，自此已還，名為色界，但無粗色，非無細色」淨名疏云：「若不了義教，明無色界無色；若了義教，明無色界有色」涅槃云：「無色界色，非聲聞緣覺所知」楞嚴經云：「是四空天，身心滅盡，定性現前，無業果色，從此逮終，名無色界！」三界輪迴淫爲本，六道往返愛爲基，可見有淫就有生死，斷淫就斷生死了三界六道，身量壽命，長短不同非非想處天，壽長八萬大劫，還是免不了生死輪迴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我們打算出火宅，就要好好的修行

四月二十七日

有一件事要囑咐各位的，近日各處來信問本寺是否傳戒?大家知道的，我在這裏是住茅蓬，各位有緣，所以共住在一塊現在要響應政府號召，自給自食，若人多了，一時生產不及，糧食就買不到；各位向外通信，切不要說這裏傳戒因爲這裏不能多住

人，本寺的新戒曾要求我說戒，我看時節因緣；或在這裏說方便戒是可以的，但不能招集諸方新戒；若人過多，食住都成問題◎現在農事忙到了不得，幸而秧已插了，但還有很多事要忙的，天天要喫，若不預爲計劃，就没有得喫◎老鼠都有隔年糧，我們也要有打算，時光迅速，又快到夏至了◎夏至後日漸短，夜漸長，陽氣收了，人身造化和天地一般，身心動靜，行住坐臥，要順時調護；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動勿被動轉，靜勿被靜轉；定是體，慧是用；真是靜，俗是動◎二諦圓融，與天地之氣一般，修行辦道，無非調停動靜而已◎動靜如法，隨心所安；動靜不如法，被境所遷◎歡樂苦日短，憂愁歎日長；時光長短，唯心所造◎一切苦樂，隨境所遷◎昔日有一禪和子在鼓山掛單◎有一生癩病僧，別人看見都討厭他。這禪和子年紀纔二十多歲，很慈悲細心招呼病僧◎病僧好了，與禪和子一同起單◎病僧曰：『我多謝你的照顧，病纔醫好；否則我早就死了，你和我一齊到我小廟去住住吧！』禪和子說：『我先朝五臺，將來再到你小廟去◎』禪和子朝完五臺，回到鼓山，訪那病僧，那病僧就在一金絲明亮的寺門邊迎接他說：『等你很久了，這麼遲到！』便倒一盃開水給他喝◎禪和子說：『路上未喫飯呢！』病僧說：『請稍等一下，飯就送來◎』病僧便去牽牛、犂田、播種、拔秧、插秧、薅草、割稻子、碾米、作飯，不知怎樣攪的，頃刻間飯就弄好了◎飯喫完之後，禪和子想告假

去，病僧請留一宿◎迨天明下山，則江山依舊，人事全非，已改朝換代過了很多年了◎我們苦惱交煎，日子非常難過，他上山住一日夜，喫一頓飯下山，就改了朝代，過了很多年月◎羅浮山沙門慧常，因採茶入山洞，見金字榜羅漢聖寺，居中三日而出，乃在茅山，人間五年矣◎你看時間長短，是不是唯心所造呢？只要你能定慧圓融，二諦融通，深入三昧，一念無生，則見無邊剎境，自他不隔於毫端，十世古今，始終不離於當念；行住坐臥，不要心外見法◎每天不被境轉，任你暑去寒來，與我不相干◎如如不動，念念無生，這就不被境轉，修行就不錯過時光了◎

四月二十八日

同參道友們來問話，不要客氣，直道些好◎本來諸方叢林問話的規矩，要恭恭敬敬，搭衣持具頂禮後，問訊長跪，纔請開示的◎這裏是茅蓬境界，不講究這些◎什麼道理呢？我現在一天到晚在煩惱中過日，你們多禮，我就更麻煩了◎隨便隨時，那裏都可以問，可以說◎禪和子在巷裏牽牛直來直去，譬如說點燈，用的是香油，就說是香油；是洋油就說是洋油◎你用功是念佛就談念佛，是參禪就談參禪，有那樣便說那樣，灑灑脫脫的好◎若說我樣樣都不曉得，請你慈悲開示，這就是虛僞了◎如德山隔江招手，他

也知你的長短◎本來法法都是了生死的，參禪、念佛、看經、禮拜，種種法門◎對機而說，你是什麼機，對你說什麼法◎「佛說一切法，為度一切心，我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！」如君臣藥配合妥當，喫了出一身大汗，病就好了；病好了，藥就不要了◎古人說：「但盡凡心，別無聖解！」凡夫心盡，當下是佛，不用向外馳求；向外馳求，即是外道◎心外一無所得，自心是佛◎凡夫心，就是執著心◎生氣，生歡喜，毀譽動心，貪色，貪財，穿好，喫好，偷懶，打無明，不上殿等等習氣毛病，甚至想成佛，都是凡夫心◎若能凡聖雙忘，一切處如如不動，不向外求，則見自心是佛◎辭親割愛，以參禪念佛等法門除此等凡心，以毒攻毒，病去藥除◎同參們請開示，常說妄想多，這不要緊。不參禪，不念佛，你還不知有妄想；因爲用功迴光反照，就知道有妄想◎識得妄，你不要理會他，如如不動◎若生心動念，就見鬼了◎日久功深，水滴石穿，口誦心惟，自然歸一◎參禪可以悟道，念佛忘了我，也能悟道◎一念不生，直下承當，這裏正好用功，希望各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！

四月二十九日

◎講起辦道，諸佛菩薩只叫除習氣，有習氣就是衆生，無習氣就是聖賢◎聖賢的妙

用，識得則煩惱是菩提，識不得則菩提成煩惱；煩惱與菩提，如反掌覆掌◎這些話說是容易，行就爲難◎所以鳥窠禪師說：『三歲孩兒雖道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！』虛雲慚愧萬分，習氣深了，不能回頭，不能放下，到這裏住茅蓬，本想『榔栗橫擔不顧人，直入千峯萬峯去』的◎常住的事不要我理，理了就是多管閒事◎從前當過兩天家，習氣難除，至今放不下◎事情看不過去的偏愛講，當家說過，今早不出坡，我還叫出坡◎有人說我這就是封建，是多管，這件事公說公有理，婆說理更多◎當家說大衆太辛苦了，休息一下是對的◎但國家號召我們努力生產，我們借了政府幾萬斤米，怎能不響應號召努力生產呢？雖然要大家喫苦，這是有理由的◎我要開腔多嘴，是怕下半年買不到米，因爲我們每人每日買米一斤半，現在木匠買米已節約減了三兩，我看我們也快要減的◎米少了又不增產就不夠食，若今天休息，明天是初一又休息，後天若下雨，那就一連休息三天不出坡，豈不誤了生產？有此原因。你們說我封建就封建，但我封建中有不封建，專制中有不專制，和有強權無公理的不同◎現在春雨土鬆，若不趁此時候多辛苦一點，請問下半年喫什麼呢？雖說辛苦，但我們比山下的老百姓已經好得多了◎他們這幾天幫我們插秧，纔有大米飯喫◎每天光頭淋雨還不敢躲懶，一懶我們就不用他，所以這麼苦，他們還要幹，我們沒他們這麼苦，何以還說苦呢？

端午

今天端午節，本是世俗的紀念日，佛門不在這裏執著◎虛雲以前也隨順世情，住近城市也有人送粽子，常住也隨俗過節，現在雲居山沒有人送粽子來，粽子本來是給鬼喫的，我們何必要包粽子！包粽子費工夫，所以只煮糯米飯應節算了◎人生世上，總宜流芳千古，切勿遺臭萬年；國家所重的是忠義節烈。佛門弟子，一念無生，認識本來面目，誰管他什麼吉凶禍福◎但未見無生的，就逃不出吉凶禍福◎這幾天鬧水災，去年鬧水災也在這幾天，今年水災怕比去年更壞，我放不下，跑出山口看看，只見山下一片汪洋大海，田裏青苗比去年損失更多，人民糧食不知如何？我們買糧也成問題；而且買糧的錢也沒有，所以要大家刻苦度過難關◎這次沒有米賣，幸蒙政府照顧，買到穀子；以前買米每人每天一斤半，現已減了四兩，只能買二十兩米；以穀折米，要打七折八折，一百斤穀子作七十斤米，要多買也不行◎買穀比買米喫虧，買麥麵一擔二十幾元，一擔麵粉等於兩擔米錢，更化得多了◎但不買又不行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節約省喫，從此不◎喫乾飯，只喫稀飯，買穀怕買不到，自己種的又未長成，先收些洋芋摻在粥內吃，洋芋每斤一角二分，價比米貴，好在洋芋是自己種的，不化本錢，拿它頂米度過難關，我們

要得過且過。

五月十五日

叢林布薩，一個月內黑月白月兩回。梵網經、四分戒本，每月本來都要誦兩次，今只半月誦梵網經，半月誦四分戒本，已省略了。梵語「布薩」，華言淨住、善宿。又曰長養。謂每月集衆說戒經，使比丘住於淨戒中，能長養善法也。佛觀一切衆生苦惱輪迴，背覺合塵，習氣除不了，故方便制戒，使衆生斷除習氣，背塵合覺。佛所說的戒律，梵語稱「毗奈耶」，華言曰滅，或曰律。新譯曰調伏。戒律滅諸過非，故曰滅。如世間之律法斷決輕重之罪者，故云律。調和身語意之作業，制伏諸惡行，故云調伏。戒律條文多少，怕你忘記，所以每月二戒都要誦二次。菩薩戒是體，比丘戒是用，內外一如，則身心自在。誦戒不是過口文章，要說到行到，講到持戒也實在爲難，稍一彷佛就犯了戒。持戒這事，如頭上頂一碗油似的，稍一不慎，油便漏落，戒就犯了。半月誦戒，誦完要記得，口誦心惟，遇境逢緣，就不犯戒，不起十惡；佛制半月誦戒之意在此。初發心的格外要慎重，很多人年老還靠不住，果能一生直到進化身窰，那時都不犯律儀，纔算是個清淨比丘。戒律雖有大、小、性、遮之分，皆要絲毫不犯。持戒清淨如

滿月，實不容易，不可不小心。未曾受戒的，別人誦戒不能往聽，只能誦戒前在齋堂聽和尚囑咐，不要忘記出家根本。論到出家，表相不難，不比過去要剃髮，現在很多俗人都是光頭的，出家只穿上大領衣就名僧人，但誰是真的僧人呢？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務望各自精進！

五月十六日

昨夜說的黑月白月誦兩重戒法，這是世尊金口所宣。佛將涅槃時，阿難尊者問佛：「未來比丘以何為師？」佛曰：「汝等比丘，於我滅後，當尊重珍敬『波羅提木叉』，如闇遇明，貧人得寶。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，若我住世，無異此也。」波羅提木叉，華言「別解脫」，謂身口七非五篇等戒，不犯則能解脫，以波羅提木叉為師，即以戒為師也。戒條既多，怕會忘記，故黑月、白月都要誦戒，以便記持不犯。曾受某戒，許誦某戒，聽某戒；未曾受過的戒，不許誦，不許聽；未受而誦而聽，就不合法。故誦戒法師在誦菩薩戒前問曰：「未受菩薩戒者出否？」維那答曰：「此中無有未受菩薩戒者！」誦比丘戒也要這樣問。佛門弟子共有七衆：一、比丘，二、比丘尼，這是男女之受具足戒者。三、式叉摩那，此云學戒女，習學六法故。四、沙彌，五、沙彌尼，這是男女之

受十戒者◎六、優婆塞，七、優婆夷，此是男女之受五戒者◎沙彌不許聽誦比丘戒，怕沙彌見比丘犯戒而生我慢貢高，輕視比丘；故誦戒之前，沙彌進齋堂，頂禮長跪，上座撫尺云：「諸沙彌諦聽！人身難得，戒法難聞，時光易度，道業難成，汝等各淨身口意，勤學經律論，謹慎莫放逸！」沙彌答曰：「依教奉行◎」上座又說：「既能依教奉行，作禮而退！」沙彌一拜起，問訊出堂◎沙彌出堂之後，纔開始誦戒◎受了佛戒，當下即得清淨戒體，即得解脫，即入佛位，位同大覺，是真佛子◎受佛戒，是難得希有之事◎所以受戒後，要謹慎護戒，寧可有戒而死，不可無戒而生◎僧祇律云：「波羅脂國有二比丘共伴來詣舍衛問訊世尊，中路口渴無水，前到一井，一比丘汲水便飲，一比丘看水見蟲不飲；飲水比丘問言：『汝何不飲？』答言：『世尊制戒，不得飲蟲水故◎』彼復勸言：『長老但飲，勿自渴死，不得見佛◎』答言：『我寧傷身，不毀佛戒！』遂便渴死，即生忉利天上，天身具足◎是夜先到佛所，禮足聞法，得法眼淨◎飲水比丘，後日乃到佛所，佛知而故問：『汝從何來？為有伴否？』彼即以上事答◎佛言：『癡人！汝不見我，謂得見我；彼死比丘，已先見我◎若比丘，放逸懈怠，不攝諸根，雖共我一處，彼離我遠；彼雖見我，我不見彼◎若有比丘，於海彼岸，能不放逸，精進不懈，斂攝諸根，雖去我遠，我常見彼，彼常近我！』」和這位持戒比丘比較一下，我們是一天到晚

烏烟瘴氣，和豬八戒一般，那裏像佛的弟子呢？佛制：比丘喝水，要用濾水囊，把水濾過纔喝；中國現在誰用濾水囊呢？佛又方便，喝水時只許用肉眼觀水，不許用天眼觀水，因爲用天眼觀，則水中蟲多皆喝不得，勉强喝了又犯戒故也。所以不管你看見水有蟲無蟲，照毗尼日用規定，凡飲水都要持偈念咒。偈曰：「佛觀一鉢水，八萬四千蟲，若不持此咒，如食衆生肉！」咒曰：「唵嚩悉波羅摩尼莎訶。」時光易度者，一日十二時辰，晝六時，夜六時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一小時四刻，一刻十五分鐘，一分六十秒，時間是刹那刹那的過，刹那刹那的催人老。你們沙彌，自出娘胎至今，轉眼就二三十歲，你看時光是不是易過，道業難成？初出家的道心都好，日子久了，就解怠起來。所以說：「出家一年，佛在眼前；出家二年，佛在西天；出家三年，問佛要錢！」既道心不長，道業就難成了，露水般的道心，怎能了生死呢？所以最後就囑咐你們說：「汝等各淨身口意，勤學經律論，謹慎莫放逸！」勤者精進不後退，如孔子所說：學而時習之。不分晝夜，行住坐臥，朝於斯，夕於斯，磨鍊身心，清淨三業。經者，徑也。即了生脫死之路徑；律者，戒律，即五戒十戒比丘菩薩等戒也；論者，佛大弟子發揚經律之妙義的著作。汝等沙彌，既發心爲道，就要勤學經律論，勿空過日！

五月十七日

昔日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？泉曰：『平常心是道。』州曰：『還可趣向也無？』泉曰：『擬向即乖。』州曰：『不擬爭知是道！』泉曰：『道不屬知，不屬不知；知是妄覺，不知是無記；若真達不疑之道，猶如太虛，廓然蕩豁，豈可強是非耶？』州於言下悟理。我們說古人的空話，說平常心，人人都有，但怎能見得他是道呢？只要識得平常心，則一切處都是道。不識這平常心，就顛顛倒倒了。何故呢？我們不能迴光返照，向外馳求，背覺合塵，朝朝暮暮，隨境遷流，背道而馳，摸不著自己的臉孔。怎樣叫平常心呢？平常就是長遠，一年到頭，一生到死，常常如此，就是平常。譬如世人招待熟客，只用平常茶飯，沒有擺布安排，這樣的招待，可以長遠，就是平常。如有貴客到了，弄幾碗好菜，這就是不平常的，只能招待十天八天；家無常禮，故不平常的招待，是不能長久的。修心人能心無造作，無安排，無改變，無花言巧語等，這就是平常心，就是道。也就是直心是道場的意思。六祖謂智隍禪師曰：『汝但心如虛空，不著空見，應用無礙；動靜無心，凡聖情忘，能所俱泯，性相如如，無不定時也。』這些話，也是說的平常心。與這些話不相應的，是在鬼窟裏作活計，就不平常了。昨夜說戒律，初發

心的初生信心，歸依三寶，求受五戒。再進步的，知人生是苦，而捨俗出家，入山修道，知比丘尊貴，而受具足戒。又發大心，而受菩薩戒，在戒堂聽引禮師苦口叮嚀，說到「寒心而生慚愧」。那時怕六道受苦而發道心，聞法淚下。問某戒能持否？都答曰「能持！」但受戒完了，過些時候，老毛病復發，就退道心，就不平常，反以貪、瞋、癡爲平常了。明道的人，動靜無心，善惡無念，性空即無心，無心即道。初出家人，不知佛法如何，規矩如何，修行如何？須知欲了生死，先要循規蹈矩，如孔子之制禮作樂，亦無非教人規矩，與佛戒律無異。執身即除習氣，身得自由，則心有依處。古人在行住坐臥四威儀中，有執身次序的偈語曰：「舉佛音聲慢水流，誦經行道雁行遊，合掌當胸如捧水，立身頂上似安油，瞻前顧後輕移步，左右迴施半展眸，威儀動靜常如此，不枉空門作比丘。」以冰清玉潔的音聲，稱念諸佛聖號，這是念佛法門。進一步問念佛的是誰？就是參禪了！若不迴光返照，只口念佛而心打妄想，隨念遷流，這樣念佛就無用。念佛要口念心惟，以智觀照，聲音不緩不急，如水慢流，口念耳聽，不打妄想，念念流入薩婆若海，一聲佛號有無量功德，只此一聲佛號就能渡無量衆生。誦經或照經文直誦，或背誦，或跪誦，或端坐而誦，或默念皆可，隨文觀想，看經中說的什麼道理；行道即經行，一步一步不亂，不東歪西倒，如空中雁行有次序，一個跟一個，不緊不疏

的行，一切處都是用功。合掌兩手不空心，十指緊密，不偏不倒，如捧水一般，若一偏側，水就傾瀉了；站如松，兩腳八字，前寬八寸，後寬二寸，身直，頭不偏不倚，後頸靠衣領，如頂一碗油在頭上一般，不正則油瀉了；行如風，要照顧前後，輕輕移步，鞋不拖地，行樓板不要響，生草不踏，愛護生物，開眼看東西，只展半眼，所看不過三五七尺遠，行住坐臥，能具威儀，使人一望生敬，若不先自檢責，何以化導羣機？既自治之行可觀，則攝化之門不墜，有道無道，舉止如何，別人一看便知。心能平常則始終不變，經歷風波險阻，此心如如不動，如憨山老人者，就是我們的模範。他老人家生於明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月十二日，十二歲請於母出家，禮南京報恩西林和尚為師，受具戒於無極和尚，二十歲西林和尚寂後，房門大小事，衆皆聽憨山決之；後從雲谷大師在天界坐禪，二十八歲遊五臺，見憨山甚佳，因以為號。二十九歲閱肇論，悟不遷義。妙峯謂之曰：「且喜有住山本錢矣！」三十歲發悟說偈曰：「瞥然一念狂心歇，內外根塵俱洞澈；翻身觸破太虛空，萬象森羅從起滅。」自披剃至七十一歲冬，遊雙徑，上堂說法，啓口數千言，不吃一字。侍前傳錄，疲於奔命，日不暇給，其詳細史實，具載年譜中。他老人家一生歷史，數十年中，環境千變萬化，千辛萬苦而道心始終不變，這就是平常心，長遠心；就是我們的模範。他遺戍雷陽時，作軍中吟云：「緇衣脫卻換戎裝，

始信隨緣是道場，縱使炎天如烈火，難消冰雪冷心腸！』把他自己堅固不變的心都吐露出來。佛法到今日更衰微，起過不少風波，「解放」前，全國僧尼還有八十萬，去年只餘七萬多，還俗的十佔其九，這就是無長遠心，無堅固心。烈火一燒，就站不住腳。若是真佛弟子，就要立志，具鐵石心腸，先學威儀，循規蹈矩，不怕人說你腦筋不醒，要死心崇奉佛的教誡，由於多劫種下善根，此生纔得入佛門，就要努力求道去習氣，不入名利場，不當國王差，把心中的習氣，一點一點的除去。即是大修行人，得入理體，堅固心歷久不變，平常心動靜一如。

五月十八日

禪門日誦上，載有憨山大師費閒歌十首，講十件難事，這十件事辦不到，就是空費力，就是閒無用，故曰『費閒歌！』若把這十事做到，就了生死。十件難事是：『體道難，守規難，遇師難，出塵難，實心難，悟道難，守關難，信心難，敬心難，解經難。』我與古人一比，自知慚愧，不敢多春殼子。別人把我當古董看待，以爲我有道德；我不敢多說話，別人認爲我裝憨，此事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，並非我客氣。古人說：『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我內心的慚愧，誰能知道呢？我騙佛飯

喫，比你們多幾年，你們不相信苦惱業障，我的苦惱又說不出，現在只喫空飯，講話也講不好，講的又不是自己的，只是前人的典章，或諸方的口水，都是眼見耳聞的，自己肚裏一點也沒有。古聖先賢，千佛萬佛，傳一心印，不說一語，佛祖相傳，無非如此。古人說得到行得到，別人不知我的苦惱，還以為我了不得，明眼人會說我，你何不自己講講自己。前天杭州某人來一封隱名信指責我說：「抑其有以宗匠自命者，咸多墨守偏空，縱有滿腹知解，對本分上一點不能相應；阿附權貴，廣收門徒，雖名喧一時，亦不足重。……故有秘戒不許濫傳於不道不明不聖不賢之人，若遇其人而不傳，則必受其殃；若傳非其人，亦受其殃。未審大師遇有應傳而不傳，不應傳而傳者之事否？（按：傳者傳法也）……一、和尚蓄鬚，沙門敗類，開千古破戒之風，留後人譏諷之玷；二、雲門罹難，不明事機，徒以宿業果報而自慰，造成三僧失蹤，一僧身亡，空前未有之慘聞；有此二事，足以證明大師功過深淺矣！孔子說：丘也幸，苟有過，人必知之。……」這封信指責我，就是我的善知識，我很感謝他。可惜他的信不署名，又沒有回信地址。他說：「蓋以大師之神明，當可知也。倘有緣分，請一回示為禱！」因此我寫信到杭州託心文法師打聽這封信是誰寫的，想和他通個信。他說我以宗匠自命，又說「就學人所知者，其能行解相應作法門之龍象，不愧為人天眼目者，捨大師其誰能當之？」

等語，他最初責我以宗匠自命，我何嘗敢以宗匠自命？繼又讚歎我「捨大師其誰能當之」，這些話我實不敢當。問我傳法之事，我自己應不應得法也不知，那裏敢說傳不傳呢！談到「和尚蓄鬚」這件事，旁人對我是不清楚的。我初出家時，誤學頭陀留鬚髮帶金箍，那時不明教理，早就錯了。後來被善知識一罵就剃了，以後每年剃一次頭，每逢除夕洗一次腳，平生不洗澡，既然一年纔剃一次頭，平常不剃頭就不剃鬍子，我不是有意養鬍子的。照佛制度，應該剃除鬚髮。中土風俗，以鬚眉男子爲大丈夫相，認爲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所以中土祖師亦有順俗留鬍子的。說到雲門罹難，責我不明事機，這事亦與我無干！誰失蹤，誰身亡，我也不知！古來酬還夙業果報而罹難的祖師很多，以上的話，由於我放不下而說的。平常會說古人的話來勸人，遇到境界，自己就打不開。真所謂「能信不行空費力，空空論說也徒然」。我長年害病，無力行持，不能如古人那樣要死就死，要活就活，來去自由。初發心同參們！不要提我的虛名，不要聽我的空話，要各人自己努力，自不努力，向外求人，都靠不住的。行持不限出家在家，都是一樣。講個典章你們聽：雲南有一位秤錘祖師，明朝人。姓蔡，住昆明小東門外，父母去世，遺下財產田園，生活過得很好；勤儉勞動，自種菜蔬出賣作零用。妻年輕貌美，好喫懶作，和野漢子私通。蔡雖明知此事也不說她，日子久了，她更膽大，天天和野漢子私

通，毫無顧懼了◎有一天，蔡很早就出門賣菜，預計野漢尚未離家，就買好酒肉帶回家◎這時野漢尚未離去，只好躲在床下，蔡入廚弄飯菜，妻覺得不好意思，就去洗臉並幫丈夫弄飯菜，飯菜弄好了，蔡叫她擺碗筷；她擺了兩套碗筷，蔡叫她擺三套◎「我今天請客◎」她擺好了，蔡叫她請客出來喝酒◎她說：「客在那裏？」蔡曰：「在房裏◎」她說：「你不要說鬼話，房裏那裏有客？」蔡說：「不要緊，不要害怕，你請他出來好了！若不出來，我就給他一刀！」妻不得已，就叫野漢子出來◎蔡請野漢子上座，向他敬酒◎野漢子以爲有毒不敢喝，蔡先喝了再請他喝，野漢子纔放心◎酒菜喫飽了，蔡向野漢子叩頭三拜，說今天好姻緣，我妻年輕，無人招呼，得你照顧很好，我的家財和我的妻，都交給你，請你收下吧◎妻和野漢子都不肯，蔡持刀說，你們不答應，我就要你們的命◎二人没法，只好答應下來，蔡於是隻身空手出門，往長松山西林庵出家，一面修行，一面種菜，後來用功有了見地◎再說野漢子財色兼收以後，好喫懶做，老婆天天挨打挨罵，喫不消，她悔恨了，跑到西林庵請蔡回家，想重尋舊好，蔡不理她，後來野漢子把家財喫光了，弄到她討飯無路，她想起蔡的恩情，想報答他◎蔡平常好喫昆陽的金絲鯉魚，她弄好了一盤金絲鯉魚，送到西林庵給蔡喫，蔡收下說：「我領了你的情了，這些魚我拿去放生！」妻曰：「魚已煮熟了，不能放生！」蔡即將魚放在

水裏，魚都活了。直到現在，昆明黑龍潭古跡，還有這種魚。蔡是俗人，對妻財子祿能放得下，所以修道能成功。奉勸各位，都把萬緣放下，努力修行，期成聖果吧！

五月二十日

佛所說法，千經萬論，總是要叫衆生明自己的心。若人識得心，大地無寸土。衆生無量劫來，被物所轉，都是心外見法，不知自性。本來無一物，萬法了不可得，妄執心外有法，成邪知邪見。既然說識得心無寸土，那就算了，何必還說許多名堂，什麼三歸五戒，三千威儀，八萬細行等等；說這多法門，無非對治衆生的心而已。衆生習氣毛病，有八萬四千煩惱，所以佛就有八萬四千法門來對治，這是佛的善巧方便。你有什麼病，就給你什麼藥。佛說一切法，爲度一切心；若無一切心，何用一切法？衆生無量劫來，被無明煩惱污染了真心，妄認四大爲自身相，不知此身畢竟無體，和合爲相，實同幻化。今欲返本還原，要先調身，斷除習氣，把粗心變爲細心，從有爲到無爲，在自性清淨身上用功，行住坐臥，一天到晚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小心謹慎，斷除習氣，膽要大，心要細；膽大包身，不被境轉。心細則氣細，否則粗心浮氣；這種情形，可以自己檢查。一般人在勞苦奔波忙忙碌碌時，就氣喘息粗，有定力功夫的人，再忙也不喘

氣，一天到晚，總是心平氣和的；一心不亂就是定。妄無本體，有定就無妄，就能復本心源。功夫從外頭做起，先講威儀教相；行住坐臥都有威儀，不要說忙得要死，還講什麼威儀。既然作如來之弟子，先聖之宗親，出入金門之下，行藏於寶殿之中，就要做到任他波濤浪起，振錫杖以騰空，假使十大魔軍，聞名而歸正道，怎能因爲忙了就不講威儀呢？昔日浮山遠錄公謂其首座曰：「所以治心，須求妙悟；悟則神和氣靜，容敬色莊，妄想情慮，皆融為真心矣。」「以此治心，心自靈妙，然後導物，孰不從化。」所以有「眼」的人，看你一舉一動，威儀怎樣，就知你有道無道。佛在世時，舍利弗初爲婆羅門，路逢馬勝比丘，見他威儀很好，心生恭敬，從之問法。馬勝比丘說：「諸法從緣生，諸法從緣滅，我師大沙門，常作如是說。」舍利弗聞偈得法眼淨，歸與親友目連宣說偈言，亦得法眼淨，即時各將弟子一百，往詣竹園求願出家。佛呼善來比丘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被身，即成沙門。你看馬勝比丘只是行路威儀好，便成如此功德，這就是以威儀導物，孰不從化的例子。初發心的同參們！要向古人習學，一心觀照自己，行住坐臥，二六時中，一切無心，不被物轉；若不如此，不守本分，隨妄流轉，何異俗人？雖說出家辦道，都是空話，各人留心！

五月二十一日

楞嚴經上佛說：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◎」我們和佛就如此不同◎楞嚴一經，由阿難發起，作我們的模範。全經著重說「淫」字，由這淫字，說出很多文章來◎最初由阿難示現，因乞食次，經歷淫室，遭大幻術，摩登伽女，以娑毘迦羅，先梵天咒，攝入淫席，淫躬撫摩，將毀戒體，如來知彼淫術所加，齋畢旋歸◎王及大臣，長者居士，俱來隨佛，願聞法要◎於時世尊，頂放百寶無畏光明，光中出千葉寶蓮，有佛化身結跏趺坐，宣說神咒◎敕文殊師利，將咒往護，惡咒消滅，提挈阿難及摩登伽，歸來佛所◎阿難見佛，頂禮悲泣，恨無始來，一向多聞，未全道力，殷勤啓請，十方如來，得成菩提妙奢摩他。三摩禪那，最初方便◎佛應阿難之請，就說出一部楞嚴經來◎阿難遇摩登伽女，並非做不得主，這是菩薩變化示現世間，非愛爲本，但以慈悲，令彼捨愛，假諸貪欲，而入生死◎圓覺經說：「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由有種種恩愛貪欲，故有輪迴；若諸世界，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淫欲而正性命；當知輪迴，愛為根本！」所以說：「三界輪迴淫為本，六道往還愛為基◎」世人有在家，有出家，有爲道，有不爲道，凡自性不明的，都在五欲中滾來滾去◎五欲就是

財、色、名、食、睡◎由此五欲，生出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，七情又綑五欲，因此生死不了◎如經所說：『南閻浮提眾生，以財為命！』人的投生，起首由於淫欲，及至出生後，就以『財』爲主◎廣慧和尚勸人疏於財利，謂『一切罪業，皆因財寶所生◎』所以五欲第一個字就是財，人有了錢財，纔有衣食住，纔想女色娶妻妾◎人若無財，什麼事都辦不成，可見財的厲害了◎世人總以有財爲樂，無財爲苦，無財想有財，少財想多財，有了白銀，又想黃金，不會知足的◎既爲自己打算，又爲子孫打算，一生辛苦都爲錢忙，不知有錢難買子孫賢，無常一到，分文都帶不去，極少能把錢財看穿的◎從前有三個乞丐，一人手上拿一條蛇，一人手上拿一個『蓮華落』，一人手上拿一個糞袋，同時行路，看見地上一文錢，頭一個乞丐看見，就拾起這文錢◎第二個說：『我先看見的，這文錢應該歸我！』第三個也說：『我先看見的，這文錢應該歸我！』三個乞丐就爲這一文錢，在路上打起來◎衙門差人經過，看見他們打得兇，恐怕打出人命，就把三人帶進衙門見官，判斷是非◎官坐堂上，問明原由◎便說道：『這一文錢作不得什麼用，不要爭了◎』三人都說：『我窮到一文錢都沒有，對此一文怎能不爭？』官說：『你們各自說出窮的情形，待我看那個最窮，就判這文錢歸那個！』第一個說：『我最窮了，『無溜見青天，衣破無線聯，枕的是土磚，蓋的是草墊！』』第二個說：『我比他

更窮：『青天是我屋，衣裳無半幅，枕的是拳頭，蓋的是筋骨！』」第三個說：「他們都不如我這樣窮，我『一餓數十天，一睡大半年，死得不閉眼，只為這文錢！』」官聽了大笑，這齣戲是譏貪官污吏的。世尊說法，講錢迷人的多得無比，出家也很多被錢迷的。從前是錢，現在是紙，更累死了。離了它就不能過日，你要生產就要工具，沒有錢買不到工具，就種不出東西。我們整天忙，是不是也爲這文錢呢？世人衣食足了之後，又貪色，這個色字不知害了多少人。古來帝王由於貪色而致亡國的也不少。昔夏桀伐有施，得妹喜爲妻，由此荒淫無道，爲商湯所滅。商朝的紂王愛妲己，嗜酒好色，暴虐無道。周武王伐之，兵敗自焚死。古時沒有電話電報，邊方告警，則舉烽燧。其法：作高土臺，臺上作桔皐，桔皐頭上有籠，中置薪草，有寇即舉火燃之以相告：曰『烽』。又多積薪，寇至即燔之，望其煙：曰『燧』。晝則燔燧，夜乃舉烽，此臺烽燧既作，鄰臺即相繼遞舉，以告戍守之兵。周幽王寵褒姒，不好笑，王百計悅之，仍不笑；王乃舉烽火以徵諸侯，諸侯至而無寇，褒姒乃大笑。後西夷犬戎入寇，王舉火徵兵，諸侯不至，犬戎遂弒王於驪山之下，並執褒姒以去。這事叫烽火戲諸侯，貪色之禍，無量無邊，說不完了。利和名是相連的，名有好有壞，或是流芳百世，或是遺臭萬年。三皇五帝，是聖君賢王的典型，禹受治水之命，八年於外勞心焦思，三過家門而不敢入，開九州，通九

道，陂九澤，度九山，遂竟全功；乃定九州之貢賦，立五服之制，四夷賓服。湯王出，見羅者方祝曰：「從天下者，從地出者，四方來者，皆入吾羅！」湯曰：「嘻，盡之矣！」乃命解其三面留其一面，而告之曰：「欲左者左，欲右者右，不用命者，乃入吾網。」這就是聖君賢王流芳百世的德澤；王莽、曹操、秦檜等就遺臭萬年。諸佛菩薩，諸大祖師，有真道德，雖不求名而名留千古；善星比丘，寶蓮香比丘尼，生墮地獄，罪業深重，自然遺臭萬年。這個名真害人，說你好，有道德，難行能行就歡喜，就是好名；被罵不高興，也是為名。說好不好，總被名轉。眼前槍易躲，背後箭難防；從前禪堂午後喫了點心粥，有禮佛的，有到「監值寮」開茶話會的，說你的功夫用得好，就生歡喜；說不好，臉就放下來了。講小座也是一樣，說你好就歡喜，說你不好就不願意，也是被名轉。食也有利有害，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。古人一心在道，野菜充飢，心定菜根香。如潭州龍山和尚那樣，「一池荷葉衣無數，滿地松花食有餘；剛被世人知住處，又移茅屋入深居。」世人貪食，專在酸、甜、苦、辣、鹹、淡、甘、辛裏打滾，務求珍饈美味，肆意傷生害命，以資口腹；也有喫素的人，弄齋菜還叫葷菜名，什麼細雞、油肉丸等等名目。這是習氣不忘，殺心還在，雖不是真吃葷也犯了戒了。好好醜醜，到肚都變為屎，何必貪求美味，爭奪不休呢？好的喫得多，屁也多屎也多，有什麼

好處呢？睡覺更了不得，貪睡的人更多了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一天二十四小時，白天做事，夜裏睡覺，平均一年睡了一百八十天，可見睡覺這事，浪費不少光陰，真害死人。真修行人愛惜光陰，佛遺教經說：「晝則勤心修習善法，無令失時；初夜後夜，亦勿有廢；中夜誦經，以自消息；無以睡眠因緣，令一生空過，無所得也。」故有睡用圓枕及不倒單等法克服睡魔的。不發道心，不知慚愧，好喫懶做的人，特別貪睡。左邊睡醒了又右邊睡，而且日以繼夜的睡，看經聽法，坐香念佛都睡，把大好光陰全都浪費了。究竟出家所爲何事呢？古德云：「聞鐘臥不起，護法善神瞋，現世減福慧，死後墮蛇身。」溈山老人云：「如斯之見，蓋謂初心慵惰，饕餮因循；荏苒人間，遂成疎野！」又說：「感傷歎訝，哀哉切心，豈可緘言，遞相警策！」希望有心求道、願出生死的人，切勿再被五欲七情所轉，努力勤修，莫空過日！

五月二十三日

世上軍令嚴肅，令行如山倒，誰也不能違他。佛所說法，亦如軍令一般，爲佛弟子，只有依教奉行，決不能絲毫違犯。前幾天說的布薩時上座對沙彌說：「汝等各淨身口意，勤學經律論，謹慎莫放逸。」既已出家，就要痛念生死，如救頭燃，怎敢放逸

呢！勤學經、律、論，三藏聖教，尋求了生脫死的途徑和方法。經、律、論名為三藏者，因此三者皆包藏文義也。經說定學，律說戒學，論說慧學；故三藏亦既三學，梵語「素呾纜藏」，或曰「修多羅藏」。譯曰：「綖」，謂佛之言說，能貫穿諸法，如綖之貫花鬘也。又譯曰「經」。經者，具常法二義，且經之持緯，恰具綖義。梵語「毘奈耶藏」，或曰「毘尼藏」，譯曰「滅」。謂滅三業過非也。梵語「阿毘達摩藏」，舊作「阿毘曇藏」，譯曰「對法」，以對觀真理之勝智而名，又譯「無比法」，謂勝智無比也。別名「優婆提舍」，譯曰「論」，論諸法之性相而生勝智，故別名為論。既受三壇大戒者，便是大丈夫和菩薩，又發了菩提心，就要做大丈夫和菩薩的事。梵語「菩提」，此譯為「道」；道者是心是理，心之妙理，體同虛空，偏三界十方，包羅萬象。發如是菩提心，就是菩薩大丈夫。諸佛慈悲說三乘法，重重指明，就戒律言：佛制比丘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；五夏以後，方許聽教參禪；可見學戒守戒是佛弟子最重要的事。梵網律有十重四十八輕。犯十重是「波羅夷罪」，波羅夷此譯為「棄」，或曰「退沒」，或曰「不共住」，或曰「墮不如意處」，或曰「斷頭」、「無餘他勝」等，是戒律中最嚴重之罪也。律中有開有遮，小乘與大乘不同。「開」者「許」之義，「遮」者「止」之義，「許作」曰「開」，「禁作」曰「遮」。「開」要看時節因緣，是額外方

便，没有因緣是不開的◎「遮」則一遮永遮◎小乘與大乘有很多相反的。「小乘持」即「大乘犯」，「大乘持」即「小乘犯」；其詳細條章可看毘尼止持作持等書◎具足戒中，比丘有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有三百四十八戒，分爲五篇◎一曰波羅夷罪，譯曰斷頭，其罪最重。如斷頭不能復生，不復得爲比丘也◎此篇比丘有四戒，比丘尼有八戒◎二曰「僧殘罪」，梵名「僧伽婆尸沙」，僧者「僧伽」之略，殘爲「婆尸沙」之譯，謂比丘犯此戒，殆瀕於死，僅有「殘餘之命」◎因此而向於僧衆懺悔此罪，以全殘命，故名「僧殘」◎此篇比丘有十三戒，比丘尼有十七戒◎三曰「波逸提罪」，譯曰「墮」，謂墮地獄也◎此篇比丘有一百二十四戒，比丘尼有二百八戒◎四曰「提舍尼罪」，具云「波羅提舍」，説曰「向彼悔」。向他比丘懺悔罪便得滅也◎此篇比丘有四戒，比丘尼有八戒◎五曰「突吉羅罪」，譯曰「惡作」，其罪輕◎此篇比丘有百衆學法◎另有二不定法，七滅諍法，共一百九戒◎比丘尼有百衆學法，七滅諍法，比丘除在三際四威儀中嚴守二百五十戒成三千威儀外，還要在二六時中，遵照毘尼日用，持誦五十三咒，如是降伏其心，制身不行，又有三聚圓戒之説◎每一戒，皆具「攝律儀戒」，「攝善法戒」，「攝衆生戒」之三聚也◎如不殺生一戒，即具三聚者：謂離殺生之惡是「攝律儀」，爲長慈悲心是「攝善法」，爲保護衆生是「攝衆生」◎楞嚴經云：「若諸比丘，

不服東方絲綿絹帛，及是此土靴履裘毳，乳酪醍醐，如是比丘，於是真脫，不酬還宿債，不遊三界！」小乘有因緣可喫牛奶，菩薩喫不得；絲綿裘毳等亦然。這是小乘大乘「開、遮、持、犯」的不同。又比丘不拿銀錢，不存一米，不喫隔宿飲食，當天化飯喫不完的不留，菩薩開了，拿銀錢不犯。酒是五根本戒之遮重戒，大乘小乘不准開，惟大病非酒不治者，白衆後可用。戒律開遮因緣微細，要深入研究纔能明白。佛門興衰，由於有戒無戒。犯戒比丘，如獅子身中蟲，自食獅子肉，所以佛將入滅說涅槃經，叫末世比丘以戒爲師，則佛法久住。佛又說「四依法」：一、糞掃衣，二、常乞食，三、樹下坐，四、腐爛藥。此四種法是入道之緣，爲上根利器所依止，故名「行四依」。又名「四聖種」。此法能入聖道，爲聖之種。「糞掃衣」又名「衲衣」，凡火燒、牛嚼、鼠齩、死人衣、月水衣，爲人所棄與拾糞之穢物同者，比丘拾之，浣洗縫治爲衣，曰糞掃衣。又補衲糞掃之衣片而著用之，故曰「衲衣」。比丘著此糞掃衣，不更用檀越布施之衣，在於離貪著也。乞食，梵云「分衛」。十二頭陀經曰：「食有三種：一、受請食，二、衆僧食，三、常乞食。若前二食，起諸漏因緣，所以者何？受請食者，若得請，便言我有福德好人；若不請，則嫌恨彼，或自鄙薄，是貪憂法，則能障道。若僧食者，當隨衆法，請主事人，料理僧事，心則散亂，妨廢行道，有如是惱亂因緣，應受乞食

法！』樹下坐，不住房屋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也◎腐爛藥者，比丘有病不請醫，不喫新藥，只拾別人所棄之腐爛來喫；病醫得好不好，聽其自然◎今世比丘，誰能守之？一有疾病，中醫西醫，特效藥，滋補品都來了；四依法久無人行了◎梵語比丘，此云『除饉』，又云『乞士』、『破惡』、『怖魔』◎比丘爲世福田，人若供一飯，聞一法，能除一切饑饉之災，故曰『除饉』◎云『乞士』者，上從如來乞法以長慧，下就俗人乞食以資身，故名『乞士』◎『乞法』謂乞四念處、四正勤、四如意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支、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之法也◎『破惡』是把身、口、意所造十惡業破除之，轉爲十善業也◎『怖魔』謂比丘出家，脫離魔眷，魔震動驚怖也◎我們既成了比丘，誰能名符其實爲真比丘呢？既出家爲了生死，就要依法行持，口而誦，心而惟，朝於斯，夕於斯，不要留戀世上的貪瞋癡愛，不要人我是非好喫懶做！

五月二十六日

孔子論語二十篇，第一句說：『子曰學而時習之◎』子者，孔夫子◎曰者，說也◎

孔子教人將學過的東西，時常溫習，語默動靜，念念不忘；若所學彷佛大意，工夫就不相應、不究竟了◎世法佛法都是一樣，要學而時習之◎佛法是『體』，世法是『用』，

體是理，是真諦◎用是事，是俗諦◎要知二諦融通三昧印的道理，不融通就落於偏枯◎如離體表用，是凡夫凡情；離事講心，是不明心地◎真俗二諦，名目很多◎真是「體」，俗是「用」，戒定慧體用都得，都是一個心地中生出種種名字，若能融會貫通，則條條大路透長安◎昔有僧問趙州，如何是道？師曰：「牆外底！」曰：「不問這個道！」師曰：「你問那個道？」曰：「大道！」師曰：「大路透長安！」這裏說的是什麼話呢？請參究參究，那個是道？會過來的處處都是佛法，不明就滯在名相上，一天到晚勞碌奔波，種田博飯喫，與俗人何異？現在世人多是光頭，僧人穿的也是俗服，此外何處與俗人不同呢！古人說：「心田不長無明草，性地常開智慧花！」這就是透長安的大道，也就是與俗人不同處◎耕種的人，田裏有草如不拔去，就難望收成；修行人把心裏的無明草薅了，那智慧花就長得好，開得好！只要你不被境轉，情不附物，無明草就不長了◎智慧花一開，則粗言及細語總是說無生，古人行到說到，無空話講，一問一答，答在問處，吐露心機，都是妙用◎我們心不在道，故被物轉，而無智慧◎若能痛念生死，全心在道，不分世出世法，是男是女，好看不好看，若一動念，即出鬼被情轉了！不分別，即不隨情轉，作得主◎古人說：「你有柱杖子，我與你柱杖子！」這是表法◎你妄想多了，就是你有柱杖子，為了除你的妄想，就教你修數息觀、不淨觀、念佛

觀，念佛、看經、禮佛、看話頭，給你修行的法門，就是與你柱杖子。你如用功到有把握，就落在無事田裏，有成障礙，是要不得的；這就是你無柱杖子，我奪你柱杖子。病好不用藥，就是奪柱杖子。不如是，則執藥成病。太陽老人說：「莫守寒巖異草青，坐著白雲宗不妙也！」參禪念佛，都要時時刻刻口誦心惟，開言吐語，不分別是非；終朝解脫，不煩惱；不生心動念，是有功夫。若無把握而被境轉，就苦惱了。用功不得受用，處處波浪滔天。昔佛印禪師入室次，蘇東坡適至。師曰：「此間無坐處！」蘇曰：「暫借佛印四大為坐！」師曰：「山僧有一問，學士道得即請坐，道不得即輸玉帶！」蘇欣然請問。師曰：「四大本空，五陰非有，居士向什麼處坐？」蘇遂施帶，師答以一衲。蘇述偈曰：「病骨難將玉帶圍，鈍根仍落箭鋒機；欲教乞食歌姬院，且與雲山舊衲衣！」東坡雖聰明，答不出話，是他腳未踏實地。同參們！如何能腳踏實地呢？只有口誦心惟，朝斯夕斯的幹！

六月初二日

佛滅度後，法住世間有三階段：正法一千年，像法一千年，末法一萬年。善見論云：「由度女人出家，正法唯有五百歲。由世尊制比丘尼行八敬法，正法還得千年。

問：千年已，正法為都滅耶？答：不都滅！於千年中得三達智，復千年中得愛盡羅漢無三達智，復千年中得『阿那含』，復千年中得『斯陀含』，復千年中得『須陀洹』，總得一萬年。初五千歲得道，後五千歲學而不得道，於一萬歲後，一切經書文字滅盡，但現剃頭袈裟法服而已！」潙山老人說：「所恨同生像季，去聖時遙。」潙山老人在唐朝，去佛已千餘年，是像法時期。一切事情變遷，水久蟲生，法久成弊。付法藏經云：「阿難比丘，化諸眾生，皆令度脫。最後至一竹林之中，聞有比丘誦法句經偈云：『若人生百歲，不見水潦鶴，不如一日生，而得睹見之。』阿難聞已，慘然而歎：『世間眼滅，何其速哉！煩惱諸惡，如何便起？違反聖教，自生妄想，此非佛語，不可修行。……汝今諦聽，我演佛偈：若人生百歲，不解生滅法，不如生一日，而得了解之！』爾時比丘，即向其師，說阿難語。師告之曰：『阿難老朽，智慧衰劣，言多錯謬，不可信矣！如今但當如前而誦！』阿難後時，聞彼比丘猶誦前偈；……即入三昧，推求勝德，不見有人能迴彼意，便作是言：『異哉！無常甚大，劫猛散壞；如是無量聖賢，今諸世間，皆悉空曠，常處黑暗，怖畏中行，邪見熾盛，不善增長，誹謗如來，斷絕正教，永當沈沒。生死大河，開惡趣門，閉人天路，於無量劫，受諸苦惱。我於今日，宜入涅槃！』」楞嚴經指出：「末法時代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。阿難當知，是十種魔，於末世時，在我法

中，出家修道，或附人體，或自現形，皆言已成正徧知覺。讚歎淫欲，破佛律儀。先惡魔師，與魔弟子，淫淫相傳，如是邪精，魅其心腑，近則九生，多逾百世，令真修行，總為魔眷。命終之後，必為魔民，失正徧知，墮無間獄！』經中說九生百世者，一生一百年，一世三十年，今佛曆已是二千九百八十二年，就是百世魔王出現之時。佛滅不久，法句經偈，就有誦爲水潦鶴的，時至今日，其訛誤更多了。「水潦鶴」，就是鷺鷥鳥，見之有何意義？解生滅法，能離苦海，故有百歲不解，不如一日能解。所謂有智不在年高，無智空長百歲也。末世邪師，各各自謂是善知識，當參學的人，若無試金石，必從邪淪墮。只見境風浩浩，摧殘功德之林，心火炎炎，燒盡菩提之種，末世求道，真不容易！溈山老人說：「遠行要假良朋，數數清於耳目，住止必須擇伴，時時聞於未聞！」故云：『生我者父母，成我者朋友；親附善友，如霧露中行，雖不溼衣，時時有潤！』孔子亦曰：『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，擇其善者而從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』他好，跟他學，不會帶壞你，不相干的人，種種習氣，臭不可聞，和他接近日久，自己也會臭。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香染香，近臭染臭。善友粗言及細語，皆歸第一義，故宜親近。末法行人，如我們者，比魔外的本領也比不上。楞嚴經說：「『色陰』盡的，於其身內，拾出蟯蛔，身相宛然，亦無傷毀。於時忽然，十方虛空，成七寶色，或百寶

色，同時徧滿，不相留礙，忽於半夜，在暗室中，見種種物◎『受陰』盡的，能反觀其面，各有十種禪那現境，叫著五十種陰魔，迷不自識的，則謂言登聖，大妄語成，墮無間獄！」老子説的，其中有精，和孔子説的，空空如也；是見到識陰的道理◎羅漢五陰俱盡，已出三界◎我們色陰未盡，與道隔得很遠◎我懺悔，不過比你們癡長幾歲，弄到一個虛名，你們以爲我有什麼長處，以我爲宗就苦了！我比楞嚴所説的妖魔外道都不如，比祖師更不如；所以每每叫你們參學的要帶眼識人，又要有雙好耳，聽法能辨邪正，然後將所見所聞的，放進一個好肚裏，比較他的是非得失，修行就不會走錯路，不上僞善知識的當◎現正是末法時代，你到那裏訪善知識呢？不如熟讀一部楞嚴經，修行就有把握，就能保綏哀救，消息邪緣，令其身心，入佛知見，從此成就，不遭歧路！又全經前後所説，著重在一個淫字◎説：「若諸世界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淫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◎汝修三昧，本出塵勞，淫心不除，塵不可出；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淫，必落魔道！」看楞嚴經，若不歸宗，跑馬看花，就不中用◎要讀到爛熟，就能以後文消前文，以前文貫後文，前後照應，則全經義理，了然在目，依經作觀，自得受用◎古來行人，從此經悟道的很多◎溫州仙巖安禪師，因看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；知見無見，斯即涅槃◎」當時破句讀云：『知見立，知即無明本；知見無，見斯即涅槃◎』於

此忽有悟入◎後人語師云：『破句讀了也！』師云：『此是我悟處！』畢生讀之不易，人稱之曰『安楞嚴』◎希望同參們，無論老少，常讀楞嚴◎此經是你隨身善知識，時聞世尊說法，就和阿難作同參！

六月初三日

古人說：『勿待老來方學道，孤墳多是少年人！』人到年老時，百般痛苦，耳不聰，眼不明，四肢無力；喫不得，睡不得，行不得；這種苦處，年輕人是不曉得的◎我年輕時和你們一樣，看見老來呆，總不願意，說話他聽不到，眼淚水和鼻涕，看見就噁心，怕和老人一塊住◎現在我老了，纔知道老的苦◎人老了就一天不如一天，我從雲門鬧事後，也是一天不如一天◎久已是一朝臥疾在床，衆苦縈纏逼迫，朝夕思忖，前路茫茫，道業未成，生死不了，一口氣不來，又要投生◎『萬般將不去，惟有業隨身！』少年不修，晚年就會如此◎你我現在都是堂堂僧相，容貌可觀，皆是宿植善根，感斯異報，就不要把這善根種子打失了◎洞山問僧：『世間什麼物最苦？』僧云：『地獄最苦！』山云：『不然！向此衣線下不明大事始是苦！』能明大事，即無地獄因，故地獄

未爲苦，而不了自心最爲苦也想明大事，就要努力精進，不要悠悠忽忽，兀兀度時白天應緣，遇事要作得主；白日能作主，夢中纔作得主夢中作得主，以至病中作得主，則臨命終時纔做得主這幾樣作得主，是由平常能强作主宰而來的；能强作主宰，就易悟道了生死不悟道，生死不能了；悟道不難，總要生死心切具長遠堅固向道之心，至死不退，今生能不退，雖未悟，來生再努力，何有不悟之理！楞嚴經二十五圓通，位位都是經過久遠劫來，長期修習纔成功的我們生死心不切，不發長遠心，病來知念生死，病好道念就退了所以楞嚴經說：『凡夫修行，如隔日瘧！』病時有道，病退無道；無明起時如瘧，退則好人故要努力精進，生慚悔心，堅固心，不要今日三明日四修行要一門深入，以一門爲正，諸門爲助，各修一門，彼此不互謗謗法、輕法、慢法都不對欲想佛法興，除非僧讚僧；互謗，是佛法的衰相佛子專心向道，痛念生死，衣不足，食不足，睡不足昔裴休丞相，送子出家。子是翰林，拜潙山祐祖，名法海訓以警策箴云：『衣食難，非容易，何必千般求細膩；清齋薄粥但尋常，粗布麻衣隨分際；別人睡時你休睡，三更宿盡五更初，好向釋迦金殿內！』潙山老人要他每天挑水供養大衆有一天，他挑水挑得太累了，心裏說：『和尚喫水翰林挑，縱然喫了也難消！』回來時，潙山老人問他：『你今天說了什麼話？』法海答曰：『沒有說什

麼！』後來溈山老人揭穿他心裏的話◎並說：『老僧一打坐，能消萬擔糧！』所以出家人不管你出身怎樣富貴，到了佛門，就要放下一切，專心向道，纔算是本色禪和！

六月十六日

佛說一大藏經，無非講因果二字；詳細分析起來，就無窮無盡◎營事比丘，寧自啖身肉，終不雜用三寶之物作衣鉢飲食◎我以前化緣，隨人歡喜布施，除多補少，顛顛倒倒的用◎今在此妄作妄爲，建法堂、起茅蓬、修廁所、牛欄等等，所用的錢，從何處來呢？我守法令不敢剝削，不寫信號召化緣，做什麼功德；除鑄鐵瓦有人代化過緣也沒有化夠◎他們監工的拿去旁的地方用，我也不准，怕遭報應◎窯上燒磚，爲修大殿用的，如拿去作別處用，也怕招因果◎經上說：『上物下用報應重，下物上用報應輕◎』如塑佛像的用作殿宇，作殿宇的用作僧寮，這是上物下用；相反的就是下物上用◎上下之分要認真，年輕人修不修放在一邊，因果要緊◎雲居山誌上載：即庵慈覺禪師，蜀人◎初出川行腳時，欲上雲居，先宿瑤田莊。夢迦藍安樂公告曰：『汝昔在此山曾肩一擔土，今來只有一粥緣！』次日午后上山，晚粥罷，值旦過寮相諍，聞於寺司。凡新到例遭斥逐，覺心竊疑訝◎逾十年，得法於臥龍先禪師◎有南康太守張公，亦蜀人，與師親舊，

適雲居虛席，請師開法。師欣然應之，以爲前夢不驗矣卜次日上山，當晚宿麥洲莊，忽然遷化，塔至今存焉近爲水湮，一石尚存他這件事蹟，留給後人看，證明因果絲毫不錯昨夜的空話，本可不講的，因爲政府根究，所以不得不說。不是我享受了供衆之物，有信在此，可以查看所化九百五十三元三角中，無衣服款；除買簑衣、縫紉機及支付運費外，所餘五百元，作買米用了以前悟源當家，大家說他不理事，大衆襪子都没得穿了，要開會討論，調整調整，決定每人每年犒勞兩套衣服。分上半年一套，下半年一套通過決議後，去信廣州縫七十套衣服給大衆師用，回信說，買布有限制，待辦好託人帶來最近已帶來了，爲什麼還不發給大家呢？因爲初定規章發衣服，以後改定發單錢，給各人自己去做衣服，已拿買米的錢發給大家了。所以現存的衣服，留待下半年纔發並且現在不止七十人，故七十套衣服不夠發，也不能發了直純的信，還說有鞋襪，都被一人收下了，這也因爲人多鞋襪少，不夠發就不發，等將來湊夠數纔發既知一粥之緣都有因果，我豈敢錯因果？怕大家不明真相，所以又講講這些空話現在國家公佈了兵役法，年輕人都有些心不安了要知道因果不昧，當不當兵都有前因，著甚麼急呢！於前幾朝都有僧兵，如少林、五臺等處是也查唐太宗李世民爲秦王時，曾用少林寺僧兵平王世充，及後封有功僧十三人，封曇宗爲大將軍，仍不去僧號至明成

祖賜姚廣孝名，始易冠服而廣孝退食，仍穿僧衣，至今北京姚少師祠，於紗帽紅袍上，仍覆袈裟也

至滿清入關後，中國有青衣僧、黃衣僧之分。漢僧是青衣，蒙藏是黃衣；國家重用黃衣清朝僧兵不用青衣，改用黃衣兵，亦有名無實，未曾出過役，只領兵費現在政府也看重黃衣僧，我們青衣僧也沾黃衣僧的光，從前麗江五臺山少林寺，是招集僧兵的地方明太祖以少林寺僧有武術，也在少林招僧兵。清朝把喇嘛定居在五臺山，北京旃檀寺封提督軍門，五臺山菩薩頂，靖海寺也有喇嘛提督軍門都統的職位，受國家的餉。北京雍和宮也領餉義和團起義，有很多喇嘛僧兵，起初打勝仗，燒天主、耶穌教堂。後來失敗，由教徒燒殺旃檀寺，這是一報還一報民國三十年，湖南、湖北各省就抽僧兵，當時我向中央伸辯纔得免抽現在公佈兵役法，僧人不當兵是不可能的了；日本全國皆兵，分爲現役兵、預備兵等，人人都替國家服務，無一人喫空飯的我國似日本，將來也是全國皆兵和平運動和得了，當兵是空話；和不了，難免不打仗兵者不祥之物，不得已而用之，當必須用兵之時，誰也躲不脫民國三十一年我在雲門，時局緊張，年輕人怕當兵，百多僧人同住，我無主宰了。我死不要緊，要把年輕人安置好纔對；即到後山與山上猺人相商，因他們向不與政府來往，我和他們聯絡，想到他們那裏

蓋茅蓬，以便年輕人有躲避當兵之所◎我上山時大雨傾盆，給他們散供養，他們很歡喜，答應我們來蓋茅蓬，祖師肉身也好保護◎後來就住在山上，分散開蓋了幾處茅蓬，準備有災難就上山去，過了幾年，都沒有事，這是自己無主宰，空躭心過慮◎後來寺中幫工，知道山上有茅庵，去報告政府，給我大帽子戴，說我造反，該死◎現在兵役問題又來了，聽天由命，不要驚慌◎前生若種了當兵因，今生決逃不了當兵果，而且一切唯心，法法都能成聖賢，當兵也一樣修行，僧俗都是這一個色殼子，所不同者，有沒有酒色財氣而已◎草堂和尚頌曰：「樂兒本是一形軀，乍作官人乍作奴；名相服裝雖改變，始終奴主了無殊！」戲子只一個身，忽而變男，忽而變女，忽而扮官，忽而扮奴，貧富貴賤，千奇百怪；雖服裝不同，還只是一個戲子◎八識心王等於戲子，衆生色身，如戲臺上人物，識得戲子，做什麼也好，決不隨境分別，妄生憎愛，處處都是道場◎關雲長是兵，也成了武聖人◎不學好的，如秦檜、曹操，雖是狀元宰相，也下地獄◎心好處處好，心壞處處壞，當兵不當兵，何必介意！

六月二十三日

辦道這一法，說難也難，說易亦易；難與不難是對待法◎古人真實用心，一點不爲

難，因爲此事本來現成，有什麼難呢？信不及就爲難了。若真正爲求了生脫死而辦道，能把自身看輕，了身如幻，一切事情看得開，不被境轉，辦道就容易。人沒有不想學好，誰也想成聖賢，誰都怕入地獄，但想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外一回事；很多人行起來就爲難。何以呢？比如世人說好話：恭喜發財，富貴榮華，誰都歡喜。若說你家敗人亡等不祥話，誰都不願意，可見人人都想好。但何以偏向壞處跑呢？這只由放不下罷了！古今各城市都有城隍廟，簷下掛一個大算盤，是要和人算善惡賬的。有一匾額寫道：「你又來了！」兩柱有一副對聯：「人惡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」又：「天堂有路，人人不肯去；地獄無門，個個要進來！」凡人常動機謀弄巧妙，喫不得虧，事事都計較合算不合算；惡人誰也不敢近，怕喫他的苦頭，讓他忍他散場了。但因果報應，天是不怕惡人的。我們坐禪念佛，本爲了生死。由於無明貢高，不能忍辱，不除習氣，雖有修行善因，還免不了苦果，生死不了，隨業受報，所以說「你又來了」。本來在地獄受苦已畢時，十殿閻王吩咐過，叫你不要再來，再來也沒有好事。由於你放不下，所以依舊犯罪，去了又來；世人愚迷，作惡不行善，遂招苦果。出家人是不是想出苦呢？如不想脫苦，何必入空門？入空門則了無一物可得，萬事皆休，還有什麼天堂地獄。但如不證得四大皆空，五陰非有，就不算得入空門。要入空門，最好多多研讀楞嚴經。全

經前前後後，所說不離五陰，其中開五陰而說六入、十二處、十八界，內而身心，外而器界，不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陰◎經中說凡說聖，說悟說魔，皆是闡明五陰非有，教我們照破五蘊皆空；最後說知有涅槃，不戀三界，指出五陰魔邪，無一不是說五陰◎色陰上，淫色是生死根本；殺盜淫妄，是地獄根本◎五陰照空，即脫生死，不復輪迴◎如何照呢？照是覺照。時時刻刻，依經所說，用智慧觀照五陰，照得明明白白的，就見五蘊皆空了◎在觀照之初，未能全無妄想，這不要緊，古人說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；若妄念一起，你能覺照，就不隨妄轉◎不能覺照的，坐香怕腿痛，禮佛怕腰酸，躲懶偷安，天堂路不通，自然要進地獄◎寒山大士詩云：

人問寒山道，寒山路不通；夏天冰未釋，日出霧朦朧；
似我何由屆，與君心不同；君心若似我，還得到其中！

寒者寒冷，冷到夏天冰還未釋，日出還霧；我這一片冰心，與君不同，君若似我，就能到寒山中，否則寒山路不通◎學道之人，要見五蘊皆空，首先要灰心冷意，縱使炎天如烈火，難消冰雪冷心腸，纔能與道相應◎昔閭丘胤出牧丹邱，臨途之日，乃縈頭痛，醫莫能治。乃遇一禪師名豐干，言從天臺山國清寺來，特此相訪，乃命救疾◎師乃舒容而笑曰：「身居四大，病從幻生，若欲除之，應須淨水◎」時乃持淨水上師，師乃

噀之，須臾祛殄◎乃謂胤曰：「臺州海島嵐毒，到日必須保護◎」胤乃問曰：「未審彼地，當有何賢，堪為師仰？」師曰：「見之不識，識之不見，若欲見之，不得取相，乃可見之◎寒山文殊，遯跡國清，拾得普賢，狀如貧子，又似瘋狂◎或去或來，在國清寺，庫院走使，廚中看火◎」師言訖辭去，胤乃進途，至任臺州，不忘其事◎到任三日後，親往寺院，躬問禪宿，果合師言◎到國清寺，乃問寺衆，豐干禪師院在何處？並拾得、寒山子，現在何處？時僧道翹答曰：「豐干禪師院在經藏後，即今無人住得，每有一虎，時來此吼◎寒、拾二人，現在廚中◎」僧引胤至豐干禪師院，開房唯見虎跡，遂至廚中灶前，見二人向火大笑，胤便禮拜◎二人連聲喝胤，自相把手，呵呵大笑叫喚◎乃云：「豐干饒舌饒舌；彌陀不識，禮我何為？」僧徒奔集，遞相驚訝，何故尊官禮二貧士？時二人乃把手出寺，即歸寒巖◎胤乃重問僧曰：「此二人肯止此寺否？」乃令覓訪，喚歸寺安置。胤乃歸郡，遂置淨衣二對，香藥等物持送供養。時二人更不返寺，使乃就巖送上◎寒山子高聲喝曰：「賊！賊！」退入巖穴◎乃云：「報汝諸人，各各努力◎」入穴而去，其穴自合，莫可追之◎拾得又跡沈無所，乃令僧道翹等，具往日行狀，唯於竹木石壁書詩，並村墅人家廳壁所書文句三百餘首，及拾得於土地堂壁上書言偈，並纂集成卷，流通世上◎據寒山自己說：「五言五百篇，七字七十九，三字三十

一，都來六百首，一例書巖石，自誇云好手，若能會我詩，真是如來母！」又云：「家有寒山詩，勝汝看經卷；書放屏風上，時時看一遍！」拾得詩云：「有偈有千萬，卒急述應難；若要相知者，但入天臺山；巖中深處坐，說理及談玄，共我不相見，對面似千山◎」寒山、拾得的詩，流傳到今，一向受人尊重。儒家亦多愛誦之◎他兩大士出口成文，句句談玄說理，不要把他作韻語讀，若作韻語讀，則對面隔千山了！」

六月二十五日

地藏王菩薩發大誓願：「眾生度盡，方證菩提；地獄未空，誓不成佛！」一切菩薩也如此發心◎我們每天上晚殿，也如此發願說：「眾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◎」凡佛弟子無不發此誓願，證果深淺大小不同，皆由願力深淺，依願行持大小而定◎佛由眾生修成，眾生能依願行持，就是菩薩，就能成佛◎既然成佛人人有分，何以一切菩薩發願度眾生，度來度去總度不盡呢？因眾生之眾字，由三個人字合成；三人成眾生之數，無窮無盡◎十法界中，除佛法界外，其餘九法界都屬眾生◎上三界是聖人，已出生死苦海，不受輪迴，餘六界都未出生死；九法界內有三聖法界尚有微細習氣未盡，所以都屬眾生◎習氣有深淺，上三界淺，下六界深◎習

氣深重，業障衆故，故叫苦惱衆生。這些衆生，死去生來，不得休息，勢難窮盡；其數量亦復難知。嵩嶽元珪禪師對嶽神說：『佛三能三不能。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，而不能即滅定業；佛能知羣有性，窮億劫事，而不能化道無緣；佛能度無量有情，而不能盡衆生界，是為三不能也。』又說：『定業亦不牢久，無緣亦是一期，衆生界本無增減，且無一人能主有法；有法無主，是謂無法。無法無主，是謂無心；如我解佛，亦無神通也；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。既衆生界本無增減，則度衆生亦無所謂盡不盡也！』六祖壇經解釋四弘誓願曰：『衆生無邊誓願度！』……所謂邪迷心、狂妄心、不善心、嫉妒心、惡毒心、如是等心，盡是衆生，各須自性自度，是名『真度』。……又『煩惱無盡誓願斷』，將自性般若智，除卻虛妄思想是也。又『法門無量誓願學』，須自見性，常行正法，是名『真學』。又『佛道無上誓願成』，既常能下心，行於真正，離迷離覺，常生般若，除真除妄，即見佛性，即言下佛道成。』佛果禪師曰：『究竟佛亦不立，喚甚作衆生？菩提亦不立，喚甚作煩惱？』翛然永脫，應時納祜，古人如此說話，何以我們做不到呢？只是不肯除習氣，放不下，作不得主，沒有覺照，在不妄中自生虛妄；但能動靜忘懷，則水清月現了。政和二年，嘉州奏風雷折古樹，中有定僧，爪髮被體，詔輿至禁中，繹經三藏。金總持令擊金以覺之。詢其名曰：『我廬山遠法師弟慧持也，因遊峨嵋

至此。」問欲何歸？曰：「陳留古樹中。」詔以禮送之，因圖形製讚云：「七百年來老古錐，定中消息許誰知；爭如隻履西歸去，生死何勞木作皮。」達磨祖師，梁朝普通七年，由西天航海到中國，因梁武帝問法機緣不契，便渡江，居洛陽少林寺，面壁而坐。越九年，以正法眼藏，傳付二祖，化緣既畢，遂端居而逝，葬熊耳山，起塔少林寺。其年，魏使宋雲葱嶺回，見祖手攜隻履翩翩而逝。雲問師何？師曰：「西天去！」雲歸，具說其事。及門人啓壙，棺空，惟隻履存焉。詔取遺履少林寺供養，後人圖祖師像，亦畫手攜隻履。達磨面壁，慧持入定，功夫深淺不同；七百年定功，不可謂不深矣，猶不及隻履西歸。我們比慧持定功，又相隔甚遠；定功一點都沒有，怎能度衆生呢？努力放下用功吧！

六月二十七日

佛未出世時，爲邪法而在真理之外的外道，印度計有九十六種，謂外道六師，各十五弟子。師弟之數相加，共九十六也。又稱九十五種外道者，謂九十六種中，有一與佛法通，故除去此一而稱九十五也。九十五種外道，各各宗旨不同，都說修行，理路都搞不清楚，議論顛顛倒倒，還有人跟他學。中國古代軒轅黃帝，訪崆峒山廣成子，也說修

道。伏羲畫八卦，也說是道。李老君爲周朝柱下史，也講道。中外古今講道的很多，而有淺深不同。與佛相較，就差得很遠。談起佛教的緣由是這樣的：教主釋迦牟尼佛，姓剎利，父淨飯王，母摩耶。剎利氏自天地更始，閻浮州初闢以來，世爲王。佛歷劫修行，值燃燈佛授記，於此劫作佛。後於迦葉佛世，以菩薩成道，上生覩史陀天，名護明大士。及應運時，乃降神於摩耶，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四年，甲寅四月初八日，自摩耶右脅誕生，生時放大光明，照十方世界，地涌金蓮承足，一手指天，一手指地，周行七步，目顧四方，曰：「天上天下，惟吾獨尊。」年十九，二月八日，欲求出家，而自念言：當復何遇？即遊四門，見老病死等事，心生悲厭，作是思惟：此老病死，終可厭離！於是夜子時，有淨居天人，於窗牖中，叉手言曰：「出家時至，可去矣！」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，超然凌虛，逾城而去。曰：「不斷八苦，不成無上菩提；不轉法輪，終不還也。」入檀特山修道，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，學「不用處定」，知非便捨。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，學「非非想定」，知非亦捨。又至象頭山，同諸外道，日食麻麥，經於六年。然後夜睹明星，豁然大悟，成等正覺。二月八日，世尊前行至波羅奈國，鹿野苑中，度五比丘，初爲憍陳如說四聖諦法：汝今應當知苦斷集，證滅修道。當佛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，憍陳如得法眼淨，世尊重爲四人廣說四諦，亦得法眼淨；時五人白佛，

欲求出家，世尊呼彼五人：「善來比丘，鬚髮自落，袈裟著身，即成沙門！」佛復爲說五陰無常，苦空無我，皆漏盡意解，成阿羅漢；於是世間始有五阿羅漢。以後又度耶舍長者子朋黨五十人，優樓頻螺、迦葉師徒五百人，那提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，伽耶迦葉師徒二百五十人，舍利弗師徒一百人，大目犍連師徒一百人。此一千二百五十人，先事外道，後承佛之化度而得證果。於是感佛之恩，一一法會，常隨不離。故諸經之首，列衆多云千二百五十人俱。我們跟佛學，現在都是出了家。但出家有四種：(一)、身出家心不出家，身參法侶，心猶顧戀。(二)、身在家心出家，雖受用妻子，而不生耽染。(三)、身心俱出家，於諸欲境，心無顧戀。(四)、身心俱不出家，受用妻子，心生耽染。我們自己檢查一下看這四料簡中是那一類呢？我慚愧，身雖出家，幾十年騙佛飯喫，表面出了家，內心未入道，未證實相理體，未能四大皆空，未能如如不動，這就是心未出家，我就是這樣苦惱；還有和我一樣的，可見身心俱出家就爲難了。古來身在家心出家的大居士，如印度的維摩詰、月上女、末利夫人、韋提希夫人，中國的龐蘊、宋仁宗、張襄陽，都是深通佛法，居塵不染塵。身心俱出家的大祖師多了，都是佛門模範，爲後人欽式，弘法利生，作大佛事，功德無量。清朝順治皇帝，六歲登基，廿四歲出家，這是身心俱出家的；其身心俱不出家的就不要說了，真出家的實在難，能成大器的更不易。扣

冰古佛說：『古聖修行，須憑苦節！』，黃檗老人說：『不是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！』，故出家人能做到底也不容易。了生脫死，門路很多。楞嚴經有二十五圓通，就有二十五法門。門路雖多，總不出宗、教、律、淨。宗，是禪宗；教、是講經。律、是持戒；淨、是念佛。這四法最當機。禪宗雖是直下明心見性，動靜一如，頭頭是道。就禪來說，差別也多。還有邪正大小，種種不一。講經也一樣，要到大開圓解，一念三千，性相融通，事理無礙。念佛亦要念到一心不亂，當下親證唯心淨土，自性彌陀。入薩婆若海，一切法門，都離不了持戒。楞嚴經說：『攝心為戒，如不斷淫，必落魔道；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；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；若不斷其大妄語者，因地不真，果招紆曲。我今先說入三摩地，修學妙門，求菩薩道，要先持此四種律儀，皎如冰雪，自不生一切枝葉。心三口四，生必無因。』佛門舊制，比丘出家，五夏以前，專精戒律。五夏以後，方許聽教參禪。何以如此呢？因爲修行以戒爲體，戒是出生死的護身符。沒有戒，在生死苦海中就會沈淪汩沒。佛曾以戒喻渡海浮囊，不能有絲毫破損；浮囊稍破，必定沈溺。所以『宗、教、淨』三家，及一切法門，都以戒爲先。但戒定慧三法不能偏廢，要三法圓融，纔得無礙。持戒若不明「開」「遮」，不通大小乘，不識因時制宜，種種妙用，死死守戒，固執不精，成爲錯路修行。三學圓明，纔得上上戒品；種種法

門，皆不出一心。所以一法通則萬法通，頭頭物物盡圓融；一法不通則一切不通；頭頭物物黑洞洞。一心不生，萬法俱悉，能如是降伏其心，則參禪也好，念佛也好；講經說法，世出世間，頭頭是道，隨處無生，隨處無念；有念有生，就不是了。修行人要先除我相；若無我相，諸妄頓亡。我執既除，更除法執，我執粗，法執細，平常講話，開口就說我什麼，我什麼；若無我，則什麼都瓦解冰消，那一法都無礙；由能無我，也就無人，習氣毛病也無有了。既爲佛子正信出家，求出離法，就要努力忘我，勿爲境轉，勿在煩惱中過日子。佛子若不降伏其心，則一念錯誤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如救頭燃，嚴守律儀，如保護渡海浮囊，不容有一點破損！

七月初八日

我是一個閒人，常住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；與大衆有緣，在堂裏擺擺閒談。百丈大智老人，以禪宗肇自少室，至曹谿以來，多居律寺；雖別院，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，於是別立禪居。古人一片婆心，爲了培育人才，而定規矩，立次序。時至今日，認爲這一套是老腐敗，壓制人才，要剷除他，打倒他；若留戀舊規矩的就是腦筋未醒。新舊二法彼此衝突，今古不相容。佛世制戒，爲除習氣，法流東土，因時制宜。百丈創清規，

用以輔助戒律而設。既有規矩，得成方圓，一舉一動，不越雷池一步；一切威儀次序，人情禮節，動止施爲，勤除習氣◎百丈清規，至今千多年，水久蟲生，法久成弊◎世道不古，借清規舞弊，所以有人起來反對，另創新規矩。究竟是規矩不好，還是人不好呢？若人不好，有再好規矩也無用；若人好，何用更立什麼新規矩呢！可見規矩本無好醜，只是人有好醜罷了◎禪和子參禪，禪是靜慮，要在靜中思慮好歹，擇善而從，一切在我，法法皆妙◎我若不好，什麼法都會成弊◎世間法也是一樣，法本不壞，由於人心壞，習氣多，好法都成爲壞法了◎凡事能三思而後行，就不致於胡作妄爲◎立法不是死的，如醫生一樣，要對症下藥；藥不對症，就要吃死人◎所以醫生治病，死執古方是不行的◎古云：「藥不在貴賤，癒病者良◎」先聖建叢林，立清規，定次序，安職位，如國家立法一般，非常周密◎今天七月初八日，諸位職事首領，照叢林規矩，要到方丈，向和尚客客氣氣的退職◎這裏不是叢林，又無鐘板，何以要攪這套把戲呢？我是一個野人，什麼事都與我不相干，還和你顛倒什麼！你們說也有理，認爲職事有請就有退，是老規矩。每年正月初八、七月初八都是退職日子◎初十請職，十二復職，十三送職，十六出堂◎當職當了一期，辛辛苦苦，退了職，好歇歇氣◎叢林下小請職、大請職等等規矩很好，初發心的可以參學參學，請職有序職、列職先後次序，又有「有請有退」，

「有請無退」之別；肯發心的人，不管這些。古來叢林住持，由國家送的多；公舉的也有，但不多。現代沒有這把戲，住持一當就不退，就在方丈養老。當家也是一當當幾十年。天寧寺定老和尚，傳幾位法徒，高朗當家當到死；冶開和尚當監督許多年，光緒廿一年當方丈當到死；英與和尚光緒十二年當方丈當到死；霜亭和尚，光緒二十二年受戒直到方丈，幾十年沒有退職，還不是由你發心。妙湛當司水廿一年，當維那十八年，後昇首座沒有退。湖南超勝，在江天當僧值十三年，別人退職他不退，常住大衆歡喜他，說他是活菩薩。叢林下的把戲會用就好，不會用就變成死法。大家有緣在一塊，有粥喫粥，有飯喫飯，出坡開田，如自己小廟一樣，有什麼職可請；有什麼職可退；有什麼班首班腳呢？放下吧！不要玩這套假把戲了！還講什麼方丈、扁丈等等空話。我只是喫空飯，和你們一樣。向我退職做什麼！昔一老宿，畜一童子，並不知規則。一日，有一行腳僧到，乃教童子禮儀。晚間老宿外歸，遂去問訊。老宿訝，問童子：「阿誰教你？」童曰：「堂中某上座！」老宿喚僧來問：「上座傍家行腳，是什麼心行？這童子養來二三年了，幸自可憐生，誰教上座教壞伊，裝來裝起？去！」黃昏雨淋淋地被趕出。法眼云：「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，且道意在於何？一有動作威儀，就不是本來面目了。聖也不可得，何凡之有？騰騰任運，動靜無心，聖凡能所，智慧愚癡，煩惱菩提，

皆是如如之道！』大衆會得麼？執著便刺手！

七月初十日

今日有幾位廣東居士，入山禮佛，供齋結緣，請我上堂說幾句話。我是空空如也的，謹略述四十二章經一部分的故事，與各位結緣。佛言：『人有二十難，貧窮布施難；豪貴學道難；棄命必死難；得睹佛經難；生值佛世難；忍色離欲難；見好不求難；被辱不瞋難；有勢不臨難；觸事無心難；廣學博究難；除滅我慢難；不輕未學難；心行平等難；不說是非難；會善知識難；見性學道難；隨化度人難；睹境不動難；善解方便難！』誰能過此難關，誰就了脫生死。生值佛世，何以說難呢？若無善根福德因緣，不說遇著佛，遇菩薩羅漢也難。智度論云：『舍衛城有九億家，三億明見佛，三億信而不見，三億不見不聞。』佛二十五年在彼尚爾。若得多信，利益無窮。佛在舍衛城二十五年，尚有三億家不見不聞的，以其無善根福德因緣，故雖生值佛世，尚不見不聞。與佛同時在世，相隔很遠，不見佛不聞佛的人更多；故無善根之人，雖生佛世也無用處，而且就算在佛身邊，爲佛弟子，若不依教奉行，也會招墮！如提婆達多是佛的兄弟，善星比丘爲佛侍者二十年，不修行還墮地獄。城東老母與佛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，與佛無

緣，不願見佛；可知見佛聞法之難了◎現今佛不在世，善知識代佛弘法，親近之也能了生脫死。但善根淺薄的，會善知識也難◎縱有緣見面聞法，不明所說之義，也無益處◎華嚴初祖杜順和尚，是文殊菩薩化身，有弟子親近很久，不知他的偉大。一日告假，要朝五臺山禮文殊去。師贈以偈曰：「遊子漫波波，臺山禮土坡，文殊祇這是，何處覓彌陀！」弟子不會意，及至五臺山腳，見一老人。謂之曰：「文殊今在終南山，杜順和尚是也◎」弟子趨歸，師已於十一月十五日坐亡，至今關中於是日作文殊忌齋◎不具眼識人，雖在善知識面前也認不得他是善知識◎又太陽警玄禪師座下，平侍者心地不好，結果叛師離道，收場在三岔路上被老虎喫掉，已會善知識可算不難了，但不依教修行，雖會善知識也無用處◎貧窮布施難，豪貴學道難；因貧窮的雖欲布施，有心無力；勉強布施，就會影響自己的生活，所以爲難◎豪貴人家，有力布施，不能放下身心去學道，也是爲難◎難易是對待法，精進勇猛，有大願力，難的會變爲易；疏散放逸，悠悠忽忽，易的也變爲難◎難之與易，在人不在法，貴能融通，則一切無礙◎貧的是前世不施，故感今果，正應盡力布施◎豪貴的人身分高，辦事不爲難，正好學道◎佛弟子阿那律，此云無貧，或曰如意。他過去劫中貧窮。一日，在田裏幹活，其妻送來稗子飯，適有一辟支佛僧，向他化飯◎他說：「這飯很粗，不堪供養大德，請到我家另供好飯吧！」僧

曰：「現已正午，若到汝家便過了午，過午我不能喫，就化你這稗子飯喫好了！」他就以稗子飯供養此僧，因此功德，感果九十一劫生天爲天王，世世無貧，世世如意。做人王、天王不稀奇，由供僧種下善根，得爲釋迦佛座下弟子，聞法悟道成羅漢，天眼第一，這更難得。以一飯之因，就有如是好果。貧窮布施，比富貴布施功德更大，可見能打破難關，則貧窮布施亦非難也。菩薩修六波羅蜜，以布施波羅蜜爲首。布施之義，說來很多。略說有三：一、財施，捨財濟貧也。二、法施，說法度他也。三、無畏施，救人之危難也。又：㈠、淨施，謂布施時，不求世間之名譽福利等報，但爲資助出世之善根，及涅槃之因，以清淨心而布施也。㈡、不淨施，謂以妄心求福報而行布施也，身尚不能捨，身外之物更不屑說了。來的四位廣東居士，千山萬水，朝山禮佛，布施結緣，已經難得。既爲求出離法而來，則要發長遠心，有進無退，恭敬三寶，不要分相，見好的固然要敬，見不好的也莫起憎心。有憎愛心，就有煩惱，就脫不了生死，憎心一起，道心就退，不可不愼！

七月十一日

昨日說四十二章經中的二十難，會過來，難會變易。難易是對待法，難中有易，易

中有難，在各人所用不同。不講別的，就講貧窮布施難吧！佛弟子行菩薩道，布施爲六度之首，施者捨也。四無量心，慈、悲、喜、捨。捨，就是布施。捨就能解脫。因爲一切，皆非我有，能內外盡捨，自然解脫，布施又有什麼難。佛在世時，有一雙窮夫妻，窮到不得了。住的是破草房，勉强能避風雨，穿的兩人僅共一條下裙，沒有上身衣服。出門只能一人穿裙，一人赤身露體留在家裏，所以二人每日輪流出門乞食，也就輪流穿這一條下裙。化飯化得多，二人喫得飽就歡喜；也常有化不夠，喫不飽的時候，甚至化不到而餓肚子也有。有一比丘，已證羅漢果，知他二人多生多劫，未種善根，所以這生貧窮到此地步，特來度他，向他化緣，令他種福。這雙夫妻見此比丘在門外化緣，男的招呼他在外稍等，回來和妻子商量道：「我二人前世不修，今生如此貧苦，今生若再不修，將來必然更苦；但想布施種福，又沒有東西可供布施，二人只共有這一條裙，若布施了，便不能出門，二人都要餓死。但若不布施，生亦無用，不如以此僅有之物，誠心供僧，種種善根，死亦值得！」其妻同意，男子於是從破房洞中伸出頭來，向比丘說：「大德！請慈憫我，望將此裙代我送去供佛！」比丘憫而受之，持供世尊，時世尊正與頻婆娑羅王說法，受此供養，即向大衆宣布彼夫妻往劫因緣。他們雖未種善根，只今以一念誠心，盡其所有，施下此裙，其福無量。王聞此事，著二人前往看彼夫妻，見其裸

體餓睡地上，因救護之，給以衣食，同詣佛所，見佛聞法，即證果位◎他二人窮是窮極了，但能把布施難這一關打破，就獲如此利益，可見難不難，在乎一念，沒有一定的◎昔明代羅殿撰有醒世詩曰：「急急忙忙苦苦求，寒寒暖暖度春秋，朝朝暮暮營家計，昧昧昏昏白了頭；是是非非何日了，煩煩惱惱幾時休．明明白白一條路，萬萬千千不肯修！」◎這雖是淺白文章，似乎沒有很深的道理，但全把我們業障鬼一生的行爲描寫出來，誰人能脫離這詩的窠臼，誰就是大解脫人！

七月十七日（圓滿）

就以我自己而言，一生感果苦得很，常生慚愧，怕錯因果，還落因果◎少年就想住茅蓬，放下萬緣，偷安度日，結果還是放不下，逃不掉因果◎庚子年隨光緒皇帝到陝西，嫌市朝太煩，故第二次又上終南，到嘉五臺結廬，改名隱跡，把茅廬弄好，以爲可以安居不動了。但因果不由你，還是隱不住，只得如充軍一樣，遠遠的跑，跑到雲南雞足山，那裏萬里無雲的境界，以爲躲脫世事了；豈知又出頭興叢林，事情弄好了，還是站不住腳◎又跑到大理府還宿債，地方弄好了，又到昆明；昆明弄好了，又跑到福建鼓山，革除弊習，結大寃仇，遭昧良者，弄出殺人放火來反對，纔把事情平息◎以爲從此

可以放下無事得安靜了，詎料又跑到廣東南華寺，千辛萬苦把房子修好了，又撞到雲門，恢復祖庭，還是還債◎那裏想到會禍從天降，逼得我不跑也要跑，可見世上做人，業障是有定數的。進北京裝烏龜就好了，又伸出頭來輔助和平會，發起中國佛教協會，把大領衣舊規矩保存下來，可已了願◎其時多次夜夢，舉手拉木頭豎柱子，由於失覺照，妄想紛飛，在京留不住，又到上海、杭州、蘇州辦和平會，後來到廬山避暑，還夢上梁修造，因聽議將雲居劃爲林場，不忍祖庭廢滅，又來還宿債。纔知屢夢上梁豎柱，受報有定，直純的私信，我是不管的。試想我們出家人，還是貪名貪利，人我是非，比俗人不如，好不慚愧，家醜揚出去，被人輕慢，這就可恥了！

初七第一日正月初九日開示

這裏的大和尚葦舫很慈悲，各位班首師父的辦道心切，加以各位大居士慕道情殷，大家發心來打靜七，要虛雲來主七，這也可說是一種殊勝因緣。只以我年來患病不能多講，世尊說法四十餘年，顯說密說，言教已有三藏十二部之多，要我來說，也不過是拾佛祖幾句剩話。至於宗門下一法，乃佛末後陞座，拈大梵天王所獻金檀木花示衆，是時座下人天大衆，皆不識得；惟有摩訶迦葉破顏微笑。世尊乃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咐囑於汝！」此乃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下承當之無上法門，後人籠統，目之爲禪。須知大般若經中所舉出之禪，有二十餘種之多，皆非究竟；惟宗門下的禪，不立階級，直下了當。見性成佛之無上禪，有甚麼打七不打七呢？只因衆生根器日鈍，妄念多端，故諸祖特出方便法而攝受之。此宗相繼自摩訶迦葉以至如今，有六七十代了。在唐宋之時，禪風遍天下，何等昌盛？現在衰微已極，惟有金山、高旻、寶光等處，撐持門戶而已。所以現在宗門下的人才甚少，就是打七，大都名不符實。昔者七祖青原行思問六祖曰：「當何所務，即不落階級？」祖曰：「汝曾作甚麼來？」思曰：「聖諦亦不為。」祖曰：「落何階級？」思曰：「聖諦尚不為，何階級之有！」六祖深

器之◎現在你我根器劣弱，諸大祖師，不得不假方便，教參一句話頭◎宋朝以後，念佛者多，諸大祖師，乃教參『念佛是誰？』現在各處用功的都照這一法參究◎可是許多人仍是不得明白，把這句『念佛是誰』的話題放在咀裏，不斷的念來念去，成了一個念話頭，不是參話頭了！參者參看義，故凡禪堂都貼著『照顧話頭』四字，照者反照，顧者顧盼，即自反照自性；以我們一向向外馳求的心回轉來反照，才是叫看話頭◎話頭者，『念佛是誰』，就是一句話；這句話，在未說的時候，叫『話頭』，既說出就成話尾了◎我們參話頭，就是要參這『誰』字！未起時究竟是怎樣的？譬如我在這裏念佛，忽有一人問曰：『某甲，念佛的是『誰』啊？』我答曰：『念佛是我呀！』進曰：『念佛是你？你還是口念，還是心念？若是口念。——你睡著時何以不念？若是心念——你死了爲何不念？』我們就是對這一問有疑，要在這『疑』的地方去追究它；看這話到底由那裏而來？是甚麼樣子？微微細細的去反照，去審察，這也就是反聞自性◎在行香時，頸靠衣領，腳步緊跟前面的人走，心裏平平靜靜，不要東顧西盼，一心照顧話頭；在坐香時，胸部不要太挺，氣不要上提，也不要向下壓，隨其自然，但把六根門頭收攝起來，萬念放下，單單的照顧話頭，不要忘了話頭，不要粗，粗了則浮起，不能落堂，不要細，細了則昏沈，就墮空亡，都得不到受用◎如果話頭照顧得好，功夫自然容易純熟，

習氣自然歇下。初用功的人，這句話頭是不容易照顧得好的；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更不要想開悟，或求智慧等念頭。須知打七就是爲的開悟，爲的求智慧，如果你再另以一個心去求這些，就是頭上安頭了。我們現在知道了，便只單提一句話頭，可以直捷了當；如果我們初用功時，話頭提不起，你千萬不要著急，只要萬念情空，綿綿密密的照顧著，妄想來了，由它來；我總不理會它，妄想自然會息。所謂不怕念起，只怕覺遲，妄想來了，我總以覺照力釘著這句話頭，話頭若失了，我馬上就提起來。初次坐香好似打妄想，待時光久了，話頭會得力起來，這時候，你一枝香可以將話頭提，就不會走失，那就有把握了。說的都是空話，好好用功吧！

初七第二日正月初十日開示

打七這一法，是剋期取證最好的一法。古來的人根器敏利，對這一法不常表現。到宋朝時始漸開闡，至清朝雍正年間，這一法更大興。雍正帝在皇宮裏也時常打七，他對禪宗是最尊重的，同時他的禪定也是非常的好。在他手裏悟道的有十餘人，揚州高旻寺的天慧徹祖，也是在他會下悟道的。禪門下的一切規矩法則，皆由他大整一番，由是宗風大振，故人才也出了很多，所以規矩是非常要緊的。這種剋期取證的法則，猶如儒家

入考試場，依題目作文，依文取考，有一定的時間的。我們打七的題目，是名「參禪」，所以這個堂叫做「禪堂」，禪者，梵語禪那，此名靜慮；而禪有大乘禪、小乘禪、有色禪、無色禪、聲聞禪、外道禪等。宗門下這一禪，謂之「無上禪」。如果有人在這堂中把疑情參透，把命根坐斷，那就是即同如來；故這禪堂，又名「選佛場」，亦名「般若堂」。這堂裏所學的法，俱是無爲法。無者，無有作爲；即是說無一法可得，無一法可爲；若是有爲，皆有生滅；若有可得，便有可失；故經云：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。」如誦經、禮懺等，盡是有爲，都屬言教中的方便權巧。宗門下就是教你直下承當，用不著許多言說。昔者有一學人參南泉老人問：「如何是道？」曰：「平常心是道。」我們日常穿衣吃飯，出作入息，無不在道中行。只因我們隨處縛著，不識自心是佛，昔日大梅法常禪師，初參馬祖。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祖曰：「即心是佛。」師即大悟。遂禮辭馬祖，至四明梅子真舊隱處，縛茆而居。唐貞元中，鹽官會下有僧，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。問：「和尚在此多少時？」師曰：「祇見四山青又黃。」又問：「出山路向甚麼處去？」師曰：「隨流去！」僧歸舉似鹽官。官曰：「我在江西曾見一僧，自後不知消息，莫是此僧否？」遂令僧去招之。大梅以偈答曰：「摧殘枯木倚寒林，幾度逢春不變心；樵客遇之猶不顧，郢人那得苦追尋；一池荷葉衣無盡，數樹松花食有餘；

剛被世人知住處，又移茅舍入深居！』馬祖聞師住山，乃令僧問：『和尚見馬大師，得個甚麼，便住此山？』師曰：『大師向我道，即心是佛，我便這裏住！』僧曰：『大師近日佛法又別◎』師曰：『作麼生？』僧曰：『又道非心非佛◎』師曰：『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，任他非心非佛，我祇管即心是佛！』其僧回舉似馬祖。祖曰：『梅子熟也！』可見古來的人是如何了當和簡切！只因你我根機陋劣，妄想太多，諸大祖師乃教參一話頭，這是不得已也◎永嘉祖師云：『證實相，無人法，剎那滅卻阿鼻業；若將妄語誑眾生，自招拔舌塵沙劫！』高峯妙祖曰：『學人用功，好比將一瓦片拋於深潭，直沈到底為止！』我們看話頭也要將一句話頭看到底，直至看破這句話頭爲止◎妙祖又發願云：『若有人舉一話頭，不起二念，七天之中，若不悟道，我永墮拔舌地獄！』只因我們信不實，行不堅，妄想放不下；假如生死心切，一句話頭決不會隨便走失的◎溈山祖師云：『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階決定可期◎』初發心的人總是妄想多，腿子痛，不知功夫如何用法，其實只要生死心切，咬定一句話頭，不分行住坐臥，一天到晚把誰字照顧得如澄潭秋月一樣的，明明諦諦的，不落昏沈，不落掉舉，則何愁佛階無期呢！◎假如昏沈來了，你可瞠開眼睛，把腰稍提一提，則精神自會振作起來◎這時候把話頭不要太鬆，和太細，太細則易落空和昏沈；一落空只知一片清靜，覺得爽快◎可是在這時候，

這句話頭不能忘失，才能在竿頭進步，否則落空亡，不得究竟。如果太鬆，則妄想容易襲進，妄想一起，則掉舉難伏。所以在此時光，要粗中有細，細中有粗，方能使功夫得力，才能使動靜一如。昔日我在金山等處跑香，維那摧起香來，兩腳如飛，師傅們真是跑得，一句站板敲下，如死人一樣，還有甚麼妄想昏沈呢！像我們現在跑香相差太遠了。諸位在坐時，切不要把這句話頭向上提，上提則便會昏沈；又不要橫在胸裏，如橫在胸裏，則胸裏會痛；也不要向下貫，向下貫則肚脹，便會落於陰境，發出種種毛病。只要平心靜氣，單單的的把「誰」字如雞抱卵，如貓捕鼠一樣的照顧好，照顧得力時，則命根自會頓斷，這一法初用功的同參道友，當然是不易的。但是你要時刻在用心，我再說一比喻，修行如石中取火，要有方法；倘無方法，縱然任你把石頭打碎，火是取不出來的。這方法，是要有一支紙媒和一把火刀，火媒按下在火石下面，再用火刀向火石上一擊，則石上的火，就會落在火媒上，火媒馬上就能取出火來，這是一定的方法。我們現在明知自心是佛，但是不能承認，故要借這一句話頭，做爲敲火刀。昔日世尊夜睹明星，豁然悟道，也是如此。我們現在對這取火法，則不知道，所以不明白自性。你我自性，本是與佛無二，只因妄想執著不得解脫，所以佛還是佛，我還是我。你我今天知道這個法子，能夠自己參究，這是何等的殊勝因緣？希望大家努力，在百尺竿頭再進一

步，都在這場中選出，可以上報佛恩，下利有情◎佛法中不出人才，只因大家不肯努力，言之傷心。假如深信永嘉和高峯妙祖對我們所發誓願的話，我們決定都能悟道，大家努力參吧！

初七第三日正月十一日開示

光陰快得很，才說打七，又過了三天◎會用功的人，一句話頭照顧得好好的，甚麼塵勞妄念澈底澄清，可以一直到家◎所以古人說：『修行無別修，只要識路頭；路頭若識得，生死一齊休◎』我們的路頭，只要放下包袱，咫尺就是家鄉◎六祖說：『前念不生即心，後念不滅即佛◎』你我本來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只因妄念執著，愛纏世間幻法，所以弄得四大不得空，生死不得了◎假如一念體起無生，則釋迦佛說的這些法門也用不著了，難道生死不會休嗎？是故宗門下這一法，真是光明無量照十方◎昔日德山祖師，是四川簡州人，俗姓周，廿歲出家，依年受具，精究律藏，於性相諸經，貫通旨趣◎常講金剛般若，時人謂之周金剛◎嘗謂同學曰：『一毛吞海，性海無虧；纖芥投鋒，鋒利不動；學與無學，唯我知焉◎』後聞南方禪席頗盛，師氣不平◎乃曰：『出家兒！千劫學佛威儀，萬劫學佛細行，不得成佛◎南方魔子，敢言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

我當掃其窟穴，滅其種類，以報佛恩！」遂擔青龍疏鈔出蜀，至澧陽路上，見一婆子賣餅，因息肩買餅點心。婆指擔曰：「這個是甚麼文字？」師曰：「青龍疏鈔！」婆曰：「講何經？」師曰：「金剛經。」婆曰：「我有一問：你若答得，施與點心；若答不得，且別處去！金剛經云：『過去心不可得，現在心不可得，未來心不可得。』未審上座點那個心？」師無語，遂往龍潭。至法堂曰：「久嚮龍潭，及乎到來，潭又不見，龍又不現。」潭引身而出曰：「子親到龍潭！」師無語，遂棲止焉。一夕侍立次，潭曰：「更深何不下去？」師珍重便出。卻回曰：「外面黑。」潭點紙燭度與師，師擬接，潭復吹滅，師於此大悟。便禮拜。潭曰：「子見個甚麼？」師曰：「從今向去，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！」至來日，龍潭陞座謂眾曰：「可中有個漢，牙如劍樹，口似血盆，一棒打不回頭，他時向孤峯頂上，立吾道去在！」師將疏鈔堆法堂前，舉火炬曰：「窮諸玄辯，若一毫置於太虛；竭世樞機，似一滴投於巨壑！」遂焚之。於是禮辭，直抵溈山，挾複子上法堂，從西過東，從東過西，顧視方丈曰：「有麼有麼？」山坐次殊不顧盼。師曰：「無無！」便出，至門首乃曰：「雖然如此，也不得草草！」遂具威儀，再入相見，纔跨門，提起坐具曰：「和尚！」山擬取拂子，師便喝，拂袖而出！溈山至晚問首座：「今日新到在否？」座曰：「當時背卻法堂著草鞋出去也！」山曰：「此子已

後向孤峯頂上，盤結草庵，呵佛罵祖去在！」師住澧陽三十年，屬唐武宗廢教，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。大中初，武陵太守薛廷望，再崇德山精舍，號古德禪院，將訪求哲匠住持。聆師道行，屢請，不下山。廷望乃設詭計，遣吏以茶鹽誣之，言犯禁法，取師入州，瞻禮堅請居之，大闡宗風，後人傳爲德山喝、臨濟棒。像他這樣，何愁生死不休。德山下來出巖頭、雪峯；雪峯下出雲門、法眼；又出德韶國師，永明壽祖等，都是一棒打出來的。歷朝以來的佛法，都是宗門下的大祖師爲之撐架子。諸位在此打七，都深深的體解這一最上的道理，直下承當，了脫生死，是不爲難的；假如視爲兒戲，不肯死心蹋地，一天到晚在光影門頭見鬼，或在文字窟中作計，那末生死是休不了的。大家努力精進吧！

初七第四日正月十二日開示

七天的辰光已去了四天，諸位都很用功，有的做些詩偈，到我那裏來問，這也很難得。但是你們這樣的用功，把我前兩天說的都忘卻了。昨晚說修行無別修，只要識路頭。我們現在是參話頭，話頭就是我們應走的路頭。我們的目的是要成佛了生死；要了生死，就要借這句話頭作爲金剛王寶劍，魔來魔斬，佛來佛斬，一情不留，一法不立，

那裏還有這許多妄想來作詩作偈，見空見光明等境界？若這樣用功，我不知你們的話頭到那裏去了！老參師傅不在說：初發心的人要留心啊！我因爲怕你們不會用功，所以前兩天就將打七的緣起，及宗門下這一法的價值，和用功的法子，一一講過了。我們用功的法子，就是單舉一句話頭，晝夜六時，如流水一般，不要令他間斷，要靈明不昧，了了常知，一切凡情聖解，一刀兩斷。古云：「學道猶如守禁城，緊把城頭戰一場，不受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！」這是黃檗禪師說的。前後四句，有二種意義：前兩句譬喻，說我們用功的人，把守這句話頭，猶如守禁城一樣，任何人，不得出入。這是保守得非常嚴密的。因爲你我每人都有一個心王，這個心王即是第八識，八識外面還有七識、六識、前五識等。前面那五識，就是那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賊，六識即是意賊，第七識即是末那，它（末那）一天到晚，就是貪著第八識見分爲我，引起第六識，率領前五識，貪愛色、香、味、觸等塵境，纏惑不斷，把八識心王困得死死的轉不過身來。所以我們今天要借這句話頭（金剛王寶劍），把那些刦賊殺掉，使八識轉過來成爲「大圓鏡智」，七識轉爲「平等性智」，第六識轉爲「妙觀察智」，前五識轉爲「成所作智」。但是最要緊的就是把第六識和第七識先轉過來，因爲它有領導作用。它的力量，就是善能分別計量；現在你們作詩作偈，見空見光，就是這兩個識在起作用。我們今天

要借這句話頭，使「分別識」成「妙觀察智」，「計量人我之心」爲「平等性智」，這就叫做轉識成智，轉凡成聖◎要使一向貪著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賊，不能侵犯，故曰「如守禁城」◎後面的兩句，「不受一番寒徹骨，怎得梅花撲鼻香」的譬喻：即是我們三界衆生沈淪於生死海中，被五欲所纏，被塵勞所惑，不得解脫，故拿梅花來作譬喻。因爲梅花是在雪天開放的，大凡世間萬物都是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的。冬天的氣候寒冷，一切的昆蟲草木，都已凍死，或收藏。塵土在雪中也冷靜清涼，不能起飛了◎這些昆蟲草木塵土灰濁的東西，好比我們心頭上的妄想、分別、無明、嫉妒等三毒煩惱，我們把這些東西去掉了，則心王自然自在，也就是如梅花在雪天裏開花吐香了◎但是你要知道，這梅花是在冰天雪地裏而能開放，並不是在春光明媚，或惠風和暢的氣候而有的。你我要想，心花開放，也不是在喜怒哀樂和人我是非之中而能顯現的◎因爲我們這八種心，若一糊塗，就成「無記性」；若一造惡，就成惡性；若一造善，就成善性；無記有「夢中無記」，和「空亡無記」，夢中無記，就是在夢中昏迷時；惟有夢中一幻境，日常所作一無所知，這就是獨頭意識的境界，也就是獨頭無記◎「空亡無記」者，如我們現在坐香，靜中把這話頭亡失了，空空洞洞的，糊糊塗塗的，甚麼也沒有，只貪清靜境界，這是我們用功最要不得的禪病，這就是「空亡無記」◎我們只要二六時中，

把一句話頭，靈明不昧，了了常知的；行也如是，坐也如是，故前人說：「行也禪，坐也禪，語默動靜體安然！」寒山祖師曰：「高高山頂上，四顧極無邊，靜坐無人識，孤月照寒泉；泉中且無月，月是在青天，吟此一曲歌，歌中不是禪！」你我大家都是有緣，故此把這些用功的話，再與你們說一番，希望努力精進，不要雜用心，我再來說一公案，昔日雞足山悉檀寺的開山祖師，出家後參禮諸方，辦道用功，非常精進，一日寄宿旅店，聞隔壁打豆腐店的女子唱歌曰：「張豆腐，李豆腐，枕上思量千條路；明朝仍舊打豆腐！」這時這位祖師正在打坐，聽了她這一唱，即開悟了，可見得前人的用功，並不是一定要在禪堂中才能用功，才能悟道的，修行用功，貴在一心。各位切莫分心散亂，空過光陰，否則，明朝仍舊賣豆腐了！

初七第五日正月十三日開示

修行一法，易則容易，難則實難，易者，只要你放得下，信得實，發堅固心，和長遠心，就可成功，難者，就是你我怕吃苦，要圖安樂，不知世間上的一切有爲法，尚且要經過一番學習，才能成功，何況我們要學聖賢，要成佛作祖，豈能馬馬虎虎就可成功？所以第一要有堅固心，因爲修行辦道的人，總是免不了魔障，魔障就是昨天講的

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等塵勞業境。這些業境就是你我的生死怨家，故每每許多講經法師，也在這些境界中站不住腳，這就是道心不堅固的原因◎次之則要發長遠心。我們人生在世，造業無邊，一旦要來修行，想了生脫死，豈能把習氣一時放得下嗎？古來的祖師，如長慶禪師坐破蒲團七個，趙州八十歲，還在外面行腳，四十年看一無字，不雜用心，後來大徹大悟；燕王和趙王非常崇拜他，以種種供養，至清朝雍正皇帝，閱其語錄高超，封爲古佛；這都是一生苦行而成功的◎你我現在把習氣毛病通身放下，澄清一念，就與佛祖同等◎如楞嚴經云：「如澄濁水，貯於淨器，靜深不動，沙土自沈，清水現前，名為初伏客塵煩惱◎去泥純水，名為永斷根本無明◎」你我的習氣煩惱，猶如泥滓，故要用話頭。話頭如清礬，能使濁水澄清（即是煩惱降伏）◎如果用功的人，到了身心一如，靜境現前的時候，就要注意，不要裹腳不前◎須知這是初步功夫，煩惱無明尚未斷除，這是從煩惱心行到清靜，猶如濁水澄成了清水，雖然如此，水底泥滓尚未去了，故還要加功前進◎古人說：「百尺竿頭坐的人，雖然得見未為真，若能竿頭重進步，十方世界現全身！」如不前進，則是認「化城」爲家，煩惱仍有生起的機會，如此則做一自了漢也很爲難◎故要去泥存水，方爲永斷根本無明，如此才是成佛了◎到了無明永斷的時候，可以任你在十方世界現身說法，如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，應以何身得度

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；任你淫房酒肆，牛馬騾胎，天堂地獄，都是自由自在，無拘無束的了。否則，一念之差，就是六道輪迴。昔者秦檜曾在地藏菩薩前做過香燈，只因他長遠心不發，無明煩惱未能斷了，故被瞋心所害，這是一例。例如你信心堅固，長遠心不退，則不怕你是怎樣的一個平常人，也可以即身成佛。昔日漳州有一貧苦的人在寺出家，心想修行，苦不知如何為是，無處問津，每日只做苦工，一日遇著一位行腳僧到那裏掛單，看他每日忙忙碌碌的，問他日常作何功課？他說：「我一天就是做些苦事，請問修行方法？」僧曰：「參念佛是誰！」如是他就照這位客師所教，一天在工作之中，把這『誰』字蘊在心裏照顧，後隱於石巖中修行，草衣木食，這時候他家裏還有母親和姐姐，聞知他在島巖中修行很苦，其母乃教其姐拿一匹布和一些食物送給他，其姐姐送至島巖中，見他坐在巖中，動也不動。去叫他，他也不應。其姐姐氣不過，把這些東西放在巖中回家去了。但是他也不睬也不瞧，老是坐在洞中修行，過了一十三年，他的姐姐再去看他，見那匹布仍是在那兒未動。後來有一逃難的人到了那裏，腹中饑餓，見了這位和尚衣服破爛的住在巖中，乃近前問他，向他化乞，他便到石巖邊拾些石子，置於釜中，煮了一刻拿來共食，猶如洋薯，其人飽餐而去。去之時，他與之言曰：「請勿與外人言！」又過了些時，他想，我在此修行這許多年了，也要結結緣吧。如是走到廈

門，在一大路旁，搭一茅蓬，做施茶工作。這時是萬曆年間，皇帝的母親皇太后死了，要請高僧做佛事，先想在京中請僧，因此時京中無大德高僧，皇太后乃托夢於萬曆皇帝，謂福建漳州有高僧。皇帝乃派人至福建漳州，迎請許多僧人進京做佛事，這些僧人都把行裝整理進京，恰在這路邊經過。其僧問曰：「諸位師傅，今日這樣歡喜到那裏去啊？」衆曰：「我們現在奉旨進京，替皇帝做佛事超薦太后去！」曰：「我可同去否？」曰：「你這樣的苦惱，怎能同去呢？」曰：「我不能念經，可以替你們挑行李，到京中看看也是好的。」如是就和這些僧人挑行李進京去了。這時皇帝知道他們要到了，乃叫人將金剛經一部，埋於門檻下，這些僧人都不知道，一一的都進宮去了。惟有這位苦惱和尚行到那裏，雙膝跪下，合掌不入。那裏看門的叫的叫，扯的扯，要他進去，他也不入。乃告知皇帝，此時皇帝心中有數，知是聖僧到了，遂親來問曰：「何以不入？」曰：「地下有金剛，故不敢進來。」曰：「何不倒身而入。」其僧聞之，便兩手撲地，兩腳朝天，打一個觔斗而入。皇帝深敬之，延於內庭款待，問以建壇修法事。曰：「明朝五更開壇，壇建一臺，只須幡引一幅，香燭供菓一席就得。」皇帝此時心中不悅，以爲不夠隆重，猶恐其僧無甚道德，乃叫兩個御女爲之沐浴。沐浴畢，其下體了然不動，御女乃告知皇帝，帝聞之益加敬悅，知其確爲聖僧，乃依其所示建壇，次早陞

座說法，登臺打一問訊持幢至靈前曰：『我本不來，你偏要愛，一念無生，超昇天界！』法事畢，對帝曰，『恭喜太后解脫矣！』帝甚疑惑，以爲如此了事，恐功德未能做到正在疑中，太后在空中曰：『請皇上禮謝聖僧，我已得超昇矣！』帝驚喜再拜而謝，於內庭設齋供養此時其僧見帝穿著花褲，目不轉瞬帝曰：『大德歡喜這褲否？』遂即脫下贈之僧曰：『謝恩！』帝便封爲龍褲國師齋畢，帝領至御花園遊覽，內有一寶塔，僧見塔甚喜，徘徊瞻仰帝曰：『國師愛此塔乎？』曰：『此塔甚好』曰：『可以將此塔敬送於師！』正要人撤送漳州修建，師曰：『不須撤送，我拿去就是！』言說之間，即將此塔置於袖中騰空即去，帝甚驚悅，歎未曾有諸位！請看這是什麼一回事呢？只因他出家以來，不雜用心，一向道心堅固，他的姐姐去看他也不理，衣衫破爛也不管，一匹布放了十三年也不要，你我反躬自問，是否能這樣的用功？莫說一天到晚，自己的姐姐來了不理做不到，就是在止靜後，看見監香行香，或旁人有點動靜，也要瞅他一眼，這樣的用功，話頭怎樣會熟呢！諸位只要去泥存水，水清自然月現，好好提起話頭參看！

初七第六日正月十四日開示

古人說：「日月如梭，光陰似箭◎」才說打七，明天就是解七了◎依規矩，明天早上要考功了◎因爲打七是剋期取證的辦法，證者證悟，見到自己本地風光，悟到如來的妙性，故曰證悟◎考功就是要考察你在七天當中的功夫到了何等程度，要你向大衆前吐露出來，平常在這個時候向你們考功，是叫做討包子錢，人人要過的◎就是我們打七的人人要開悟，人人可以弘揚佛法，度盡衆生的意思◎現在不是說人人開悟，就是一人開了悟，也可以還得這些包子錢。所謂衆人吃飯，一人還賬◎如果我們發起一片精進的道心，是可以人人開悟的◎古人說：「凡夫成佛真個易，去除妄想實為難！」只因你我無始以來貪愛熾然，流浪生死，八萬四千塵勞，種種習氣毛病放不下，不得悟道，不像諸佛菩薩常覺不迷◎是故蓮池說：「染緣易就，道業難成，不了目前，萬緣差別，祇見境風浩浩，凋殘功德之林；心火炎炎，燒盡菩提之種；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時◎為衆如為己身，彼此事辦，不見他非我是，自然上恭下敬，佛法時時現前，煩惱塵塵了脫！」這十幾句話，說得何等明白和真切◎染者，染污義，凡夫的境界，總是貪染財色名利，瞋恚鬥爭◎對道德二字，認爲是絆腳石，一天到晚，喜怒哀樂，貪愛富貴榮華，種種世情不斷，道念一點没有◎所以功德林被凋殘，菩提種子被燒盡，假如把世情看得淡淡的，一切親友怨家，視爲平等，不殺、不盜、不邪淫、不妄語、不飲酒，視一切衆生平

等無二，視人饑如己饑，視人溺如己溺，常發菩提心，則可與道念相應，亦可立地成佛◎故曰：『道念若同情念，成佛多時◎』諸佛聖賢，應化世間，一切事情都是爲衆服務◎所謂拔苦與樂，興慈濟物，你我都能克己復禮，甚麼也不爲自己作享受，那麼人人都無困苦，事事都能辦到了◎同時你自己也隨之得到圓滿果實的報酬，如江河中的水漲了，船必自高了，你能以一種慈悲心，恭敬心對人，不自高自大，不驕傲虛僞，則人見到你一定會恭敬客氣◎否則，只恃一己之才能，老氣橫秋的，或口是心非的，專爲聲色名利作計，那麼就是人家恭敬你，也恐是虛僞的◎故孔子曰：『敬人者，人恒敬之；愛人者，人恒愛之◎』六祖曰：『他非我不非，我非卻有過！』所以，我們切莫要生是非之心，起人我之別，如諸佛菩薩爲人服務一樣，則菩提種子處處下生；美善的果實，時時有收穫，煩惱自然縛不著你了◎世尊所說三藏十二部經典，也是爲了你我的貪瞋癡三毒；所以三藏十二部的主要就是戒定慧，就是因果，使我們戒除貪欲，抱定慈悲喜捨，實行六度萬行，打破愚迷邪癡，圓滿智慧德相，莊嚴功德法身◎若能依此處世爲人，那真是處處總是華藏界了◎今天參加打七的多是在家大德，我們要好好降伏其心，趕緊去離纏縛，我再說一公案作爲諸位的榜樣◎因爲你們都是發了很大的信心而來到這寶所，我不與你們解說，恐怕你們得不到寶，空手而回，不免辜負信心◎希望靜心聽著：昔者

唐朝有一居士。姓龐名蘊，字道玄，湖南衡陽人，世本業儒，少悟塵勞，志求真諦。貞元初，聞石頭和尚道風，乃往謁之。問曰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，是甚麼人？」頭以手掩其口，龐由是豁然有省。一日石頭問曰：「子見老僧以來，日用事作麼生？」龐曰：「若問日用事，即無開口處。」乃呈偈曰：「日用事無別，唯吾自偶諧；頭頭非取捨，處處沒張乖；朱紫誰為號，丘山絕點埃；神通並妙用，運水及搬柴！」頭然之曰：「子以緇耶？素耶？」龐曰：「願從所慕！」遂不剃染。後參馬祖。問曰：「不與萬法為侶者，是甚麼人？」祖曰：「待汝一口吸盡千江水，即向汝道！」龐於言下，頓領玄旨，乃留駐參承二載。居士自從參透本來人後，甚麼也不做。一天到晚的單單織漉籬過活，家中所有的萬貫金銀，也一概拋於湘江之中。一日兩夫婦共說無生的道理。玄曰：「難！難！難！拾擔芝蔴樹上攤！」其婦曰：「易！易！易！百草頭上祖師意！」其女靈照聞之笑曰：「你們二老人家，怎麼說這些話來了！」玄曰：「據你怎樣說？」曰：「也不難，也不易，饑來吃飯睏來睡！」自爾機辯迅捷，諸方嚮之，因辭藥山。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，玄乃指空中雪曰：「好雪，片片不落別處！」有全禪客曰：「落在甚麼處？」玄遂與一掌。全曰：「也不得草草！」玄曰：「恁麼稱禪客，閻羅老子未放你在！」全曰：「居士作麼生？」玄又掌曰：「眼見如盲，口說如瘂。」玄嘗遊講肆，隨

喜聽金剛經，至無我無人處，致問曰：『座主！既無我無人，是誰講誰聽？』主無對◎玄曰：『某甲雖是俗人，粗知信向◎』主曰：『祇如居士意作麼生？』玄以偈答曰：「無我復無人，作麼有疎親，勸君休歷座，不似直求真；金剛般若性，外絕一纖塵；我聞並信受，總是假名陳！」主聞欣然仰歎◎一日居士問靈照曰：『古人道，明明百草頭，明明祖師意，如何會？』照曰：『老老大大，作這個語話！』玄曰：『你作麼生？』照曰：『明明百草頭，明明祖師意！』玄乃笑◎玄將入滅，謂靈照曰：『視日早晚，及午以報！』照觀竟回報曰：『日則中矣，惜天狗蝕日，父親何不出去一看呢？』玄以爲事實，乃下座出戶觀之，其時靈照即登父座，跏趺合掌坐脫◎玄回見靈照已亡，歎曰：『我女鋒捷，先我而去◎』於是更延七日，州牧于公頔問疾次◎玄謂之曰：『但願空諸所有，慎勿實諸所無，好住世間，皆如影響！』言訖枕于公膝而化，遺命焚棄江湖◎其夫人聞之，即告知其子。子聞之，將鋤頭撐其下頷立地而去◎此時其母見如此光景，亦自隱去◎你看他們一家四口，都能如此神通妙用，可見你們爲居士的多麼高尚！到現在莫說你們居士沒有這樣的人才，就是出家二衆，也都是與我虛雲差不多，這是多麼倒架子，大家努力吧！

初七圓滿日正月十五日開示

恭喜諸位！七天功德，今日圓滿，證悟過來了的，照規矩應該陞堂，如朝中考試，今天正是揭榜的一天，應該要慶賀◎但是常住很慈悲，明天繼續打七，使我們可以加功進步，諸位老參師傅都知道，這種因緣殊勝，不會空過光陰！各位初發心的人，要知人身難得，生死事大◎我們得了一人身，更要知道佛法難聞，善知識不易值遇，今天諸位親到寶山，要借此良機努力用功，不要空手而歸◎宗門下一法，我已講過，是世尊拈花示衆，一代一代的從根本上傳流下來的◎所以阿難尊者，雖是佛的弟弟，又隨侍佛出家，而他在世尊前，未能大徹大悟，待佛滅後，諸大師兄弟不准他參加集會◎迦葉尊者曰：「你未得世尊心印，請倒卻門前剎竿著！」阿難當下大悟◎迦葉尊者乃將如來心印付之，是爲西天第二祖；歷代相承，至馬鳴、龍樹尊者後，天臺北齊老人，觀其中觀論，發明心地，而有天臺宗◎這時宗門下特別大興，後來天臺衰落，至韶國師由高麗翻譯歸來，再行興起◎達磨祖師是西天二十八祖，傳來東土，是爲第一祖◎自此傳至五祖，大開心燈，六祖下開悟四十三人；再由思師、讓祖至馬祖，出善知識八十三人，正法大興，國王大臣莫不尊敬◎是以如來說法雖多，尤以宗下獨勝◎如念佛一法，亦由馬

嗚、龍樹之所讚揚。自遠公之後，永明壽禪師爲蓮宗六祖，以後多由宗門下的人所弘揚。密宗一法，經一行禪師發揚之後，傳入日本，我國即無相繼之人。慈恩宗是玄奘法師興起，不久亦絕。獨以宗門下源遠流長，天神歸依，龍虎歸降，八仙會上的呂洞賓，別號純陽，京川人，唐末三舉不第，無心歸家，偶於長安酒肆，遇鍾離權，授以延命之術。洞賓依法修行，後來乃飛騰自在，雲遊天下。一日至廬山海會寺，在鐘樓壁上書四句偈云：『一日清閒自在身，六神和合報平安；丹田有寶休問道，對境無心莫問禪！』未幾道經黃龍山，睹紫雲成蓋，疑有異人，乃入謁。值黃龍擊鼓陞座，呂遂隨衆入堂聽法。黃龍曰：『今日有人竊法，老僧不說！』洞賓出而禮拜。問曰：『請問和尚：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升鐺內煮山川？』黃龍罵曰：『這守屍鬼！』洞賓曰：『爭奈囊中自有長生不死藥。』黃龍曰：『饒經八萬劫，未免落空亡。』洞賓忘了『對境無心莫問禪』的功夫，大發瞋心，飛劍斬黃龍。黃龍以手一指，其劍落地，不能取得。洞賓禮拜悔過，請問佛法。黃龍曰：『半升鐺內煮山川，即不問，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？』洞賓於言下頓契玄旨，乃述偈懺曰：『棄卻瓢囊擊碎琴，從今不戀汞中金，自從一見黃龍後，始覺當年錯用心！』此是仙人歸依三寶，求入伽藍爲護法的一例。道教在洞賓之手亦大興起來，爲北五祖；紫陽真人，又是閱祖英集，而明心地的南五祖；故此道教亦

是爲佛教宗門所續啓◎孔子之道傳至孟子失傳，直至宋朝周濂溪先生從宗門發明心地，程子、張子、朱子等，皆從事佛法，故宗門有助儒道一切之機，現在很多人把宗門這一法輕視，甚至加以毀謗，這真是造無間業◎你我今天有此良緣，遇期勝因，要生大歡喜，發大誓願，人人做到龍天歸依，使正法永昌，切莫視爲兒戲，好好精進用功！

次七第一日正月十六日開示

虛雲到常住打擾一切，蒙和尚及各位班首師傅，特別優待，已深爲抱歉◎今天又要我做主法，這個名目，我實不敢承認◎現在應慈老法師年高臘長，應歸他來領導才合理◎同時常住上的法師很多，都是學德兼優，我是一水上浮萍，全然無用的一個人◎今天以我年紀大，要加諸客氣，這實在是誤會了◎在世法尚且不以年的大小而論，如過去朝中赴科考的人，不管你年紀多大，而對於主考者，總是稱爲老師，都要尊敬他，不能講年齡的；在佛法中更加不能了◎如文殊菩薩，過去久遠，業已成佛，曾教化十六王子◎阿彌陀佛是十六王子之一，釋迦牟尼佛也是他的徒弟，到了釋迦成佛的時候，他便爲之輔弼，可見是平等一味，無有高下的◎故此請諸位不要誤解了，現在我們在參學方面來講，總要以規矩法則爲尊◎常住上發起道心，講經打七，弘揚佛法，實爲希有、難

得的因緣，諸位都不避風塵，不憚勞倦，這樣的忙碌，也自願的來參加，可見都有厭煩思靜的心。本來你我都是一個心，只因迷悟有關，故有衆生，終日忙碌，無一日休閒，稍作思惟，實乃無益。但是有種人一生在世，晝夜奔忙，癡想豐衣足食，貪圖歌臺舞榭，惟願子孫發富發貴，萬世的榮華，到了一氣不來，做了一個死鬼，還要想保祐他兒女，人財興旺，這種人真是愚癡已極。還有一種人，稍知一些善惡因果，要做功德，但是只知打齋供僧，或裝佛像，或修廟宇等，一些有漏之因，冀求來生福報，因他不解無漏功德的可貴，故偏棄不行。妙法蓮華經云：「若人靜坐一須臾，勝造恒沙七寶塔。」因爲靜坐這一法，可以使我們脫離塵勞，使身心安泰，使自性圓明，生死了脫。一須臾者，一刹那之間也。若人以清靜心，返照回光，坐須臾之久，縱不能悟道，而其正因佛性已種，自有成就之日。若是功夫得力，一須臾之間，是可以成佛的。故楞嚴經阿難尊者曰：「不歷僧祇獲法身。」但是你我及一般人，平常總是在塵勞裏，在喜怒裏，在得失裏，在五欲裏，在一切圖快活享用裏過活。而今一到禪堂中，一聲止靜，則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六根門頭，猶如「烏龜息六」樣的，任甚麼境界也擾你不動。這是修無爲法，也是無漏法。故以金銀等七種寶物造塔，如恒河沙數之多，猶不能及此「靜坐」一須臾之功德也。烏龜息六是一譬喻。因爲海狗喜食魚鱉，一見烏龜在海灘上爬，牠就

跑去吃牠。烏龜知其要喫牠，便把四隻脚，一個頭，一條尾，統通縮進殼裏去，海狗見之咬牠不著，空費一番辛苦，棄而他去，此時烏龜亦脫其險。我們人生在世，無錢的爲衣食忙得要死，有錢的貪婪色欲不得出離，正如被海狗咬著，若知其害，便把六根收攝，反照回光，都可以從死裏得生的。前兩晚說過宗門下這一法，是正法眼藏，是如來心法，是了生脫死的根本。如講經等法門，雖然是起人信解，但是大都是枝葉上的文章，不容易大開圓解的。如要想以講經等法子來了生脫死者，還須要經過行證，是很爲難的。故從來聽到講經等及其他法門中顯現神通與立地悟徹者，比宗門下少。因爲宗門下不但說是比丘和居士有不可思議的手眼，就是比丘尼也有偉大的人才。昔者灌溪尊者，是臨濟的徒弟。在臨濟勤學多年，未曾大徹大悟，乃去參方。至末山尼僧處，其小尼僧告知末山，末山遣侍者問曰：「上座是為遊山玩景而來，抑是為佛法而來？」灌溪只得承認爲佛法而來！末山曰：「既是為佛法而來，這裏也有打鼓陞座的法則！」遂陞座。灌溪初揖而不拜，末山問曰：「上座今日離何處？」曰：「路口！」末山曰：「何不蓋卻？」溪無法，始禮拜。溪問：「如何是末山？」末山曰：「不露頂！」曰：「如何是末山主？」曰：「非男女相！」溪乃喝曰：「何不變去？」末山曰：「不是神！不是鬼！變個甚麼？」灌溪不能答，於是伏膺。在該處作園頭三年，後來大徹大悟。灌溪

上堂有云：「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，末山孃孃處得半杓，共成一杓，喫了，直至如今飽不饑！」故知灌溪雖是臨濟的徒弟，亦是末山的法嗣。可見尼衆中也有這樣驚世的人才，超人的手眼。現在你們這樣多的尼衆，爲甚麼不出來顯顯手眼，替前人表現正法呢？須知佛法平等，要大家努力，不要自生退墮，錯過因緣。古人說：「百年三萬六千日，不放身心靜片時！」你我無量劫來，流浪生死者，只爲不肯放下身心清淨修學，而感受輪迴，不得解脫。所以要大家放下身心，來靜坐片時，希望漆桶脫落，共證無生法忍！

次七第二日正月十七日開示

今日是兩個七的第二天，在這短短的時間裏，各位來參加的日益增多，可見上海地方的人，善心純厚，福德深重；更可見人人都有厭煩思靜、去苦趨樂的要求。本來人生在世，苦多樂少，且光陰迅速，數十年眨眼就過去了；縱如彭祖住世八百載，在佛法中看來，甚爲短促；在世人看來，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了。你我現在知道這種如幻如化的短境，無所留戀，來此參加這個禪七，真是夙世善根。但是修行一法，貴在有長遠心；過去一切諸佛菩薩，莫不經過多劫修行，而能成功。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曰：「憶念

我昔無數恒河沙劫，於時有佛出現於世，名觀世音。我於彼佛發菩提心，彼佛教我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。」由此可見觀世音菩薩不是一天兩天的時光，就成功了的。同時他便公開的將他用功的方法，講給我們聽。他是楞嚴會上二十五圓通的第一名。他的用功法子是從聞、思、修，而得耳根圓通的入三摩地。三摩地者，華言正定。故他繼著又說：「初於聞中，入流亡所。」這種方法，是以耳根反聞自性，不令六根流於六塵，是要將六根收攝流於法性。故繼著又說：「所入既寂，動靜二相，了然不生。」又說：「如是漸增，聞所聞盡，盡聞不住。」這意思即是要我們把這反聞的功夫不要滯疑，要漸次增進，要加功用行，才能得「覺所覺空；空覺既圓，空所空滅；生滅既滅，寂滅現前。」這種境界，既自以反聞聞自性的功夫，把一切生滅悉皆滅已，真心方得現前。即是說狂心頓歇，歇即菩提。觀世音菩薩到了這種境界，他說：「忽然超越世出世間，十方圓明，獲二殊勝：一者，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，與佛如來，同一慈力。二者，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，與諸眾生．同一悲仰。」我們今天學佛修行，也要這樣先把自己的功夫做好，把自性的貪、瞋、癡、慢等一切衆生度盡，證到本來清淨的妙覺真心，然後上行下化，如觀世音菩薩這樣的三十二應，隨類化度，才能有力量。所以觀世音菩薩，或現童男童女身，化現世間，世人不知觀世音菩薩業已成佛，並無男女人我之相，他是隨衆

生的機而應現的。但世間人一聞觀世音菩薩之名，都覺得有愛敬之心，這無非是過去生中持念過他的聖號；八識田中，有這種子，乃起現行。故經云：『一入耳根，永為道種。』你我今天來此熏修，當依諸佛菩薩所修所證之最上乘法。現在這種法，是要明本妙覺心，即是說見性成佛。假如不明心地，則佛不可成；要明心地，須行善道爲始。我們一天到晚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，則福德自此增長；加以一句話頭，時刻提起，一念無生，當下成佛。諸位把握時間，莫雜用心，好好提起話頭參去！

次七第三日正月十八日開示

今天第二七的三天又過去了，功夫做純熟了的人，動靜之中，都有把握，有什麼心去分別他一七、二七，三天、兩天呢。但是初發心的人，總要努力精進，莫糊糊塗塗的打混，把光陰錯過了。我現在再說一譬喻給你們初發心的聽，希望好好聽者：諸方禪堂中所供的一位菩薩，是一位聖僧，他是釋迦如來的老表，名阿若憍陳如尊者，世尊出家時，他的父王派父族三人，母族二人，往雪山照顧他。此尊者是母族二人之一。世尊成道後，初至鹿野苑，爲之說四諦法。這位尊者最初悟道，同時此尊者是世尊諸大弟子中第一位先出家者，故名聖僧。又名僧首。他的修行方法，在楞嚴經中很明顯的說：『我

初成道，於鹿苑中，為阿若多。五比丘等，及汝四眾，言一切眾生，不成菩提及阿羅漢，皆由客塵煩惱所誤，汝等當時因何開悟，今成聖果？』這是佛告訴我們不成菩提，及阿羅漢的原因。並追問當時在會諸大弟子的開悟，是用何法而成功的？這時候獨有憍陳如尊者了解這個法子。所以他在這會中站立起來，答覆世尊曰：『我今長老，於大眾中，獨得解名，因悟客塵二字成果。』他說了之後，再對世尊作解釋似的說：『世尊！譬如行客，投寄旅亭，或宿或食，宿食事畢，俶裝前途，不遑安住；若實主人，自無攸往。如是思惟：不住名客，住名主人；以不住者，名為客義。又如新霽，清暘升天，光入隙中，發明空中，諸有塵相，塵質搖動，虛空寂然。如是思惟：澄寂名空，搖動名塵，以搖動者，名為塵義。』他這一說，把主客二字，說得何等明顯！但是你要知道，這是一個譬喻。是告知我們用功下手的方法，即是說，我們的真心是個主，他本是不動的；動的是客，即是妄想。妄想猶如灰塵，灰塵很微細，它在飛騰之時，要在太陽照入戶牖時，或空隙之中，才看得見。即是說，我們心中的妄想，在平常的動念中，並不知道，一到清靜修行靜坐，用功的當中，才知道許多的雜念，在不斷的起伏。在這妄念沸騰的當中，如果你功夫不得力，那就作不得主，故不得悟道。流浪生死海中，今生姓張，再生又姓李。如客人投宿旅店一樣，是沒有一個久遠的時間，住得不動的。但我們

的真心，卻不是這樣；它總是不去不來不生不滅的常住不動，故爲主人◎這個主人，好比如虛空塵土飛出，虛空總是寂然不動◎又如旅店裏的主人，他老住在店中，不到其他地方去的◎在名相上講：塵者，塵沙；是煩惱之一。要到菩薩的地位，才能斷得了◎妄者、妄惑；惑有「見惑」八十八使；「思惑」八十一品，見惑由「五鈍使」而來，修行的人，先要把見惑斷盡，才能證入須陀洹果◎但這步功夫非常的難，斷除見惑，如斷四十里的逆流，可見我們用功的，是要有甚深的力量；思惑斷盡，才能證到阿羅漢果，這種用功是漸次的◎我們現在只借一句話頭，靈靈不昧，了了常知，甚麼見惑思惑，一刀兩斷，好似青天不掛片雲，清暘升天，即是自性的光明透露◎這位尊者，悟了這個道理，認識了本有的主人◎你我今天用功第一步，要把客塵認識，客塵是動的，主人是不動的，如不認識，則功夫無處下手，依舊在打混的空過光陰，希望大家留心參看！

次七第四日正月十九日開示

「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！」這回玉佛寺打禪七，真是因緣殊勝◎各方信心男女居士們這樣踴躍的來參加，種下這一成佛的正因，可說是稀有難得◎釋迦牟尼佛說妙法蓮華經云：「若人散亂心，入於塔廟中，一稱南無佛，皆共成佛道！」人生在

世數十年的光陰，不知不覺的過了，在這當中，有錢的人，或貪酒色財氣；無錢的人，都爲衣食住行，而勞碌奔波，很少有一清閒自在的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但是這種人，偶一走到佛寺裏，見此寂靜莊嚴的梵剎，心生歡喜，或見佛菩薩形像而隨口聲稱佛名者；或心生清靜而起感慨，稱讚如來吉祥而生稀有者；這都是過去生中有甚深善根，由此皆得成佛。因爲人們平時眼中見到的風花雪月，耳中聽到的歌舞歡聲，口裏貪著的香美珍味等，惑染思想；這惑染思想是散亂心，是生死心，是虛妄心；今天能夠在塔廟中，稱一聲佛號，這是覺悟心，是清靜心；是成佛的菩提種子。佛者，梵語佛陀，華言覺者。覺者，覺而不迷，自性清靜，即是有覺悟心。我們今天不爲名利而來，也是覺悟力的作用。但是有許多恐是聞其打禪七之名，而不知其打禪七之義，以一種稀奇心而來看熱鬧的，這不是上上心。現在既到此地，如人到了寶山，不可空手而回，須發一無上的道心，好好的坐一枝香，種一成佛的正因，將來大家成佛。昔日釋迦牟尼佛，有一弟子，名須跋陀羅，家裏貧窮孤獨，無所倚靠，心懷愁悶，要隨佛出家。一日至世尊處，剛巧是世尊外出，諸大弟子爲之觀察往昔因緣，八萬劫中，未種善根，乃不收留，叫他回去。此時須跋苦悶已極，行至城邊，忖思業障如此深重，不如撞死爲好！正要尋死，不料世尊到來，問其所以，須跋一一答之。世尊遂收爲徒弟，回至其所，七日之中，證阿

你們只知八萬劫中之事！八萬劫外，他曾種善根。他那時亦很貧窮，採樵為活，一日在山中遇虎，無所投避，急忙爬於樹上。虎見他上樹，就圍繞而囓。樹欲斷了，他心中甚急，無人救援。忽而思惟大覺佛陀，有慈悲力，能救諸苦。乃口稱：『南無佛，快來救我！』虎聞南無佛聲，乃遠避之，未傷其命；由此種下正因佛種，今日成熟，故證果位。」諸大弟子聞此語，心懷喜悅，歎未曾有！你我今天遇此勝緣，能來此坐一枝靜香，則善業已超過多倍，千萬勿爲兒戲。若爲熱鬧而來，那就錯過機會了！

次七第五日正月二十日開示

深具信心的人，在這堂中，當然是努力用功的。老參上座師傅們功夫當然已很純熟，但是在這純熟之中，要知道迴互用功，要窮源徹底，要事理圓融，要靜動無礙，不要死坐，不要沈空守寂，貪著靜境。如果貪著靜境的話，不起迴互之助，即是死水中魚，無有跳龍門的希望；也就是挾冰魚，那是無用的。初發心用功的，要痛念生死，要生大慚愧，把萬緣通身放下，才能用功有力量。如果放不下，生死是決定不了的。因爲你我無始以來，被七情六欲所迷，現在從朝至暮，總是在聲色之中過日子，不知常住真

心，所以沈淪苦海。現在你我已覺悟世間上的一切都是苦惱，可以盡情放下，立地成佛。

次七第六日正月二十一日開示

這次參加來打七的，以我看起來，初發心的男女們佔多數。所以規矩法則都不懂，舉足動步處處打人閒岔，幸常住很慈悲，種種成就我們的道業；諸位班首師傅們，也發了無上的道心來領導，使我們可以如法修持，這是萬劫難逢的機會。我們要勇猛精進，要內外加修。內修，即是單單的參一句「念佛是誰」的話頭，或念一句「阿彌陀佛」，不起貪嗔癡恚種種其他念頭；使真如法性得以透露。外修，即是戒殺放生，將十惡轉爲十善，不要一天到晚酒肉薰天，造無邊的罪業。須知佛種是從緣起的，惡業造得多，墮地獄是必定的，善業培得多，福利的果實自然會給你來享受。古人教我們「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」就是這個道理。你看昔琉璃大王，誅殺釋種的因緣，就知道了。近來世界人民遭難，殺劫之重，皆是果報所遭；每每勸世人要戒殺放生，吃齋念佛者，也就是要大家免遭因果輪回之報；諸位須當信奉，種植善因，成就佛果。

次七第七日正月二十二日開示

「浮生若夢，幻質匪堅，不憑我佛之慈，曷遂超升之路？」我們在這如夢如幻的生活中，顛顛倒倒的過日子，不知佛的偉大，不思出離生死，任善惡以升沈，隨業力而受報，所以世間上的人，總是作善者少，造惡者多；富貴者少，貧賤者多。六道輪回，苦楚萬狀。有的朝生暮死，或數年而死者，或多年而死者，都不能自己作主，故須憑佛陀的慈悲主義，才有辦法。因佛與菩薩，有慈悲喜捨等行願力量，能夠令我們出離苦海，達到光明的彼岸。慈悲者，見一切衆生有甚痛苦，以憐愍愛護之心去救度，令其離苦得樂。喜捨者，見一切衆生做一切功德，或發一念好心，都要隨喜讚歎。對一切衆生有所須求者，都要隨其所需而施與之。世尊在因地修行時，總是行的捨頭腦骨髓的菩薩道。所以他老人家曾說：「三千大千世界，無有一芥子許地，不是我捨身埋骨的地方！」今天諸位要努力把話頭看住，不要把光陰空過了。

解七正月二十三日開示

恭喜諸位兩個禪七圓滿，功德已畢，馬上就要解七，要與諸位慶賀了！以古人來

說，本沒有甚麼結七解七，一句話頭參到開悟為期。現在你們悟了未悟，我們總依規矩而作。在這時期中，諸位不分晝夜，而目的是為開悟，是為佛門中培植人才；如果是打混把光陰空過，那是辜負了這段時光。今天常住上的大和尚，與各位班首師傅，依古人規則，來考察你們的功夫，希望不要亂說，只要真實將自己的功夫見地，當衆答一句；相當者常住為你們證明。古人說：「修行三大劫，悟在剎那間。」功夫得力，一彈指頃，就悟過來了。昔者瑯琊覺禪師，有一女弟子親近他參禪，瑯琊禪師叫他參「隨他去！」這女子依而行之不退，一日家中起火，其女曰：「隨他去！」又一次他的兒子掉在水中，傍人叫他，他曰：「隨他去！」萬緣放下，依教行之。又一日，在家中炸油條，其夫在燒火，他將麵條向鍋中一拋，炸聲一響，當下悟道，即將油鍋向地下一倒，拍手而笑。其夫以為瘋了，罵曰：「你如此作甚麼？不是瘋子嗎！」曰：「隨他去！」即往覺禪師處求證，覺禪師為之證明，已成聖果。諸位今日悟了的站出，道一句看！

（久之無人敢答，老人即出堂，繼由應慈老法師等考問，待止靜後，老人再進堂。一一警策畢，開示云：）紅塵滾滾，鬧市紛煩，那有功夫和心思來到這裏靜坐參話頭呢？只以你們上海人的善根深厚，佛法昌盛，因緣殊特，才有這樣一回大事因緣。中國的佛教，自古以來雖有教、律、淨、密諸宗，嚴格的檢討一下，宗門一法，勝過一切。我早

已說過了，只以近來佛法衰微，人才未出，我過去也曾到各處掛單，看起來現在更加不如昔日了。說來我也很慚愧，甚麼事也不知道，承常住的慈悲，各位的客氣，把我推在前面，這應該要應慈老法師承當才對！他是宗教兼通的善知識，真正的前輩老人家，不必要我來陪伴了。我現在甚麼事也不能做了，願各位要好好的追隨前進，不要退墮。溈山祖師云：「所恨同生像季，去聖時遙，佛法生疏，人多懈怠，略伸管見，以曉後來。」溈山德號靈祐，福建人，親近百丈祖師，發明心地。司馬頭陀在湖南看見溈山地勢很好，要出一千五百個人的善知識所居之地。時溈山在百丈處當典座，司馬頭陀見之，認爲是溈山主人，乃請他老人家去溈山開山。溈山老人是唐朝時候的人，佛法到唐朝只是像法之末葉，所以他自己痛恨生不逢時，佛法難曉，衆生信心漸漸退失，不肯下苦心修學，故佛果無期。我們現在距溈山老人又千多年了，不但像法已過，即末法亦已過去九百餘年矣，世人善根更少了，所以信佛法的人很多，而真實悟道的人很少。我以己身來比較一下，現在學佛法是方便多了。在咸同之時，各地寺廟統統焚毀了，三江下惟有天童一家保存。至太平年間，由終南山一班老修行出來重興，那時候，只有一瓢一笠，那有許多嚕囌。後來佛法漸漸昌盛，各方始有挑高腳擔的。直到現在，又有挑皮箱的了，對佛法真正的行持，一點也不講了。過去的禪和子要參方，非要走路不可。現在

有火車、汽車、輪船、飛機，由此都想享福，不想吃苦了，百般的放逸也加緊了，雖然各方的佛學院也隨時倡導，法師們日漸增多，可是根本問題，從此棄之不顧，一天到晚專注在求知解，不求修證，同時也不知修證一法是解決問題的根本◎永嘉證道歌云：「但得本，莫愁末，如淨琉璃含寶月◎嗟末法，惡時世，眾生福薄難調制，去聖遠兮邪見深，魔強法弱多怨害；聞說如來頓教門，恨不滅除令瓦碎◎作在心，隱在身，不須怨訴更尤人；欲得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正法輪；吾早年來積學問，亦曾討疏尋經論，分別名相不知休，入海算沙徒自困，卻被如來苦呵責，數他珍寶有何益！」他老人家去參六祖大徹大悟，六祖號之為「一宿覺」◎所以古人說：尋經討論，是如入海算沙；宗門下的法子，是如金剛王寶劍，遇物即斬，碰鋒者亡，是立地成佛的無上法門◎且如神讚禪師，幼年行腳，親近百丈祖師開悟後，回受業本師處◎本師問曰：「汝離吾在外，得何事業？」曰：「並無事業！」遂遣執役◎一日本師澡浴。命讚去垢，神讚拊其背曰：「好所佛堂，而佛不聖！」本師未領其旨，回首視之◎神讚又曰：「佛雖不聖，且能放光！」又一日本師在窗下看經，有一蜂子投向紙窗，外撞求出，讚見之曰：「世界如許廣闊，不肯出，鑽他故紙驢年去！」並說偈曰：「空門不肯出，投窗也太癡，百年鑽故紙，何日出頭時！」本師聞之，以為罵他，置經問曰：「汝出外行腳如許時間，遇到何

人？學到些甚麼，有這麼多話說？」神讚曰：「徒自叩別，在百丈會下，已蒙百丈和尚指個歇處，因念師父年老，今特回來欲報慈德耳！」本師於是告衆，致齋請讚說法，讚即陞座舉唱百丈門風曰：「靈光獨耀，迥脫根塵；體露真常，不拘文字；心性無染，本自圓成；但離妄緣，即如如佛。」本師於言下感悟曰：「何期垂老，得聞極則事！」於是遂將寺務交給神讚，反禮神讚爲師。請看這樣的容易，是何等灑脫！你我今天打七打了十多天，何以不會悟道呢？只因都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，或視爲兒戲，或者認爲參禪用功，要在禪堂中靜坐才好。其實這是不對的，真心用功的人，是不分動靜營爲和街頭鬧市，處處都好。昔日有一屠子和尚，在外參方，一日行至一市，經過屠戶之門，有許多買肉的都要屠戶割精肉給他們。屠戶忽然發怒，將刀一放曰：「那一塊不是精肉呢？」屠子和尚聞之，頓然開悟。可見古人的用功，並不是坐在禪堂中方能用功的，今天你們一個也不說悟緣，是否辜負光陰，請應慈老法師與大和尚等再來考試考試！

虛雲老和尚事略

雲公諱古巖，字德清，湖南湘鄉蕭氏子，誕生於福建泉州。父玉堂公，係南朝梁武帝蕭衍後裔，清道光初年，出身科舉，佐治泉州。母顏氏，篤信佛教，年逾四旬無子，禱觀音大士得孕。一日，夫妻同夢一長鬚青袍老者，頭頂觀音跨虎躍臥榻上，公遂應兆誕生。公初墮地，乃一肉團，母夫人駭慟，一氣壅死。翌晨，有一賣藥老人，過其門，剖團得男。生母既逝，乃由庶母王氏撫育，時清道光二十二年，歲次庚子七月三十日也。咸豐八年，歲次戊午，公年十九歲，至福州鼓山湧泉寺禮常開老人披剃，次年依鼓山妙蓮和尚圓受具戒。三十一歲學教於天台融鏡老法師，三十六歲至高旻寺聽敏曦法師講法華經，至岳林寺聽彌陀經。三十七歲至天童寺聽楞嚴宗通。四十三歲發心禮五台，以報父母深恩。是年七月初一日由浙江普陀法華庵起香，三步一拜，至光緒十年歲次甲申，四十五歲，五月下旬始拜抵五台顯通寺。三年間曾經饑寒雪掩，痢疾腹瀉，口流鮮血，三次大病，奄奄待斃。每至病危不能拜香時，幸得文吉居士前來救護；七月初十拜辭文殊下山，由華嚴嶺向北行，朝北岳恆山，至虎風口，直上朔方第一山石坊，雲級插天，空碑林立。至平陽府朝南北仙窟，禮堯廟，南至蒲州，禮漢壽亭侯關廟，渡黃河，越潼關，登太華山，慕伯夷叔齊之聖潔，遊首陽山，入甘肅，至崆峒山。四十六歲西出大慶關至咸陽，參召伯甘棠古樹，禮慈恩華嚴二寺，到南五台，結茅息足，一住三年。四

將台，諸葛廟，張飛萬年燈；經龍洞背，天雄關、小峨眉，劍門關，至新都寶光寺。四十八歲二月下山至翠微禮皇裕寺，及鳩摩羅什道場；遊太白山，至漢中府，參漢高祖拜十九歲入成都，禮文殊院，至峨眉山；向西行經打箭爐，裏塘，北至察木多，西至碩督阿蘭多，以及拉里，過烏蘇山越拉薩河，進入西藏政教中心拉薩，西北達布拉山，有高達十三層達布拉宮，殿宇莊嚴，金碧輝煌，即達賴活佛坐床處所，住有喇嘛僧二萬餘人。又西行經頁噶，孜江、至日喀則，西有扎什倫布，建築宏麗，廣及數里，係後藏政教領袖班禪活佛坐床處所，住有喇嘛僧約五千人。五十歲南行，經拉噶、亞東、入印度，經不丹國翻越喜馬拉雅山，至揚甫城朝佛古跡；由孟加搖渡錫蘭，朝聖地，入緬甸，參大金塔；七月起程返國，由臘戍過漢龍關，至大理，朝雞足山，禮迦葉尊者入定處，忽聞大鐘自鳴三聲，土人一一歡呼禮拜。多年來，公參訪名山大川，三衣一鉢，踽踽獨行，徜徉山水，毫無繫累；水驛山程，霜風雪雨，毫無倦容。因之體力增强，步履輕捷，而養成一代興滅繼絕之人天師表。五十三歲約普照、月霞、印蓮諸師，同住九華，弘五敎儀；如是研究賢首經敎三年。五十六歲住江蘇高旻寺，臘月初一，夜放晚香時，開眼一看，忽見大光明，內外洞澈，隔牆見物，遠及河中行船，兩岸樹木，無不瞭如指掌。初八日因沸水濺手，致將茶杯墮地，一聲破碎，頓斷疑根，慶快平生，有如大夢初醒，乃自說一偈曰：「杯子撲落地，響聲明瀝瀝，虛空粉碎也，狂心當下息。」又偈曰：「燙著手，打碎杯，家破人亡語難開；春到花香處處秀，山河大地是如來」。諸佛以大事

因緣現出於世，諸祖以續佛慧命乘願再來；公悲大願大，故憂也深，任也重；自出家日起至五十六歲開悟時止，爲自度時期；在此三十七年漫長歲月中，雖歷盡艱辛，猶生歡喜，每每藉境驗心，愈困苦處愈覺心安；如是徹悟古德所謂「消得一分習氣，便得一分光明；忍得十分煩惱，便證少分菩提。」五十八歲受命焦山智通和尚講楞嚴經。五十九歲在寧波阿育王寺講法華經。六十一歲再度參訪五臺暨五岳諸名山。六十三歲在昆明福興寺閉關。六十五歲出關到歸化寺講圓覺經，四十二章經，皈依者三千餘眾；是年秋在筑竹寺講楞嚴經，並在該寺傳戒一期；傳戒畢，至大理崇聖寺講法華經，皈依者數千人。旋赴騰衝，主法七日闔邑官紳士庶皈依者千餘人，樂捐鉅款，復興雞足山迦葉道場。公回雞足山後，興建房屋，立定規約，坐香講經，重振律儀，傳受戒法，是年四眾求戒者七百餘人。六十六歲在石鐘傳戒，求戒者八百餘人；是年往南洋宏化，至南甸太平寺講彌陀經，又至檳榔講法華經，至馬六甲講藥師經，到吉隆坡講楞嚴經，前後皈依者萬餘人，六十七歲由南洋回國，船經臺灣，登陸參訪基隆靈泉寺，六十八歲到丹那講心經，到泰國講地藏經，普門品。起信論。有一次趺坐，入定九日，哄動泰京，自國王大臣及男女善信，群來禮拜。出定後，泰王迎進宮中誦經，百般供養，肅誠皈依。六十九歲重至檳榔嶼極樂寺講起信論，行願品，皈依者甚眾，是年在極樂寺閉方便關。出關後回國，七十二歲在雞足山傳戒，結禪四十九日，提倡坐香與結夏安居一切法式。八十歲應滇督唐繼堯之禮請，赴昆明忠烈寺啓建水陸道壇，經四十九日圓滿，全壇蠟燭，盡開蓮

花；霞彩奪目；迓聖時，空中現出幢幡寶蓋，飄漾雲中，全城民眾，羅拜於地。法會畢，繼續講經，設壇降雪，並籌重修華亭寺（雲棲寺）。八十四歲修建七眾海會塔，八十五歲重修金山祖塔及七錦塔共計十六座。八十六歲至八十八歲春戒後仍在雲棲寺講經，殿前老梅枯枝忽生白蓮花數十朵，大如盂，微妙香潔。園中所有青菜，盡放青蓮花，八十九歲至福建鼓山任住持，千年鐵樹，首次現花。九十五歲時，一日趺坐，忽見六祖大師到，面諭：「時候到了，你應當回去。」不久，廣東官紳護法李漢魂等禮請電至，公以六祖道場久廢，有繼憨山大師重修之必要，爰應聘赴嶺南，重修六祖道場曹溪南華寺。公赴粵之日，正是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二日祖師誕也，翌年春，啓建道場，四眾雲集，達官多隨喜，有帶兵弁者。入夜，結壇於正殿，說菩薩戒，忽猛虎臨門外，大眾譁然，兵弁擬發鎗射擊，公止之，虎即伏階下，受三皈依而後去。九十六歲應香港東華三院之聘，赴港啓建水陸道壇。九十七歲至一百〇三歲，均在南華寺傳戒講經，是時中國對日抗戰，已到嚴重階段，國民政府主席以及中央各部會長官，爲一面抗戰，一面安定人心計，特派屈映光張子廉二居士禮迎公赴重慶陪都，主建護國息災法會，時民國三十一年，歲次壬午。公一〇四歲，由重慶回南華，次年六祖道場重修臧事，乃往曲江乳源各地訪尋靈樹道場，未獲；比抵雲門，見荊棘叢中殘存古寺，內有偃祖肉身一尊，爲雲門開宗道場，爰決心修復，經營數載，漸復舊觀。抗戰勝利次年，民國三十五年丙戌，公蒞穗主法，設壇淨慧寺（即六榕寺），九月緋桃應瑞，重臺璀璨，得未曾有。民國四十年

，歲次辛卯，公一百十二歲，春戒期中，共匪擾刧雲門，公被毒打，折一肋骨，三月朔日病發，趺坐如故，止食者九日，初十晨，作吉祥臥，亙一晝夜，侍者以燈草試鼻官，氣息幾止，呼吸極微，診左右脈，亦似停止，惟顏面如生，體溫猶存，十一日午刻，公微醒，侍者告以時間，公曰：「我覺纔數分鐘耳。」旋命侍者法雲執筆記事，囑勿輕易告人，致啓疑謗，公從容言曰：「余頃夢至兜率內院，莊嚴瑰麗，非世間有，見彌勒菩薩在座說法，聽者甚眾，其中有十餘人，如江西海會寺志善和尚，天臺宗融鏡法師，歧山恆誌公，百歲宮寶悟和尚，寶華山聖心和尚，讀體律師，金山觀心和尚及紫柏尊者等，均是宿識。我坐第三空位，阿難尊者當維那，與余座靠近，聽彌勒菩薩講「唯心識定」，未竟，彌勒謂余曰：「你合回去！」余曰：「弟子業障深重，不願回去了。」彌勒曰：「你業緣未了，必須回去，以後再來。」」公遭毒打而不死，共匪因此攝伏，不敢續擾。越年，華北護法諸弟子，迎公赴北平；法駕抵平後，禮拜皈依者不可以數計，以共匪摧殘宗教之暴力，亦不能壓制人民之正信。民國四十三年春，歲次甲午，公一百十五歲，拒任共匪御用之「中國佛教協會」會長僞職，經赴江西永修雲居山，重興眞如寺。蘇東坡云：「雲居爲冠世絕境。大士所居，其中湖開明月，瀲灩寺前，三面平田，四山帶礪，巖巒盤曲，宛若蓮瓣矗抱。」雲居勝境，於此可見。不幸抗戰期間，被毀於日寇，今得感動天龍之老和尚，不畏共匪威脅，不受共匪利誘，毅然恢復唐代舊觀：佛國樓臺，重新湧現。民國四十八年，歲次己亥，公一百二十歲，世緣已盡，今秋農曆九月十

三日重返兜率，海內外佛門弟子，無不同心追念。綜賅公生平事略，可得如下結論：

一、公五十六歲以前是自度時期，所作所爲，福慧雙修，隨緣消業；志願一經立定，任何艱苦，在所不辭。

二、公五十六歲以後是度他時期。所作所爲，無我無私，到處開荒，六十年來，不主持現成寺院，不受豐腆供養。四衆弟子前後得戒度者萬餘人，乞戒皈依者百十萬人；手興大小梵剎數十，其宏麗者如雲南雲棲寺，其莊嚴者如粵北南華寺，及乳源雲門寺。一衲、一杖、一笠、一鏟、一背架、行腳遍天下，其來也如是，去也如是；上山也如是，下山也如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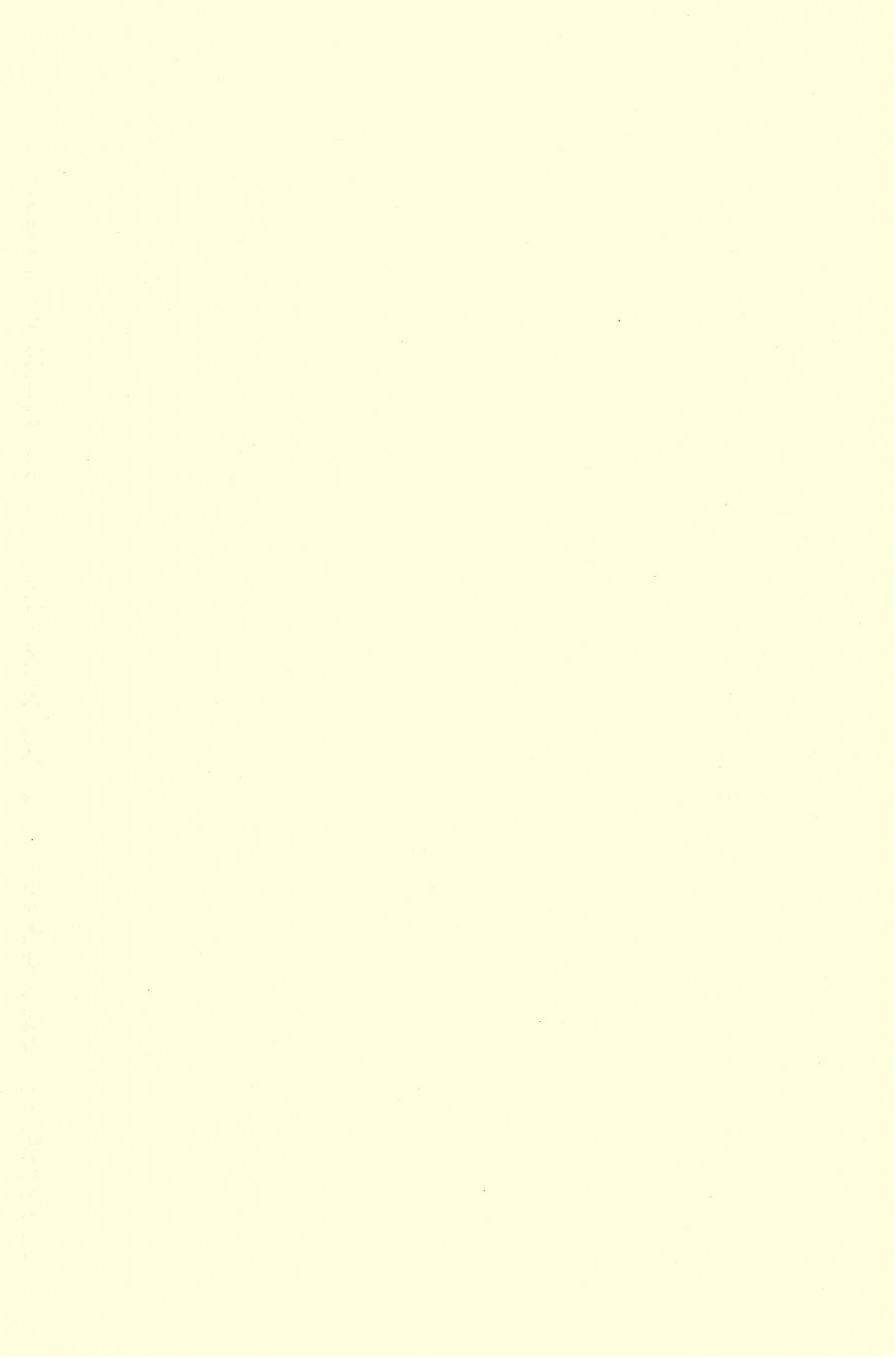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凡夫貪圖享樂，到處俱有罣礙；而老和尚心空境空，無來無去，即來即去，明知共匪屠殺成性，情願身居虎穴，以庇護大陸百萬徒衆。

四、溯自達摩西來，至六祖一花五葉：臨濟開玄要之宗，洞山立君臣之義，溈仰發體用之論，雲門示三關之捷，法眼呈六相之分；拈花妙義，大布東方。及後曹洞專主少林，溈仰圓相漸隱，雲門於韓大伯後難見其人，法眼盛於永明而入高麗，獨臨濟香火尚存。元明以降，禪門宗匠，自中峰，楚石、紫柏、憨山、天童、以至玉琳、寥寥可數，心印式微；百餘年後，幸公以一大事因緣現世，於鼓山傳法曹洞，兼嗣臨濟，中興雲門。扶持法眼，延續溈仰，以一身而參與五宗法，慧日重光；其精神之偉大，足以感召龍天而寒共匪之膽。公常云：「人生如夢，一切皆幻；空中飛鳥，有何蹤跡可尋？況學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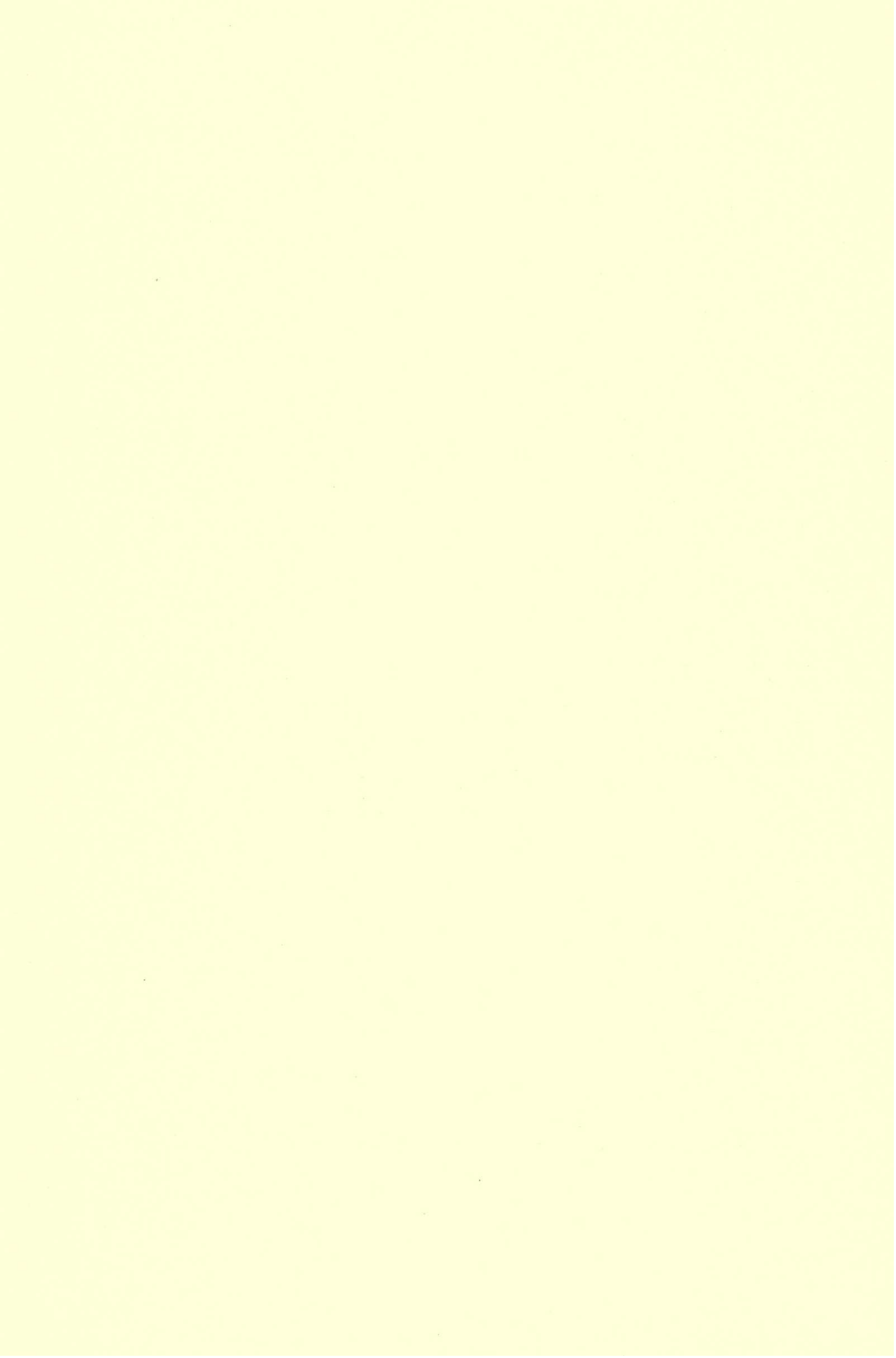
人耶？」予今述訂雲公事略。實未足以彰盛德於萬一，殆亦佛法不離世法，聊表師之行誼，以爲後人楷模云爾。

雲門皈依弟子都圃蘇芬敬謹敘述

中華民國四十八年歲次己亥十一月一日於臺北









願以此功德
莊嚴佛淨土
上報四重恩
下濟三塗苦
若有見聞者
悉發菩提心
盡此一報身
同生極樂國

虛雲和尚開示錄

圈點提要：懺雲法師
蓮因寺大專學生齋戒學會敬印
南投縣水里鄉頂崁村圳頭巷十五之一號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觀世音菩薩成道紀念日
版存蓮因寺，翻印請先會知　《贈送本》

大專學生齋戒學会
蓮因寺

雲

